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幻羽喷泉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

筹备婚礼

曾如把大红的平治驶过校门。

余姗姗拿了书本，曾如握了握她的手，余姗姗看看附近，匆匆在他脸上吻一吻，跳出车门，回头再向曾如挥挥手，便跑进了医学院。

今大曾如开车快，比平时上学早，她作了一个深呼吸，空气真甜。

余姗姗是医学院一年级学生，功课还不算太多，但那些师姐说：升大二就知道味道了。

她才不怕，她读书成绩一向好，聪明、领悟力与理解力又高，记性又好。

她认为做一个医生是最神圣、对社会最有贡献、最伟大……总之最好。

“姗姗！”沙明湘由后面追上来。

“唏！今大那么早？”余姗姗等候沙明湘，她们是好朋友，但沙明湘对生物学兴趣不大，学了大半年，越来越乏味。

“以后都同样会早一点。”沙明湘抿抿嘴：“不想和大嫂他们碰头。”“你真的想去加拿大念书？”余姗姗实在舍不得她：“能考进香港的大学，已经很难了！”“能够考进温哥华的 U . B . C 大学才不容易，”沙明湘摆了一摆手：“其实，哪儿念书都一样，只要不和那班见钱开眼的在一起便开心。”

“你真的那么恨你的大哥、大嫂和二哥吗？”“如果我有你一半幸福，我便谁都不恨了。”沙明湘羡慕：“你爸爸虽然死得早，但是，你妈妈嫁了个好爸爸。后父让你享福，给你自由，供你念大学，你还有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未婚夫！”“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我那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妹，既顽皮又不尊重我，妈妈老是说他们年纪小，不懂事……嘿！其实是偏心。”“但是你后父支持你！”“他对我是不错，特别是我和曾如订婚之后。”“当然啦！曾如家富有嘛，又有名望，真是有财有势……”“唏！”余姗姗马上制止她：“爸爸可不是这种人，只不过曾如爸爸和他是好朋友，曾如是爸爸一手一脚找回来的。爸爸见我乖，又听话，所以特别疼我。”“你会不会因讨好后父，和曾如订婚？”“当然不会，我爸爸一向不强迫我做任何事。”余姗姗打沙明湘一下头：“曾如不好吗？我选错他吗？”“好、好，白马王子……”沙明湘笑着避开：“真的，曾如富有、年轻、英俊、温柔、细心又体贴，他为了你连美国都不去，他比谢夫还要好！”“谢夫你还不满意？他陪你去加拿大念大学。”“我没说他不好，除了爸爸，谢夫对我最好了。他家虽然比不上曾如，人才也普通，但我已经很满足。喂！你为什么不能陪他去美国念书？”“他大学已念完，只不过去美国念研究院。我考进来可不容易呢！”“他肯再等你六年？”“曾如没意见，就不知道他家里怎样？你知道，他一向是孝顺子，父母的话他没有不遵从的。”余姗姗看看手表：“快上课了，吃午餐的时候再谈！”余姗姗一直是称心如意的。

曾如和余姗姗一起吃下午茶，曾如欲言又止。

“你有话对我说吗？”他点了点头：“爸爸昨晚跟我说：我年纪太轻，他不希望我太早出社会，但这样子游手好闲也不好，他还是希望我能够去美国念研究院，有空看看那边的生意，一举两得。”“去多久？”余姗姗早有今日。

“两年，或者留下打理那边的生意。”“我起码和你分开两年？”“不！爸爸说：他和妈妈年纪大了，又只有我一个儿子，他希望我们能早点成亲，”曾如握着她的手：“结了婚我们一起去美国。”“可是，我的学业……”“放心，爸爸会为你安排好，去美国，你仍然念书，而且还可以继续念医科。香港学生去美国念医科不容易，但爸爸办得到，你不会半途而废。再说，这儿的环境……我们迟早也要去外国，何不顺从老人家的意思？”话也不错，这儿不乱还好，乱起来好惊人，当然到美国安全又安定；不过，她还是舍不得这儿的学校。况且，这几年间，这儿也不会有什么变动吧！

“姗姗！”曾如见她不语，担忧地问：“你不高兴？”“没有什么，”余姗姗知道曾如不可能反抗父母，他父母也是为他好：“真想不到，我和沙明湘都要走。只是，我们去美国，她去加拿大。”“乘飞机由美国去加拿大，一会儿就到了，你们可以常常见面。”“这应该说是唯一的好处。”“姗姗，我们提早结婚，你不反对吧？”“不反对！”姗姗轻靠着他：“我本来是你的嘛！”曾如握着她的手，心是甜蜜的；于是，曾余两家，开始筹备婚事。

有钱人娶媳妇，样样讲究排场，因此，要办的事很多。幸而，他们有很多会办事的人，所以，余姗姗不单只不用操心，反而可以照常上课。她和曾如说好，婚礼举行前一个星期才停学。

她喜欢学校，喜欢校里的同学，特别是沙明湘。

姗姗和明湘坐在校园的草地上。

“我们真是好同学，我走，你也走！”明湘抚着软绵绵的草地。

“我们还很有缘，你去加拿大，我去美国，要见面，买张机票，几小时就见到了。”姗姗问：“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出国？虽然不同国家，但可同机。”“我巴不得立刻就走！”明湘下意识用手揪草：“大哥、大嫂、二哥，别说看见他们，就是听到声音也讨厌，但是，谢夫未办好手续，我得等他。”“你的大哥、大嫂、二哥真坏，你爸爸怎么一点儿都不管？”“爸爸不是不想管，是管不来，大哥大嫂、二哥在公司刮了不少钱，爸爸也知道，但是，爸爸没法找证据。”“你爸爸到各公司巡视调查，不就可以有证有据了吗？”“公司那么多，爸爸能去多少间？也没有人送他去，除了我，爸爸身边的人，都是大嫂她们的。”“你送他不就行了吗？”“我？”明湘指了指自己：“若我带爸爸去查数，第一个大嫂吃了我。”“你大嫂那么厉害？”“厉害。有三件事，她是不放松的。第一是我大哥，无论他有多忙，她也会追踪查勤，她说如果大哥敢变心，她杀了他，所以，我大哥真是三十孝丈夫一名，老婆的应声虫，他连半点外鹜之心也没有；第二是沙家财产；第三是对付我，怕我分薄了沙家的家产。”明湘越说越激动：“若不是爸爸答应让我去加拿大，我会报复，不单是大嫂，还有大哥和二哥。这些日子，我受了他们不少乌气。”姗姗拍拍她的肩，她们是好朋友，明湘受了多少苦，她怎么会不知道？她当然同情明湘，但同情又怎样？爱莫能助：“幸好你终于能争取出国，不必再面对那些你不喜欢的人。”“应该多谢大嫂，她趁此机会把我赶走，我去加拿大后，想回大屋就难了。”“她知道你爸爸买了一所房子给你，还有银行那一笔钱？”“不知道，给她知道了她可以和我爸爸吵一个月，屋子也会被她使计收回来。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厉害有多狠。”明湘摇摇手：“不谈，不谈，去买雪糕吃。”姗姗走在她后面，很为她难过。豪门富户是不是都有争权夺利、漠视亲情的情况？人与人之间，是不是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？姗姗生长在一个不算太富有的家庭，除了弟妹较顽皮，家庭温暖，父母慈爱。她没有在

争夺与仇恨的漩涡中生活过，真的，她对明湘的家人不了解，也庆幸自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姗姗非常同情明湘，她觉得，应该对明湘更好些。

她自己没有姐妹，那同母异父的妹妹——莉莉，实在太难令人接受，她比明湘大些，就把她当妹妹吧！

星期日，曾如陪姗姗去选首饰，过大礼用的。钻石，宝玉一套套。姗姗突然想起明湘，她手上一直戴着她妈妈留给她的名厂手表，太古老了，应该收藏起来作纪念。当他们到钟表部时，她看中一只名厂金表，没钻没玉，很实用，款式也名贵大方。在她来说，三万八千元是很贵了，但曾家富有，刚选的首饰几百万，曾如父母还会另外选购。曾如说：曾家会给她过千万元的首饰，那几万元应该不会太过份。

“曾如！”她握住他的手臂，偎着他：“我和明湘快要分手各到一个国家，我想送一份比较名贵的礼物给她作纪念！”“好！就在这儿一起选。爸爸说过，五百万以下都由我，我们还没选到这个数目。”曾如连忙点头：“明湘喜欢表吗？”“我正想买个表。”姗姗可开心。

“你也选一个，不过不要买钻石表。钻石和宝石都由妈咪送，你选个日常用的。唏，你何不选一对，你一个，明湘一个，上学用也好！”“曾如，你真好！”姗姗心花怒放，几乎想当众吻他。

“这个漂亮，喜欢吗？”“哗！六万八，太贵了，可以买两个。我喜欢三万八的，这不错，对吧！”“只要你喜欢就好！”曾如看着未婚妻，他欣赏她的一颦一笑，一举手一投足。有个仙女似的未婚妻，当然要宝贝些；何况这未婚妻温柔又讨人喜欢。

曾如虽然对姗姗千依百顺，但姗姗不会恃宠生骄，她温婉动人，从不发泼大吵大闹。

对曾如有什么要求，也是嗲嗲的，而且连要求也不多。

哪一个男孩子不喜欢美丽、温柔、贤淑、大方明理的女孩子？当姗姗把手表套在明湘的手上，明湘看见两人的手表都是一对儿的，她拥抱着姗姗，感动得哭了起来。

从来没有人送她这样名贵东西，父亲虽然富有，但要他逛店子就难了。谢夫也会送她一些花呀、糖呀……甚至香水。但由于他还是个学生，每月零用钱不多，那儿买得起几万块的金表？当天晚上，姗姗正在房间看美国地理参考书，佣人进来说：“沙小姐来了！”“请她进来！”“我请过了，她就是靠着门口，不肯进来。”“啊！”姗姗把书放下走出去，明湘果然站在门口：“明湘！”她抬起头，双眼红肿，左右两边面都有掌印。

姗姗连忙走过去拉住她的手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“进来，站在这儿不好。”明湘摇摇头，看了看屋子里面。

“进来，不要怕！莉莉和乐乐都睡了，爸妈参加宴会，家里只有我和佣人。”姗姗拥着她：“到我房间来！”明湘一进姗姗房间，放声大哭，姗姗给她倒了一杯热茶，拿了一盒纸巾。

“先别哭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明湘抽抽咽咽：“今天大哥和二哥代表爸爸参加一个宴会，吃饭时只有我和大嫂。

大嫂看见我的金表，就骂我骗爸爸的钱买名表。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我忍不住反驳她，吵了起来，她还碟子掷我，又扑过来打了我两记耳光。”她怎可以这样凶蛮？”姗姗轻抚她的脸：“你受苦了！”“我也打了她，别看她嗓门大，嘴巴刻薄，其实是个空囊子，我一回手，她就吓得抱头走。”“这就

好了，这种人实在应该教训她。”“当时我很生气，没想后果，静下来一想，大哥二哥回家，大嫂一定会告诉他们，两个大男人向我夹攻，我还有命吗？我越想越怕，便跑来了！”珊珊想了想：“你大嫂那么紧张，也只不过心痛沙家少了几万元。表是我送给你的，我去向她解释，也许她肯原谅你？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”明湘瞪着眼：“你敢去见她？”“我不是去找她吵架、打架，我只是告诉她金表的事，并且代你向她道歉。”“应该她道歉，是她先动手。”“你还指望她道歉？她肯不告诉你大哥、二哥，放你一条小命就好了！”“我家路远又僻静。”“路远不怕，我们坐计程车赶去，最重要的比你两个哥哥快，不然先给他们打一顿，再说道理也没有用。”珊珊看了看身上粉蓝色的运动装，换下拖鞋穿上一双粉蓝色运动便鞋就和明湘匆匆出门。

路真是远，幸好还有时间，明湘两个哥哥十二点多才能回来，现在还不到十点。

“你每天上学、回家的时间真不少。”珊珊心里有点焦急。

“我早说过路远又僻嘛！”明湘呶呶嘴：“市区哪有那么大的房子？我家前花园单是一个喷泉，就像屋的一个单位。”“每间私人别墅都有一个名字如：龙苑、凤台……之类。”“我家叫幻羽喷泉。”“幻羽喷泉？好特别的名字，不像一幢房子，倒像名胜，真有喷泉？”“我刚说过你又忘了，我家的喷泉最大、最美、最突出，因此别墅就以喷泉为命名。”明湘一口气：“一大家家，我除了爸爸，最喜欢那喷泉了。我可以对着它大半天，特别是夜晚，等会儿你见了也会忍不住停下脚来欣赏。”“还有多少路？”珊珊看了好多次表，时间五分钟五分钟的去。

“拐了弯直上，也不会很远了。”计程车不能由正门进去，因为正门的大铁门是用电脑控制的。电脑又由护卫员控制，未得主人准许，他们不会开门。

她们只好走后门，事实上，明湘一直都只能用后门，但计程车又不能把她们送到后面，因为那条私家路很窄。

由计程车下来上了一条斜斜的私家路，再上梯级，少说也有五十级，看见一个铁闸，明湘用锁匙开了铁闸，前面竟是一扇钢门。

“门里还有门？”真是重门深锁，珊珊看着那钢门：“怎样进去？”“变个戏法给你看。”明湘说着，在钢门左下方一推，那钢门好像有机件的，一个方格打开了，里面有个数字盘。明湘蹲着，一面按号码一面说：“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这个月是一五九零。”钢门打开，明湘拉了珊珊进去。

“这是后园，我们先由后园绕到前花园，后园与前园间有个篱芭门，到前花园经过泳池、花房、花圃。喷泉在当中对正大屋，便能进大厅。”“走那么远，要花多少时候？”“屋前有条小径，也是捷径，不用经过喷泉，可以进屋子侧面露台然后进大厅，加快脚步，走二十分钟就行了。”“二十分钟？快走捷径，你两个哥哥回来，我们就麻烦了！”“跟我走。”明湘拖了珊珊。

两人跑着进大厅，明湘对刚由大厅出来的一个佣人说：“大少奶呢？”

“在大厅里坐着，等大少爷和二少爷回来。”明湘和珊珊对望一眼，珊珊安慰她：“既然来了，争取机会、争取时间。”两个女孩子一进去，一个女人霍然站起：“死丫头，你胆敢回来，啊！还带了个帮手。”那女人穿套灰色套裙，三十多岁，略瘦。结了婚的女人，略胖一点比略瘦一点好。

因此她的皮肤有点干，和珊珊那粉红色而又充满水份的粉脸当然差很远；不过，她也实在长得不错，除了略瘦和生了双三角眼，样子还过得去。

“大嫂……”珊珊刚开口，被明湘用手碰她一下，她转口说：“沙太太，

我是陪明湘回来向你道歉的。”“我和她的事与你何关？”沙大少奶——容芳姿向姗姗打量一眼：“你又是谁？”“我叫余姗姗，是明湘的同学。明湘今天令你生气，因我而起，因为我请明湘带我来向沙太太您解释。”“我和她的事，没有人能代为解释和道歉。”她重新坐下来，拿起茶几上的茶，呷了一口：“而且，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回事。”“关于那金表，我……”沙大少奶连忙望向姗姗，看到那金表又尖叫：“你这死丫头，原来还买了两只，老爷的钱快要被你骗光了。”“沙太太，手表不是明湘买，是我送给她的。她快要去加拿大了，我送份礼物给她留个纪念。”“啊！”她第二次向姗姗打量：“倒看不出你一口气能拿七、八万买金表。”“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是我未婚夫送给我，我转送一个给明湘。”姗姗早知道她口舌不饶人。

“唷！我几乎走了眼。”她第三次向姗姗打量：“是有几分姿色，那些五六十岁的有钱男人会被你迷到。刚才不好意思，低估了你的能力。”这容芳姿尖酸刻薄，明湘说：“姗姗的未婚夫年轻、英俊又富有。”“那就不是未婚夫，是情夫。太难听了，或者应该是情人。”容芳姿干笑：“四姑娘，你有这样本领的好朋友，以后可以穿金戴银了，哈，嘿……”“你说话怎么这样下流？”明湘为姗姗感到愤怒。

“对下流人说下流话，怎样？”容芳姿瞪起三角眼：“有胆量等你大哥回来动手打我！”“明湘，算了！沙太太喜欢怎样说便怎样说。”姗姗连忙按住明湘，她怕事，也怕明湘更吃亏：“沙太太今晚和明湘的冲突，无非为了一只金表。我是特地来向沙太太解释，金表是我送的，明湘没有花掉沙家的钱，希望沙太太不要误会和生气。至于我哪来的钱，沙太太喜欢怎样想便怎样想，如不嫌弃改天我送沙太太一张请柬。”“喂！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为了十万八万我会跟人冲突？沙明湘你在外面说了我什么坏话？”“她没说什么，她告诉我一时冲动，开罪了大嫂，心里不安。要我陪她回来向你道歉。”“她不能因为有只新金表就回来打我呀，长嫂为母，她对我一点都不尊重，太放肆了。”“明湘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不送她手表便没事了。沙太太，请你原谅她一次吧！”

今晚发生的事，请不要告诉明湘两位兄长，好吗？”“小姐啊！你对我们家四姑娘真好，人家不明白，还以为你俩闹同性恋呢！情人才会送三、四万的礼物，是不是？哈！”她站起来，又是干笑：“好吧！看在你面上，我饶她一次！”“谢谢沙太太。”姗姗推了推明湘：“还不向大嫂道谢！”“别强迫她，她大概还不服气呢。”沙太太的转变很快：“她服气了自然会道歉。

呀！时候不早了，这儿没计程车来往，快一点儿大概还可以乘搭到公共巴士。”“我想替姗姗电召一部计程车。”“他们老半天才开车来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大哥和二哥也该回来了！”“我还是听沙太太的话去坐巴士。”姗姗怕见到明湘的哥哥，一个沙太太已把她伤得很厉害。

她们由小径跑出去，由后门走。

因为，一方面，怕碰到明湘两个哥哥回来；另一方面大前门距离巴士站更加来得远。

终于走到巴士站，差不多十二点，姗姗对明湘说：“你回去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这两天不要和他们碰头，过两天你大嫂会忘记你今晚打过她。”这儿又静又黑，我怎能扔下你回家？”明湘不肯走。

“巴士不久会来的；不过，你大嫂知道你没向你爸爸拿钱，我又代你道了歉，相信她也不会对你怎样。”“应该是吧！他们眼中只有钱。姗姗，我大

嫂刚才说的话，你不要记在心上，她一向最喜欢用说话损人。”“她真的很会侮辱人，又是情夫又是同性恋；不过我不会怪她，我只是和你交朋友，又不打算和她结交。不久你去加拿大，我去美国，以后她也没有机会再见到我。”明湘终于等姗姗上了公共巴士，她自己才漫步回家。

奇怪，第二天明湘没有上学。

姗姗一个早上为她担心。

吃午餐时，姗姗打电话到沙家，沙家那边的佣人说明湘不在，再问下去，那边已经挂上了电话。

明湘曾告诉她，沙家的老佣人大部份被大嫂赶走，现在沙家差不多都是大嫂聘请回来的人。

明湘不在家，又没有回学校，她到底去了哪里？吃过晚饭，姗姗不放心，再打电话到沙家去，那边的语气更难听了。

为什么不问问谢夫？她和谢夫最要好，可能她在谢夫家。

姗姗再致电谢夫，谢夫来接电话，很沮丧：“我也找不到明湘。”“你到她家看看好不好？打电话是行不通的了。”“我已经去过，护卫员不让我进去，我和明湘认识那么久，我从未进过她家门口。

她家有个独一无二的幻羽喷泉，我都没有见过。谢夫叹气说：“我还在她家大门外等了半天，刚回来不久。”“我进去过了，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根本也没心清看喷泉。只见过她大嫂，她很不讲理，真不知道明湘怎样和她相处。”姗姗越来越为明湘担心：“打电话找不到她，是意料中事；但她为什么不上学，又不和我们联络？”“她和她大嫂吵过，她大嫂会不会对她不利？”“她大嫂会把她怎样？禁锢？”姗姗想起容芳姿的霸道样子，便不寒而栗：“我真为明湘焦急，她在哪儿？”“未超过二十四小时不能报警。”“她明天如果再不上课，后天我告诉教授，请他帮忙。”“好！谢谢你，姗姗，明天我会继续去沙家，希望能进去。”第二天曾如奉命，一早便去接姗姗。

曾如打呵欠。

“怎样？不高兴我那么早吵醒你？”“怎么？清晨空气好；可是，明湘会那么早回学校吗？”“照理不会，她家路远，但是我在家里呆不住，急着回来等她。”“她的家人太过份，不讲理又没有爱心。她爸爸不管的吗？”“她爸爸有病，又行动不便。谁像你爸爸那么权威，全家都要听他的。”“我们是尊重他，他在社会上有名誉有地位，外面的人都敬重他，何况我做儿子的，对不对？”“对！我就说你这孝顺儿子最乖。”“孝顺的孩子，通常是个好丈夫！”“知道啦！我有个最好的未婚夫。”姗姗拍拍他的头，“在这儿停车吧。”“我陪你等明湘回来。”“不用等了，回去再睡一觉。”姗姗为他拉好他那绿色的手织冷外套：“况且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回来，我会打电话给你！”曾如拉过她的手，吻了一下，才开车离去。

姗姗缓缓走向校门，她索性在校门外等着，希望明湘一回来便看到她。

但明湘连影子都不见，上课钟响了，她不得不回课室。

下午，曾如接她吃午餐，她就是放心不下，再打电话到沙家。

沙家佣人骂她电话骚扰，还恐吓她。

姗姗真的生气了：“我真同情明湘，她在这样的家庭怎能生活？”“幸而她很快可以出国。”“谢夫的签证还没有批出来。”姗姗没有胃口吃她的午餐：“我跟爸爸说，把明湘接到我们家里来住。”“那不好，毕竟是人家的家事，明湘的爸爸可能不高兴。”“他又不尽能力保护女儿。”“他爸爸有苦衷

的，先把明湘找出来再算。明湘也真是，起码给你个电话。”“连谢夫都不知道她行踪，好！我下午回学校把这件事告诉系主任。”系主任对姗姗特别偏爱，因此姗姗才敢找他说私事。可惜系主任下午要到医院巡视，姗姗决定明天回校马上办这件事。

下课回家，佣人说：“小姐，谢夫先生请你给他电话。”姗姗怔了一下，又惊又喜，马上拨电话给谢夫，谢夫说：“明湘来了我这儿，下午她自己来的。”“她怎样了？”“她……”谢夫欲言又止。

“我马上来，见面再说。”姗姗放下书本，立刻乘计程车前往谢夫家。

谢夫已在等候，他把姗姗迎进卧室。

明湘坐在床边，她的样子把姗姗吓了一大跳。

明湘双目红肿如桃，头发东横西竖，左长右短像堆蓬草，样子怪极了。

“明湘，你怎会变成这样子？”明湘哇的一声，又哭起来。

“别哭！别哭！”姗姗坐在床边，接过谢夫递来的毛巾：“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你那天走后不久，我的……两个哥哥就回来了！”明湘抽抽咽咽：“大嫂向他们搬弄是非，还哭了，说我把她打伤！”“你打她，她也打了你。而且，我已经代你道了歉，你大嫂说过不计较。”“她是骗我们。大哥说，打了人不能算数，二哥又骂我谋沙家的钱！”“你为什么告诉他们，手表是我送的？”“我说了呀！但他们都不相信我有一个阔气的同学，我的两个哥哥还说你是油脂妹和……太难听了，我说不出口。”明湘又再掩面哭泣。

“你大嫂是个女人，妇人之见，想不到你两个哥哥也那么坏。”“他们坏死了，大哥怕老婆、二哥专玩弄女性，他们都是冷血动物。”“谁把你的头发剪成这样子？”“大哥和二哥，大哥按住我的头，二哥乱剪，大嫂在一旁呐喊……”“神经病！”谢夫愤恨地打着拳头。

“他们说，要我没面见人！”“你为什么不跑出来？”起码给我们一个电话。我们好担心你，谢夫一连两天到你家。”“我这样子怎敢见人？只有躲在房间一个人哭，我两天没吃东西，今天忍不住跑出来，一跑，就跑到这儿。”“既然出来了，就不要再回去！”“不行，谢夫的父母不会喜欢谢夫把我收起来，他们比较保守，我和谢夫一起去加拿大，他的父母也不知道。”谢夫点点头：“爸妈一定要我大学毕业才谈恋爱。”“你可以到我家住，我爸妈人最好。莉莉和乐乐顽皮些，你不要理他们就是了！”“我是不可以住在外面的！”明湘黯然摇摇头：“我不回去一晚，他们就不会再让我回去。前门当然不能走，后门改了密码，我也不能进去。”“不回去算了，那些坏人，见了生气。”“我们最好不要再相见，但是，我答应一直陪爸爸，直至我去加拿大。我不声不响地走掉，爸爸会很担心。”“对了，你被剪头发，一定会大叫，你爸爸怎么完全不加以阻止？”“他早睡了。”“睡了也会惊醒，除非他呆了。”“我也发觉爸爸有点不正常，自从大嫂把原来的护士赶走，请来这个特护，爸爸变得很沉默，不管事。每天除了睡觉，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。”明湘抹把脸，谢夫把一杯热奶放在她手里：“我怀疑那特护会法术。”“那是没有科学根据的。呵！你爸爸吃药的吧？”“吃，吃好几种，天天吃！”“问题可能是你爸爸每天吃的药物有问题，把你爸爸吃的药拿出来。”“我对药物一点认识都没有。”“我有，你忘了我学医的？我不懂，还可以问教授。”“对，我为什么没想到。”“快把奶喝了，我陪你去剪头发。”“一头长发剪短了真可惜！”“也总比现在一窝草一样好，况且今年还流行短发，剪个 MATCHYLOOK！”“我又不

是他的迷，修好算了……”第二天上学，明湘说她拿不到药。

“我根本没法接近，药全在特护房间内，她的房间一天到晚锁着，好像放了一房黄金。”“那就只能请你爸爸合作，每次特护给他药丸，他留一颗，存够了每一种拿来给我看。但你爸爸一定要小心！”“这个办法好！”明湘把药丸“偷了出来”，交给姗姗。

姗姗一看，药不难辨认，她都知道，她一颗颗地数，“这是维他命，这是止痛片，这是安眠药，这是医治腿部神经，这是什么？”“爸爸都一一跟我说过了，他吃药，胃不舒服，这是胃药。”“胃药没见过，书本也没有，等儿我去问系主任再回复你！”下课后四人吃下午茶，姗姗已找到答案，药真的有问题。

是什么怪药？会不会毒害我爸爸？明湘很恐慌，抓住谢夫的手。

“它不是什么怪药，其实也是胃药；不过，外面的医生极少用，多数是精神病院用的。”“哦，精神病？”明湘眼神迷惘。有神精病的人，也会有胃病，姗姗解释说普通人吃一两天是没有大碍的，多吃了打瞌睡、乏劲、反应迟钝，久服会痴呆……对！我最近发觉爸爸反应迟钝，我说了老半天的话，他竟然不会懂！

“精神病院的病人，是分开好几类的，比如有比较内向、忧郁，一些病狂吵闹的……那些难控制的病人，多服了这些药。人越来越驯服，对病人和医院都好，但正常人服了就会变得又懒又颠。”姗姗加以解释，“你爸爸的医生怎会开这种药丸给病人服用？”“蔡医生看着我长大，他对我们一家人不知道有多好，他不会害我爸爸。”“一定是那特护暗中换了药，如果能进她的房间，一定会发觉两种外型相同的药丸。

她用这方法骗了你爸爸和医生。”“哼！我马上回去揭穿她的阴谋，大嫂可能还是主谋呢，怪不得爸爸越来越变得昏庸。”“你不要冲动，听我说。”姗姗按住她：“你既然认为大嫂是主谋，就要不动声色，以免打草惊蛇。你那么一吵，若那特护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一拉。什么，不小心，失责……你爸爸无损无伤，又不能证明她过去给你爸爸服过多少这种药。你爸爸除了把她开除，大不了报警，也不一定能牵连你大哥、二哥和大嫂。但她们却有了防范，你爸爸身体仍然很弱，你又快要出国，等你走了，你大嫂他们再出诡计对付你爸爸，你爸爸就求助无门。就眼看着她们谋害你爸爸不理？”“当然理，回家马上把药丸的事告诉你爸爸，请他老人家今后处处小心。为了不惊动他们，药丸照服……”“什么？”明湘沉不住：“再继续吃，我爸爸快要白痴了。”“药当然不再吃，每次特护把药送上，你爸爸假装服下。一方面，药丸留作以后证据；另一方面，在他们完全没有防守下，调查他们的阴谋，一举两得，岂不更好？”“姗姗，你真聪明，就佩服你！”“姗姗的确很聪明，而且有心思。”谢夫说：“幸而她生性善良，如果她走了歪路，她会是个大坏蛋。”“大坏蛋！”曾如用手指逗逗她的脸。

姗姗微笑把他的手拉下来：“其实，明湘的家事，我不应该过问；但是，他们对明湘实在太过分了，对沙伯伯又不怀好意，我怕他们会变本加厉。”一个星期之后，这天明湘迟了回校，直至午饭时间才看见她。“搭不到公共巴士？”“唔！爸爸送给你的东西，我忘了带，回头去拿，巴士就开走了。”明湘把一只啡色真皮造的软皮夹子小心地放在姗姗手里。姗姗奇怪：“什么东西？”“打开看看！”明湘闪着眼，好神秘的表情。

姗姗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把皮夹打开：“啧啧！好漂亮的红宝石项链。”“喜

欢吗？”“喜欢，送给我的？”姗姗的眼神打着问号。

“家里也有一些现成的首饰，爸爸说款式太旧，年轻人一定不喜欢。因此，他自己设计，请珠宝店为他做了一条。”“你爸爸还会设计？”“你别以为我爸爸只是个富家子；其实，他也是个设计师，当年在法国留过学。我们家的幻羽喷泉便是爸爸亲自设计，那时候他精神好，那喷泉真是奇特无比，好美好美！”明湘一副陶醉的样子。

“那天到你家，很匆忙，没看过喷泉，真是大损失。对了！你爸为什么送我这样名贵的礼物？”“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你快要结婚了，爸爸送你结婚礼物，他说精神还不可以一下子恢复过来，设计不够精巧，请你原谅；第二，是感谢你！”“你爸爸？我们根本不相识。”“爸爸已经证实那药丸有问题。”“他告诉蔡医生？”“没有，他不会让第三者知道。但他停服那种药丸两天之后，虽然还很疲倦；但是，人清醒些，没有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。到今天早上，他说除了非睡午觉不可，其他时候，他都可以支持，不用躺床睡觉。所以，我爸爸很感激你，因为是你令他没有变了白痴。”“若特护知道他精神好，会怀疑。”“爸爸没有，他还是一副昏头丧气的模样，人家和他谈话，他也装打瞌睡。每次特护以为他上床大睡便去做她自己的工作，爸爸也偷偷去做他想做的事，他装得好，特护一点儿都不起疑心。”“这就好，你爸爸做事，可以通行无阻，加倍顺利；也可以出奇不意，反击他们。”“这都是你教的呀，爸爸说你冰雪聪明，有智谋、有才干，他很喜欢你，想请你回家吃顿饭。”“不行呀！你大嫂会怀疑，因为她认识我。”“我已经对爸爸说了，他也明白，所以，他托我送这礼物，祝你婚姻美满！”“谢谢！希望你爸爸很快回复一家之主的身份。”“到时他一定会请你回家吃饭。”“能吗？”姗姗看着表：“还有一个月我便结婚，第二天就去美国。”

好梦成空

明湘在操场练习排球，她是女子排球队的队员，姗姗以前也是，因为快结婚了才退出，明湘还要参加一星期后的比赛。

姗姗今天要试婚纱，由于往返太花时间，婚礼在即，曾如又忙，因此曾如不来接姗姗放学，约好在新娘服装店碰头。

姗姗替系主任做实验笔记，几乎过了约定的时间。她跑步出去，在操场上碰见明湘：“你还要练多久？”“大约一小时！”“我先走了，约了曾如试结婚礼服。”“喂！你为什么向后园走？”“学校后门出去，有条小林荫路，是捷径，淑仪说那儿一出去就是计程车站。不谈了！我非要赶快些不可。”“那条小径没有人走，又静。你看，天阴了，还是多走点路，由正门走吧！”姗姗怕曾如等急，她挥着手走了。

那条小径，两边都有树，可能天阴，树林那边，灰沉沉。她跑了十几步，突然听见脚步声，她想回头，又怕，会不会是同校同学也走这条路？上一次淑仪走这条小径，也听到脚步声，淑仪大喝一声，脚步声就没有了。不久一个女同学追上来，两人还相陪伴。

她好希望也来个女同学陪她走。

突然后面的脚步声细碎了，加速了，她正要回头，忽然有硬物在她头

上一敲，她眼前星星飞过，人便低了下去。

她痛醒过来，沙沙的声音，是什么？落叶？她把眼睛睁开一点点……一个男人的背影在她脚后一掠，怎么？是谁？她举举右手，金表不见了，抚抚脖子，项链也不见了，她用力睁开眼，哎！浑身的痛……书散在树林草地上，遇了劫匪吗？她爬起来，发觉更多。黑白格子绒裙、粉红内裤……那不都是她的？再看看自己，衣衫不整……呀！她心慌又痛……劫匪、色狼……她差点又晕了过去。

她振作起来不敢停留，胡乱穿上衣服，便跑回学校，惘然无主地边跑边喊：“明湘，明湘！”明湘在操场正在准备更衣离去，听珊珊那凄厉之声，吓了一跳，带了两个同学向声音方向跑。

“明湘！”珊珊跌倒在明湘的怀里。

“珊珊，你的脸孔发白。”“满头都是树叶。”“她的白毛衣有多脏！”“珊珊，”明湘焦急地问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劫匪……”“劫匪？”明湘看她右手腕的金表。

“色狼……”“嘎，色狼，你……”明湘确信她遇上劫匪，因为她右手的金表不见了；但是，色狼，可不是开玩笑。

珊珊但见群星掠过，她头一侧，不省人事。

“珊珊……”大概睡得好，睡得足，珊珊人舒服多了，她吐口气，醒过来。

“珊珊终于醒了！”她缓缓张开眼睛，曾如坐在枕边，明湘在床尾，父母在另一端。他们都用关切的眼光望住她。

好陌生的房间：“这儿是什么地方？”“医院！”余太太轻声问女儿：“人觉得怎样？好点吗？”“已经好了，妈妈，但，怎会在医院？”珊珊脑海一片空白。

“你在学校的操场晕倒了，多亏明湘，是她把你送进来，还通知了我们。”余太太柔声告诉她。

“明湘，谢谢！我现在没事了，可以回家了。”“不行！还要多住几天！”

“为什么？还有很多事要办，下星期就结婚了！”“是医生要你休息，经过检验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就是要休息。”“检验什么？为什么要休息？”珊珊见曾如面色青白，她忽然停了嘴。

“你被那色魔污辱了！”“曾如，”珊珊哭着抓住他的手：“怎么办？”曾如显然为这件事难过，但他开不了口。一会儿，他吃力地说：“这是意外。”

“珊珊，那树林小径又静又暗，你不应该走那条路。”余太太忍不住埋怨。

“我替教授做事，过了时，我怕曾如等得心急。我只不过想走捷径，料不到……学校从未发生过这种事。”“学校治安一向好。”明湘为珊珊说话。

“你是第一个，那才糟糕！”“别再责怪孩子！”余先生盯了妻子一眼：“她是受害者，我们应该同情她、体谅她；况且，她做一切都为了曾如。连曾如都明白事理，你还唠叨？”“曾如！”珊珊哭泣起来：“我太不小心，对不起你！”“别再说了！医生要你好好休息。”曾如握紧她的手：“再激动又会晕过去。”“珊珊，我要赶回去，否则今晚要睡后门。”明湘站起来：“明天再来看你！”明湘走后，警察来问口供，不久，余先生夫妇也走了，曾如留下来陪珊珊。

“曾如，你好像很不开心？”“未婚妻遇到这种事还能开心！”珊珊担心了：“你恨我？”“怎会？这是意外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去接你下课便没事了，

省那么一点时间，令你遭遇不幸。”“不要恨我，曾如。”姗姗求着：“以后我会好好爱你，补偿你今天的损失。”“傻瓜，啊！吃药了！吃过药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或者可以出院试婚纱。”曾如这样说，姗姗就安心了，接过夜班护士送上来的药丸服下，握着曾如的手睡着了。

一觉睡来，不见了曾如。她莫名其妙一阵心跳，曾如呢？她按铃，不一会儿，护士进来，仍是昨晚夜班的那位护士。

“余小姐，你想要什么？”“昨晚那位先生，他……”“曾先生，是吗？半小时前，他接了家里来的电话，他听了电话后面色不好，他说会来看你，匆匆忙忙便走了！”“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曾先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再来？”“他没有说明，但他说会再来。余小姐，现在先吃早餐吧！”曾如早上没有来，下午也没有来。

连余先生夫妇也不见踪影。

姗姗好寂寞，好担心。

幸而明湘来了。

“噢！曾如呢？我还以为来做电灯泡！”明湘左看右看：“你今天面色好多了。”“明湘，我好怕，曾如接了家里的电话，他回家后便没有再来。就连我爸爸妈妈也没有来。”“两家人正在办喜事，都忙。不过曾如应该来的，这时候你需要他，我替你打个电话。”“曾公馆！”“请曾如听电话，我姓沙。”“少爷不在家。”“他什么时候出去了？”“下午。”“刚出去不久，是吗？”“是的！”“他是不是去了医院看余小姐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你们老爷、太太一定知道。”“老爷夫人和少爷一起出去了。”“啊！我明白，谢谢！”沙明湘一面挂上电话一面说：“曾如带他爸爸妈妈来探望你！”“他爸、妈一向很疼我！”“他们快来了，我替你刷刷头发！”明湘为姗姗梳头，整理衣服。姗姗心里好甜，好感激曾家。忽然白色房门被人大力推开，余太太第一个冲前，余先生跟在后面。

姗姗的眼神在搜索曾如，但没有曾如。

余太太把一份报章递到姗姗面前，用手拍了一下：“怎会有这样的新闻？”“妈，”姗姗很奇怪，很少看见母亲生那么大的气：“什么事？”“大丑闻！”余太太不安地踱来踱去。

姗姗和明湘对视一眼，大家一起看报章。姗姗看了，微微一笑：“谁的丑闻？”“你的！大学的校名，连医学院都登了出来。啊！还指明一年级医科女生呢，不是你还有谁？”“我们大学医科一年级有那么多女生，又不只是我一个。况且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哪些女孩子才是医学院一年级学生，怎会有人知道是我？”“别人知道不知道，这是没有关系；但，曾如知道，曾家俩老都知道。”余先生的面色很难看，他从未对姗姗这样子不“慈祥”：“我们担心的只是曾老爷知道了，一生气，会对大家不利。”“曾如不是说过不会怪我吗？爸爸也说我是受害者，所以根本不必担心。”“当然，这是意外，没有人会怪你。若只是私下几个人知道，曾家俩老看在儿子和我份上，不会计较；但一旦见了报丑事扬开了，那会影响曾老的面子。他老人家最注重名誉、地位、身家清白，你的丑闻会直接影响他，如果你成了曾家儿媳妇，你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吗？”“爸爸，你怎可以这样说话，”姗姗委屈，眼睛发红：“就算是丑闻，也不是我闹的呀，我还不够可怜吗？”“我倒无所谓。”余先生一摊手：“我也不会怪你；但是，曾老是我经济上的大靠山，若是他要退婚，我就完蛋了。”“曾伯伯不会要求退婚的，就算他固执封建，曾如也不会不理

我。”“曾如是个孝顺子，性格懦弱，你休想他为了你放弃父母。”“对了！”明湘在珊珊耳边说：“曾如和他的父母到现在还没有来。”“爸爸，”珊珊问：“曾如昨晚在这儿陪我，接了家里的电话便回去了；但他告诉护士，说会再来的，现在他人影不见，又不在家，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？”“怎么知道？中午曾老叫管家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请我和你妈今晚到曾家吃饭。我们看了报纸担心得要命，正想来找曾如，问他爸爸为什么请客？”余先生突然叫起来：“不得了！”“什么事？”余太太抚住胸口：“把我吓了一跳！”“曾老可能看了报纸，今晚我们一定少不了一顿骂。”余先生拉起太太：“还坐在这儿？快抢先请罪。”“爸爸，如果看见曾如，叫他马上来见我。”珊珊在他们背后叫。

余先生也不理她，拉着妻子便走。

“请罪？”明湘不以为然：“谁犯了错？姓曾的蛮不讲理！”“这一、两年，生意难做，爸爸有过几次经济困难，都是曾伯伯代为解决。”“既然是亲家，应该互相帮助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“曾伯伯答应过，我和曾如结婚，美国的公司送爸爸三分之一的股份。爸爸为了莉莉和乐乐，想移民到美国。”“美国方面已经声明，投资移民十分困难，移民先照顾美国有家人的外地居民。”明湘拿了个苹果，削皮给珊珊吃。

“曾如在美国出世，他一直拿美国护照。爸爸有女儿、女婿在美国，移民还不容易？何况又加上自己在美国有公司。”“啊！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父母那么紧张，前途重要啊！”“唉！曾如为什么还不来？”珊珊坐卧不安。

“不是说一家三口出去了？大概有事，每个家庭都有点事，别担心，先吃个苹果！”“谢谢，”珊珊接过苹果：“他不来，我还是担心。”“你寂寞是不是？你的事我没有告诉谢夫，当时他不在场，看了报纸也不知道是你。

发生这样的事虽然不是坏事但也不是好事，不过如果你怕冷清，我随便找个借口叫他来。”明湘说。

“不、不，根本是丑事，越少人知道这越好；况且你来陪我冷落了他，我已经心里不安，不要再麻烦他。”“别说这种话，我和他还要陪伴一生一世，少见几天算得了什么？啊！我忘了告诉你，谢夫已经接到通知，下星期五到加拿大领使馆，看看能否过那一关。”“应该可以，过了领使馆那一关，你们大概可以准备去加拿大。唉！连唯一的好朋友也走了。”“你和曾如也要结婚，一出医院马上要做新娘子！”“我有点怕，你看，他到现在还没有来，家里有事，也该给我一个电话。”明湘怕她的心全挂在曾如身上：“珊珊，你想知道我爸爸最近的情况？”“他怎样了？上星期你已经说他不用睡午觉。”

“现在更好，他乘特护不在，便用电话和他的亲信、老朋友联络。大哥、大嫂、二哥，他也派人去调查，大嫂在家作恶多端，爸爸也知道。”明湘越说越兴奋：“爸爸告诉我，如果大哥和二哥在公司里规行矩步，没有什么大错，他只教训大嫂一个人；如果大哥和二哥不忠于他，他也会狠狠地惩罚他们。”

“明湘，”珊珊拍拍她的大腿：“你快有好的日子过了。”“是啊，所以，谢夫就算办妥出国手续，我也不会马上走。我要等结果，看看大嫂他们有这样的下场；况且，这时候，爸爸不方便露面，也需要个人在身边为他做点事。”“你回家吧，说不定你爸爸正在等你，他真的需要助手。”“曾如不来，我又跑掉，留下你不好，我不放心。”“曾如为我请了特护；而且，无论怎样，你也代替不了曾如。”“我知道你需要的是曾如，这个人，偏偏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就不见踪影了，要不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？”“好，”珊珊突然又说：“不必了，想必我爸妈已到了曾家。明湘，你回去吧！你来看看我，也回家陪陪

你爸爸，这样才可以两面兼顾。”“可是……”“呵！”姗姗作状打了个呵欠，人往床一躺：“等曾如等待一个早上半个下午都没休息，现在我想睡一会儿。”姗姗说着便闭上了眼睛，明湘说了几次话，她都装作已入睡没有回音，后来明湘便走了。

明湘一走，姗姗便由床上起来，靠着胡思乱想。黄昏时，特护告诉她换医院，姗姗感到奇怪。

“谁说要换医院的？”“公立医院有什么好？你不怕警察、记者再来烦你？况且搬去的私家医院有彩色电视机，享受比这儿好。既然这儿的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休息，还不赶快离开。”“是不是曾少爷的主意？”“是曾家哪一位的主意，我就知道了。不过，是曾家管家来为你办转院手续，听说早就想为你转院；但要得到这儿医生的批准，曾家待你真好。”“原来他们那么关心我。”姗姗心里很甜：“不知道还要休养多少天？星期日我要举行婚礼。”“你精神很好，赶得及！”“那就好，”她想起明湘：“晚上你替我打个电话到沙家。”“走吧！车子在下面等着……”第二天，非常奇怪，曾如还是没有来，昨晚阮姑娘打电话到沙家，明湘不在。明湘不知道她搬了医院，这是没出现的原因；可是，连父母也没有来，这就奇了。

叫阮姑娘打电话，阮姑娘来回报：“曾家少爷、老爷、夫人参加喜宴，一早就出去了。余先生和余太太也不在家。”他们大概为办喜事忙；但是，也应该来看看这位新娘子。

一直等到傍晚，姗姗正拿起电话想打电话回家，阮姑娘一手抢过电话，但却柔声说：“你快躺下来，有什么事吩咐我做！”“我要打电话给我父母。”“他们出去了。”“这时候也应该回家。”“你是来这儿休养，不是来劳神的，讲电话是要很劳神的。”她一边低下头拉掉插头一边捧起电话：“不用费心，我一定替你找到他们。”“阮姑娘！”“那特护也不理她，捧了电话走出去。

整整一天，没有人去探望过姗姗。姗姗心里好难过，也怀疑，过去曾如一天看不见她都会来两、三次电话；如今她出了事，曾如整整两天没消息。

弟妹小，妈妈虽然是比较疼莉莉和乐乐；但也十分关心姗姗，她不是个把女儿扔下不理可以心安理得的母亲。

还有她爸爸，他一点都不像后父。

他比妻子更关心姗姗，对姗姗比对自己的儿女还要好，见了面总是笑咪咪的问姗姗：“零用钱还够不够？”这几年来，特别上预科，姗姗喜欢后父比母亲多，因为他开通明事理。

她已接受他，不把他当后父看待。

妈妈可以不来，曾家两老更可以不来，曾如和爸爸不可能不来。

这一天好长好长，时间过得很慢，也很难过。

阮姑娘一直守住她，但电话一拿走，除了吃药和一天三顿，阮姑娘便人影不见。姗姗连个诉苦对象也没有，只有一双眼睛盯在三面白墙上。

一天终于过去了，早上是又闷又愁又无聊，姗姗的心难过得要命，也很苦。但姗姗从小到大，无论遇上任何事，都没有哭泣的习惯，她是不是很强？很受得起风浪？忍得住痛苦？她不知道，她甚至不了解自己。

阮姑娘送午餐来的时候，姗姗对她说：“我的身体已经很好，我要回家。”“好的，明天早上医生来看你，我告诉医生。”“刚才在走廊散步，碰见医生，他说我随时可以出院。”“是吗？那等你吃过午餐，我给你电召部计程车。”“什么？”姗姗望住她，她倒爽快，但她只是个特护。

“你不是要回家吗？叫部车送你回去，总不能要你坐公共巴士。”她的表情令人看了心里冒火：“就算你身体没有病，心病总有，对病人不能太残忍。”“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，请我妈妈来一次，医院的账和你……”“全部的医药费由曾家负责，我也是曾家聘请，你要留要走都不必为钱担心。”她双手交抱在胸前，她一直都用不屑的态度看姗姗。

“叫我母亲来接我回家，总可以吧！”姗姗不想和她计较，若要计较，也轮不到她。

“可以。”她走出去。

姗姗吐了一口气，她总算自由了。

回家第一件事，要母亲解释为什么几天不来看她。然后去找曾如——是的，曾如，以前母亲叫他“黏贴胶布”的。她去哪，他跟到哪，和明湘喝茶，她到发型屋修发尾他都跟着。怎能几天不来见她，别是出了什么事大家不敢来通知她吧？别是相思死了吧？她突然好想念、好想念曾如。

阮姑娘进来：“电话打过了！”“我妈什么时候来接我？”“她不来了，还拜托我替你叫部计程车。她真客气，我份内事嘛！”“我妈妈不来？怎么会？”姗姗瞪大眼：“进大学的第一个学期，我参加排球比赛，爸爸、妈妈都来捧场。”“唉！今非昔比了！”阮姑娘给她倒杯水。

“不可能，我从小到大，伤风咳嗽都没有。”姗姗抗议：“我出院那么大事，她竟然叫我自己坐计程车回去。”“她不会来，这是事实。”“她不来，也应该派辆车来，家里又不是没有司机。”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”阮姑娘摇一下头：“你的午餐吃完没有？”“这个时候我还吃得下东西？”“吃不下就别吃了，唉！在家千日好，快换衣服回家吧。”阮姑娘说着就把餐盆拿走。

姗姗下床收拾东西，可是她除了一套衣服、一双皮鞋、一个钱包几本书，连个热水瓶也没有。曾如给她买的苹果，阮姑娘早一个、晚一个已经吃光了。哎！哪有这样寒酸的病人？就因为这样，阮姑娘一直看不起她吧？她拿了衣服正要出去更衣，门推开，姗姗还以为阮姑娘催促她快点离去。

“我终于找到了。”明湘呼着气。

“明湘！”姗姗扔下衣服扑过去拥住她，明湘已成了姗姗汪洋中的一片浮木：“你竟然来了！”“我找得你好苦啊，搬了医院为什么不通知我？”“我昨晚、前晚都请阮姑娘打电话到你家里，还叫她留话。”“没有电话也没有留话，我昨天去公立医院，一推门，哎！怎么是个老太婆？一问，你出院了。到你家，等到晚上，你爸妈还没有回来。你知道我不敢太晚回家，今天再去公立医院，找到那天为你检验的医生，才知道你被家人接到这儿来。这儿好，曾如晚上来陪你也不用申请。”明湘到处看：“曾如呢？”“他几天没来了，我正在担心他！”“不可能，不是那天回家了便从此失踪吧！”“正是这样！”“这就奇怪，”明湘扶姗姗坐下：“他离不开你，就差点没跟你上女厕。他家里发生什么事？”“我急着出院就是要去看他，我不坐了，我正要换衣服出院。”

“可以出院了？真好。世伯伯母什么时候来？”“他们不来，没空。”姗姗难过得想哭，就是眼泪流不出来：“明湘，你有空吗？陪我回家好不好？没有人来探望我，那护士看不起我！”“怎么会……”明湘忽然停了口。姗姗受了打击，伤害很大，出院竟没亲人接，又受护士歧视，她不忍再说什么：“我陪你回家。啊！有什么东西要我拿的？让我来替你收拾东西。”“没什么好收拾的，我进来没有人给我带过一次饭、一壶汤、一只热水瓶、一块肥皂……牙刷什么的都由阮姑娘去买，一天三餐也由阮姑娘在医院餐厅签单送到。幸

好一切费用曾家还肯付。”这种情形若落在明湘身上是正常，因为明湘一向缺少家庭照顾；但不可能发生在珊珊身上。珊珊有好父母，温暖幸福的家庭，对她宠爱有加的未来翁姑，痴心体贴的未来夫婿。明湘还以为曾、余两家抢着为珊珊送鸡汤。

不过，这些话都不宜说出口，明湘装作坦荡荡说：“反而好，两手一拍就走了！”珊珊去换衣服。

明湘攀着窗门叹气，她就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

阮姑娘进来看见明湘，笑笑：“总算有个人来接余小姐。”“你以为她出生在独家村？”“你们走了吧？我去打电话叫车。”“多余，余小姐家有车有司机。”“小姐，话是你说的。”阮姑娘抿抿嘴：“别说我办事不周到。”“狗眼看人低，你还配做护士？你和我家那一个真是一对——魔鬼。”“喂！你怎么骂人……”“明湘！”珊珊走出来，拖住明湘的手：“我们走吧！”“走！宁可在门口吹风等你家车来，也好过和这种人同一空间呼吸。”明湘瞪了阮姑娘一眼。

走出去，珊珊叹着气说：“你何必跟那种人一般见识，我们现在要坐公共巴士回家了。”“家里真的没有派车来接你么？人没来，车又不到？”“阮姑娘已经打过电话回家，车要到，早已到了！”“珊珊，我怀疑阮姑娘不老实，有心和你作对，她根本没打电话。”明湘真是忍无可忍：“你父母一向疼你，他们又不是我大哥大嫂。”“但他们没来过，相信不是阮姑娘赶她回去。阮姑娘所以看不起我，是因为没有人理我，雪中送炭的就只有你。”珊珊咬一咬牙，“我们走那边，那儿有个巴士站。”“你不能坐公共汽车，你是刚由医院出来？可不是学校下课，我们坐计程车。”“但我的钱都给那魔鬼拿走了。”“钱我有，现在爸爸已经很清醒，对我也多关心，他本来要派部车给我，我劝他慢点来，大嫂会生疑的。你不是说不要打草惊蛇？爸爸知道我委屈，金钱上大力支持我。

来！上车。”一部的士停下，明湘扶了珊珊上去。

计程车向前走，珊珊感激这好朋友：“沙伯伯侦查你大哥、二哥的事，有结果没有？”“还没有具体结果，主要爸爸不敢露面，都靠人暗中打听。不过，只要有一点证据，爸爸亲自出马，大哥和二哥一定跑不了。连我也知道他们暗中用了公司不少钱，爸爸真要查账，他们想填数也来不及，爸爸最不喜欢子女对他不忠实。”“明湘，你眼前一片好景，我为你高兴。”珊珊一想到自己便感触。

“你也会很好，我想，他们忽略你，都因为你和曾如的婚礼。后天你们便举行婚礼，老人家要做的事很多。”“我连婚纱也没有试好，真糟糕。上一次试穿觉得阔了点，那些珍珠也不知道钉好没有？”“别心急，回家就知道了！”到余家，佣人来开门，像平日珊珊放学一样，没什么特别，只是看珊珊的眼神有点怪。

余太太刚好在客厅，看见女儿，淡淡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！”“妈，原来您在家闲着？为什么不去接我？”珊珊抱怨说。

“我要等乐乐爸爸的电话，走不开。反正明湘接你！”“要是明湘不来呢？爸爸有什么事？他的电话很重要吗？爸爸其实也应该去接我。”珊珊尽吐牢骚：“你和爸爸几天不来看我，不闻不问，说好带鸡汤鸡饭，结果连个热水瓶也没有。”“你一回来便嘴巴不停，我和你爸爸心情不好，他天天骂我，我忍气吞声，为你受了多少委屈？还去看你？”余太太气得眼眶发红：“就算

我想去，也去不得，你没见过你爸爸发脾气？”“爸爸向来不发脾气，他为什么天天骂您？除了乐乐、莉莉，他谁都不骂。”“都因为你，你害的！”“我？我又不在家。”“明湘？”余太太转向她：“你为什么害姗姗？你为什么还要报警？把姗姗的丑事公开？”“伯母，你说到哪里去？”明湘愕然：“那天姗姗跑来操场跟我说了几句话便晕过去了。出了这样的事，大家没经验都没有了主意；而且，不知道那色魔还在不在，报警是唯一的办法。至于姗姗的事，我连男朋友都不敢说。”“但是你告诉警方，否则报章怎会登出来？”“警方问话，我不能撒谎，而且说出来对姗姗对大家都好。”“妈，您怎么了？”姗姗抢住：“那种色魔不除去他，还有女孩子受害，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？”“当然不对，受害是你自己，害上加害。给曾家知道了，还害了你爸爸！”“怎么？那天我出事，曾伯伯和曾伯母虽然没有来；但是，他们也叫曾如给我带了水果来，还托曾如慰问我。而曾如也没有怪我，整晚还在守住我，他发誓会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忘记，以后会更加好好待我。”“你出了事，曾家的确没有怪你；但是，干错万错，错在报了警登了报纸。现在通天啦！曾家的颜面、声誉都给你丢光了。”余太太哇的一声哭起来：“你爸爸也完了！”“不可能，报纸刊登那一天，曾家还请你和爸爸吃饭。”“对！吃饭，你知道是为了什么？”姗姗摇摇头，她一无所知。

余太太一擤鼻子哼出来：“他们要退婚，解除婚约，不准曾如娶你。你和曾如的婚事已取消，你明白了没有？呜呜……”“啊！”她像被人轰了一下，头顶冒风冰凉：“不，不会的，曾如一定不会答应他们。我去找曾如，我去找曾如……”“不用找了，你永远找不到他。”“吓！”姗姗一双眼全失去光彩：“因为我自杀死了？啊！怪不得他没有来看我，曾如太惨了，曾如……”“姗姗！”明湘连忙扶住她。

“你叫什么啊？他才不会为你自杀，他好端端的，一点都不惨。爱情！你以为人人都会象你那么多情？他已经出国去了。”“不会，绝不会！”姗姗坚决的，这方面她倒很自信：“曾如是很爱我的，而且他发过誓，一生陪伴我。我出了事，躺在医院，他怎肯在这时候扔下我一个人走掉，我不相信。”“你星期一进医院，他星期三晚上走的。我和你爸爸都有送机，只是曾家的人不让我们接近曾如。我们只能远远看着他登上飞机！”“不会，不会的，”姗姗拼命摇头：“他爸妈恨我，甚至您和爸爸恨我，但曾如不会不要我。”“你不相信可以向移民局调查，”余太太反而不哭了：“凭你和曾如登了记但未注册准太太的身份，移民局会告诉你，你的未婚夫是否已离境？”“走！”姗姗拉起明湘，她有点近乎疯狂：“我敢打赌，若曾如抛弃我，我马上死掉。”“你可不要再做错事害我！”余太太又哭叫起来。

一大股药油味，姗姗用力睁开自己的眼睛——那是她的床，那是她的房间，床头柜没有药水瓶，只有一小瓶药油。她想想，她和明湘跑到移民局，终于查出曾如此人已离境。

她们后来再到各航空公司，但她们却不得要领，航空公司的人只有一句话：“没有必要提供消息。”她又跑去曾家，竟下跪地上才能获曾老爷接见。曾老爷说了多少侮辱话，她不想记，只是曾老爷说：曾如不错是爱你；但是，在两者之间：父母之情及曾家财产，而另一者是你——余姗姗，曾如终于选择了前者。口讲无凭，你送给曾如的东西、信件他全部都不要，还给你。

姗姗就是这样晕了过去，八九是，她晕倒后曾家的人把她送回来，父母为她搽了药油送上床，并没有请医生。

乐乐打个“啊嗤”就请医生了。

姗姗看到什么会晕倒？是一张卡，情人节姗姗回赠曾如的。由于她在卡上加了几句肉麻字，曾如把它当宝，也发誓不给第三者看——包括父母。如今都不要，显然他的选择，完全出于自愿，并非为父母压迫。

虽然曾老爷迫曾如休弃姗姗，但也有给他选择的机会。

发了千百个誓说爱她，没有她，他会死，一天都离不开她。结果呢？父母再加上财产，纵有千般意，万种情，一挥手都不要，姗姗就这样被休弃了。

她比不上他父母，她比不上曾家的财产。曾如的爱，就是如此这般。

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她怎能不晕？她从未恨过任何事、任何人，但是此刻孤伶伶躺在床上，她恨了！

她恨曾老爷，恨他抢走她的幸福。

她更恨曾如，恨他的懦弱、贪财、无情。

恨！恨！恨！

母亲送来，拿碗粥，低声说：“快把它吃了吧，你已饿了两日两夜。”“不吃！”“还发脾气？你爸爸回来，连粥水都没得你吃。这是猪肝粥！”“你撒谎，爸爸才不像你，向来都是爸爸比你好。你偏心，只爱乐乐和莉莉。”“你根本不了解……”“我不要了解，了解带给我的痛苦还不够？”“粥放下，等会儿别忘了吃！”姗姗转过头不看她，她在生母亲的气。

娜娜有个好处，受了那么惨重的打击，她很快又站了起来。

当然，对曾老头、曾如的仇恨，她是没有办法忘记的。

她又继续上学，学校有些同学会用特别的眼光看她，但也有同情她、安慰她。无论好与坏，都是因为那天她被打劫、强奸，她真后悔出了事跑回学校去。

如果她一声不响，静静回家；那么，今天她已经是曾家大少奶，在美国享福了。

但这样岂非放纵了那色魔？公开了也好，大家有防范。小径也加上大铁门，以后，应该不会再有女同学受害。

怎么老替别人着想？自己的遭遇，还不够可怜吗？幸好还有个明湘，这些日子，明湘很关心她、照顾她，连和谢夫拍拖也带着她。

不过姗姗也懂事，她会设法溜掉。

现在上课下课没人接，以前曾如在的养尊处优，此情不再。她每天和明湘一样，坐公共巴士上学下课。

这天明湘没上学，姗姗担心了一天，打电话，老样子：“四小姐不在家！”早就知道会受到这样的待遇，姗姗还是要冒这个险，碰这颗钉。

第二天，明湘回学校比她还要早。

“明湘，你昨天怎么了？我好担心。”但是看明湘一脸的笑，认识她那么久，还没见她这样开心过：“什么事？”“今天跑一天堂，行不行？”“可以！不过要有充分理由，不上课一天，对我是个损失。”姗姗最喜欢上学，最喜欢医科。

“上半年报告行踪，下半年庆祝。”“你爸爸有好消息？”“唔！”明湘点着头。

“好吧！我们走！”“……我正要上学，爸爸突然把我叫住，他要我送他回总公司。老实说，我是有点怕，大哥和二哥怎样凶、怎样残忍，你知道。

但爸爸说时机已到，保证大哥、二哥不敢碰我一根头发；于是，我便送爸爸回总公司。那时候，大哥、二哥、大嫂还在睡大觉。

他们每天不到十一点不上班，可是我们乘车，八点半已到了总公司，其他职员还没有回来。只有一班人等爸爸开会，他们都是跟了爸爸几十年的老职员，不过爸爸把生意交由大哥二哥后，个个都降了职。”明湘和姗姗在公司里边吃雪糕边谈：“他们每人准备一份报告，全都有关我大哥、二哥的近况。爸爸又命人搜查大哥和二哥的办公室，搜获不少证据。”“我有点疑问，九时便有人上班，你的大哥、二哥也不可能没有亲信？他们看见大老板竟然亲自搜查，不去通风报讯？”“我忘了爸爸早已命人向一间护卫公司请了一队护卫员，他们一进公司便被关进一个房间内，里面连张椅连个电话都没有，后来又去银行……”“你们家还有银行？”“对呀！由二哥管的，我连总行都没到过，二哥一看见我便打……终于把什么都翻出来，罪证真多，才几年嘛！胆子真大，还亏空公款。你知道他们偷取了爸爸多少钱？说出来你也不相信。”“别卖关子嘛！”“大哥二千万，二哥近五千万，那些几十万、几万的小数目，爸爸还没时间去计算。

爸爸说他们两个不孝子起码败了他几亿元！”“他们偷那么多钱干什么？”“赌马，两个都是烂赌鬼。大哥因为大嫂不喜欢他赌钱，所以他偷偷赌，钱也少输些。”“大散家财，难怪你爸爸生气。”“此其一，还有呢！他们因为一天到晚忙着刨马经，用皮夹载钞票进马场，因此都没有全心全意打理生意。很多事都交由手下去做，这方面的损失才大呢，我给你举个例吧！”“说呀！”“比如一只名牌手表，本来是我们代理的，十几年交情，续约时，谈好了便可签约。

可是碰上跑马日，大哥、二哥忙进马场，派个手下去或要求改期签约，人家觉得他们不够尊重，就把代理权给了别家公司，银行的客户也是如此。很多客户，根本是我爸爸一手争取回来的，如今都失了。这是爸爸最痛心、最不能忍受；而且也带来大量金钱损失。”“他们约亏空了多少？”“一亿吧，但代理权丧失就少了几亿。”明湘去买了冰棒回来继续说：“精彩的还在后头呢！”“你就快说吧！五月初，天气还没有热起来，一个早上吃冰。”“爸爸在总公司等大哥，大哥开门一见爸爸，他差点吓晕，眼都翻白呢！二哥被护卫员和我一个世伯由银行押到，他真是面如死灰，最初他们还赖，后来证据齐全，爸爸要赶他们出族，他们才下跪求饶，哈！真是出尽洋相呢，昨天是我生平最痛快的日子。”“你爸爸到底怎样处置他们？”“大哥调去打理超级市场，不是连着百货公司的那一种，总之我大哥平时最讨厌的；二哥因为没有家室，调去多明尼加一间银行——一型银行。还有，他们各自签了字据：若再踏足马场或在工作时间离开公司办理私人事件又未得爸爸同意，证据确凿时，便要主动离开沙家及取消在沙家一切权利。也就是说，失去沙家财产承继权。”“那也不难，只要安份守己，专心工作，不再赌马就行了，甚至还可以玩玩外围马。”“他们已发誓戒赌，短期内，他们连外围马也不敢赌，因为已经知道爸爸暗中监视。

大哥呢！就更加不敢赌，因为赌马的事被大嫂知道，她也不会放过他。”“你大嫂也好运，特护的事，你爸爸竟然不计较。”“怎会不计较！晚上爸爸把蔡伯伯找来，爸爸当着一家人面前把收藏的药丸拿出来，要控告特护蓄意谋害我爸爸，大嫂吓得目瞪口呆。”“喂！你爸爸怎样处罚她？”“都被你猜中，那特护把责任往自己身上一拉：什么被男朋友抛弃、精神恍惚、不小心、

眼睛有毛病……千百个理由，跪在爸爸面前又哭又求，还叩头呢。爸爸见她头都穿了，心一软，答应不追究她，把她赶走算了。不过爸爸也把大嫂教训一顿，叫她以后交友谨慎，因为特护是她介绍的。”“你大嫂没有恼羞成怒吧？”“没有，我看着她的，爸爸说不再控告特护时，她松了一口气。”“她有阴谋的，想控制沙家，做沙家真正而唯一的主人。”“对呀！不过，她阴谋败露了，除非东山再起。开除了特护，爸爸已经下令，由女佣、厨子和司机……甚至护卫员都要重新更换，尽可能把以前的佣人请回来。一下子换十多二十人实在不容易，幸而爸爸肯出高薪。以后你们打电话给我，不怕找不到。”“应该在香闺装回一具电话了。”“不错，我怎么忘了，嘻！”“最好请个女仆侍候四小姐。”姗姗突然收住笑容：“不过，你也快要去加拿大了。”“我暂时不会去加拿大，就算谢夫出国手续全办妥了，也不想去。”明湘拉起一根青草：“爸爸这时候最需要一個可信任的亲人在身边，你知道他行动不便，我想留下来照顾他。”“你又不喜欢去加拿大？”“不！我始终喜欢加拿大。我的家虽然又大又豪华，可是除了爸爸，无论屋子、人，没有一个我喜欢。”明湘望着天上的白云：“妈妈一直希望我去加拿大。当年妈妈一直梦想中学毕业后便到加拿大留学，谁知道刚上 F7，外公生意失败欠下了一身的债，妈妈到爸爸公司做事，因此便当了爸爸继室。最初一两年，妈妈是过着甜蜜美满的日子，爸爸宠她，所以出国开会，巡视业务都带着她。自从我出世后，妈妈舍不得扔下我，留家里没跟着爸爸，她可就惨了，大哥、二哥联手对付她，爸爸为事业一年到晚飞来飞去，根本无法兼顾家庭。后来大嫂进门，妈妈更没有好日子过。她胆小、怕事、身体不好，心脏弱，四十不到便郁郁而终。妈妈去世前曾要求爸爸送我到外国，因为她知道我留在沙家不会有好日子过，我也答应了妈妈去加拿大留学完成她一生的心愿。哎！一转眼又快十年……”姗姗拿出纸巾递给她，明湘抹去泪水，吸口气：“妈妈是最心爱的人，加拿大我一定去。到那边还可以转读医科，但暂时我会留下来协助爸爸。”“特护走了是要请一个新的？”“爸爸说喜欢有个护士跟着他，蔡伯伯也认为爸爸心病比生理病重。经过这一次，爸爸反而强健起来。药还是要吃，但会减少，我会侍候他吃药。”“以后你不上学了？”“为什么不上学？生意我不懂，爸爸上班我上学。若停了一段时间不上课，到加拿大便不想上学了。我还是喜欢念书，也可以多陪陪你。”明湘跳起来：“我说得口都干了，我们去吃午餐。已十二点，吃自助餐好不好？今天你胃口开不开？”姗姗笑：“我为你高兴，胃口不错。”明湘拖她的手：“走吧！可以多吃点东西。”“谢夫呢？”明湘伸手截计程车：“我没有通知他，反正今晚要庆祝，他有一顿吃！”“我吃两顿，他吃一顿，不公平。”“偏心，是不是？谢夫也这样说我。你心情不好，我多陪你希望你开心。”“你对我真好！”姗姗缩在车厢一角，头垂得很低：“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！”“朋友不应该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吗？何况我们还是好朋友！”“我是一定要报答你的，否则连谢夫都对不起，只是……看样子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报答你了！”“傻瓜！”明湘打她一下：“报答？武侠片？我又不是你救命恩人！”

受尽凌辱

自从姗姗出院后，父母从未给过她一元零用钱。

幸而，她平时存下一点零用钱，每天上下课的公共汽车费、午餐……都靠那些存款。

以前不用她开口，爸爸每星期会主动给她零用钱，母亲每月起码一次。

那时候手头松动，反而没有用钱机会：上下课由曾如开车接送，午餐曾如又跟着上，想什么曾如送什么。买参考书之类的事，通常都由曾如办理，她问都不用问，要风得风。

她只是偶然拿些钱去支持明湘，比如她那天赶时间下课又没有足够的士费，姗姗会塞给她几十元。

常买东西送明湘，都是曾如付钱。

她的存款终于用光，教授又要他们买一本参考书。到书局一问，要六百多元。

医科的参考书向来不便宜，图文并茂，一大本，纸质又好。

她逼于无奈，五年来，第一次开口向母亲要钱。

“妈妈，请您给我一千元。”“一千元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”“每天的车费、午餐费，我还要买本参考书。”“参考书不用买了，根本用不着。”“是系主任叫我们买的，很重要。”“你下一个月不用上课了！”“什么？”她真怀疑自己的耳朵，大概是听错了吧？母亲皱皱眉：“本来，我早就想跟你说，就是没适当机会开口。你爸爸不再供你念大学了。”“我不明白，我考进大学，爸爸不知道有多高兴，还替我开庆祝会，又到处告诉别人他有一个医生女儿。”“你爸爸也有苦衷，最近生意不好做，曾家翻脸后，又没有了靠山，到美国发展的心愿落空了。你爸爸受了很大的打击。”母亲向她婉转说：“他公司一位秘书，在这个时期居然要你爸爸加人工，你爸爸想辞掉她，她的工作由你补上。”“医科学生去做商行秘书？妈妈，有没有更滑稽的？”姗姗真是气愤：“我辛辛苦苦才入了医科，明湘也只能入生物系，想念医科还要去加拿大。我一向成绩好又勤力，我犯了什么错？”“我知道你很好学，唉！都因为家庭环境不好。很多人因为家庭不好不能念大学。”“家庭环境不好便要停学，那么，乐乐、莉莉呢？”“他们不同，他们刚升上中学，九年免费教育，根本不用交学费。念医科学费贵，书本费又多，你爸爸负担不起！”“爸爸真的那么穷？奇怪，他还用两部平治，家里有佣人又有司机，这还能算穷？”“这……姗姗，你爸爸是一家之主，一整个家都由他供养。要你停学是他的主意，你向我发脾气也没有用。”“是的，我明白！”姗姗就不相信她爸爸会在乎她念书的一点儿钱。虽然，他是失去一个大靠山，但这五年他也赚了不少钱，姗姗都知道。

余先生常有应酬，最近姗姗做完功课，一早便回房睡觉。由于赶搭公共巴士，早上也看不到睡梦中的余先生；所以，这些日子，父女俩未真正下来谈过话。

她坐在客厅等余先生回来，等到天亮也等。

为了前途、为了心愿，她一定要争取，绝对不会妥协。

余先生深夜回来，看见客厅亮着灯，姗姗坐在那儿。

“亮着灯想心事？真浪费。今非昔比，大家省一点。”“爸爸，我是等你回来的。”“有事吗？”他坐下来，吸烟。

姗姗连忙给他倒杯茶。

“妈妈叫我不要上学，说是爸爸的主意，我希望这是妈妈开玩笑。”“她

现在才告诉你？真是。”余先生埋怨：“我要你到我公司做事。”“是真的？爸爸，当初是你鼓励我报考大学、入医学院，现在突然退学，你不觉得太可惜吗？”“当然可惜。怪谁？怪你自己，你命不好！”余先生指住她：“我介绍曾如给你认识，我们家小康罢了，凭什么配曾家？就是因为你有几分姿色，玉洁冰清，所以迷倒曾如，曾家也不计较是否门当户对，还在生意上极力支持我。这本来对大家都好，你有个好归宿、我有个大靠山。想穷，不容易。你偏偏给人强奸，已成破甑，曾家不能容你，你被曾如抛弃，而我，也失了靠山。”“爸爸，你怎可以这样说？”姗姗叫起来：“那是我自愿吗？我本身是受害人，你还侮辱我？”“是你自己侮辱了自己，你不再是处女难道是我的错？曾家不要你，没关系，还有其他的名门公子。可是你被污辱的臭名被曾家传出去，有名望的家庭不会要一个被罪犯玩过的女人……”“下流！”姗姗截住他：“你做父亲的竟说这种下流话。呸！我才不希罕嫁人豪门，我更不希罕男人。”“你不希我希罕。经济不景，生意没得做，以后谁来做我靠山？我从何处着手赚钱？”“那是你的事，我不懂生意，我只要读书！”“家里环境不好，你不单只能不能再上学，还要出外赚钱养家。你已超过十八岁，就算我是你爸爸也可以不养你！”“家里环境不见得不好，你出入汽车，早几天还给乐乐买套电脑，为莉莉换新钢琴，样样都是过万元。”“那是我的事，我的钱。”余先生昂头吐了一口烟圈。

“但你是我的爸爸，不能因为你的收入比以前少一点儿就要我退学。除非我做了错事，除非我无心向学，但我成绩很好！”姗姗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用这种不敬的态度对待父亲：“你做父亲有责任照顾子女的。”“你没有错？你错得太厉害，你失去未婚夫，二十岁不到便被人抛弃，还是个残花败柳。那是你的事，你别想发脾气，我还未跟你算账呢！你令我失去靠山，好梦成空，是谁令我不能到美国享福？嘿！负责？对！我对子女负责，但你是我女儿吗？除了你跟我姓余，我和你半点关系都拉不上。”余先生一拍胸口，吼叫：“我有钱，我偏不供你读大学，你能拿我怎样？我对你有什么责任？哼！”“啊！现在我明白了！”姗姗点着头，心头像被刺一刀：“原来你对我好，疼我、关心我，扮演一个慈父角色，无非利用我发达，利用曾家达到你的目的和梦想！”“话可不能这样说，最初你妈妈嫁我时，你还很小，我没想过，你会为我带来好处，你小时候也不好看。”余先生不屑的，“自从你十五岁，我无意中让你和曾如相识，曾如本来有个表妹，他竟然喜欢你，这证明你有吸引力，有本领，竟把他的表妹击败。过两年你终于和曾如订婚了，刚巧商场不景，曾老爷看在亲家份上，转了不少订单给我。

又让我在他的机构上占红股，更答应帮我把生意扩展到美国……好处实在太多，金钱四方八面而来……我这人有恩报恩，你令我有那么多好处，我当然像对公主一样待你。你要什么便给什么，反正用的都是曾家钱。我鼓励你念医科，女医生下嫁豪门公子，你多威多有面子，我也沾光呀！如今你堕落了，不清不白，就算你是个女医生，也没有名门公子肯要你了，你还念什么医科？”“你……我今天总算看到你的真面目，卑鄙、下流、无耻……利用我发财。”姗姗握紧双拳：“你们男人，曾老鬼、曾如、你……全都该死，你们该死。”“要不要听听曾如的近况？”“呸！”“曾如已经去了美国，她的表妹也去了美国，你别再思念曾如了，单思也无望。他下个月和表妹结婚，曾家俩老到美国主持婚礼。你以后别想曾如有一天回心转意，你已经没有吸引力，无用了！”“曾如，”姗姗咬紧牙关对自己说：“看你怎样死法？”“喂！

我的损失你要负责任，你也享乐了近二十年，应该赚钱养家。限你下个月一号到我公司上班，月薪三千元，我扣起二千，算是这些年我养你的，这些日子你欠我的！”“你作梦！”珊珊死盯他。

“你别想向你妈妈打主意，我不会让她再给你一分钱，想用钱自己去赚！”余先生站起来，喷她一下：“还想恶？臭婊子，哼！”珊珊用拳头捶桌子，余先生已回房睡大觉。

珊珊把客厅的东西全扔到地上。

余先生睡眼惺松的摸出来，余太太跟在后面，一脸恐慌。

“啊！是你这死丫头，你发脾气为什么不去找你亲爹，你来我家放什么泼？下流胚，你有种的就别吃我的、别住我的、别用我的；还有，你欠我的都要还我，地上破东西我会算在账上。”“都还你，欠猪欠狗不欠你。”“好啊！你别嚷嚷威风，丢你亲爹的脸，看你怎样还……”“回去睡觉吧，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”余太太好言劝盛怒的丈夫。

“小孩子？好早就已经是烂女人，若不！曾如为什么不要她？”“快天亮了！回去睡吧……”余太太左求又讲的，把丈夫拉回房间去。

珊珊倒在地上，眼睛全都迷朦了，但她咽了一下，把眼泪全吞了回去。

这地方不能再留了。

破了的東西都要赔，否则连她去世的爸爸都没有面子。

她靠在墙壁上，瞪住一双又痛又干的眼。

她听到墙上的钟声：嘀嗒，嘀嗒。

突然有人踢她一脚。

那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弟——乐乐。

“喂！昨晚那么吵，砰砰嘭嘭……是不是贼劫？”珊珊摇一下头。

“为什么客厅的东西全破了？哎唷！不得了！古董架的古董全都破了，爸爸知道一定气死。损失惨重，谁干的？喂？”乐乐又过来踏她：“谁干的？”“我。”珊珊的嗓子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，你真大胆！好啊！爸爸醒来，你一定会没命！”“哎！哥哥！”莉莉在那边叫：“张叔叔送给我的花蓝也砸碎了。哎！”“那是法国货，她砸的，叫她赔！”“你赔。”莉莉冲过来，又打又推又哭又叫：“你赔，你去法国买。”

“别烦了，”珊珊给她弄得想吐：“我赔！”“她骗你的！”乐乐的眼睛十分狡黠：“她没钱赔！”“曾大哥有钱呀，她不赔我向曾大哥拿。”“曾大哥，你这笨蛋！”乐乐作势打她妹子：“曾大哥已经不要她，人都跑了啦！”“曾大哥为什么不要她？”“她是坏女人，你没听爸爸说？”“啊！你骗我！”莉莉又来揪来扯：“你赔我……”“走开！真烦！”珊珊忍不住推开她，撑着站了起来。

“你打我？你这坏女人打我？”莉莉坐在地上撒野大哭。

“小杂种！”珊珊向内走！

“你才是杂种，你又不是我们爸爸的女儿，是妈妈在外面带回来的。莉莉，起来，别哭，我叫爸爸赶她走……”珊珊拖住脚步回房间，若在平时，她会向父亲投诉，那小子必会吃一记耳光；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说，说了也是自招其辱……罢了。”下午，有人敲门，也懒得应……房是人家的，门也是人家的。

门推开，一会儿，母亲捧了个托盘进来，上面有饭有菜。

“为什么不睡一会儿，眼睛像熊猫似的，多难看。”珊珊翻起眼没看她。

“你一定在怪我，昨晚你和爸爸吵架，我为什么不来帮你。你爸爸的性

格你不了解，如果我护住你，他会更生气，我都为你好。”姗姗看看母亲，她明白。

“你爸爸是太过份，竟然说那么难听的话，别是他喝了酒疯了。孩子，你也有不对，你还有一个星期便可以嫁入曾家享福，叫你不要上学，你偏不肯听，留在家内，怎会出事？”她记得母亲劝过她，本来她也想退学休息，但系主任要做个实验，需要她帮手。系主任一向视她如女儿，况且实验星期三便做好了。她要决定星期四不再上学的，谁知道……因为她出了事，系主任年纪大，心脏病发，病到现在。

“你也不应该走那条小径，好女孩不走暗路，走大门，便没事了！”也是一念之差，因为那时，怕曾如等急，原来想赶快一点儿讨好曾如，结果自己终身抱憾！曾如也走了。

一切都是命吧！

下午明湘来看她，因为姗姗今天没有上学。

姗姗憔悴的样子，明湘从未见过，曾如跑了，她也不会这样颓丧，把明湘吓了一跳。

姗姗把一切告诉她。

“你后父竟然是这种人，不是亲眼看到，外人怎会相信？他一向像个慈父，又装得那么疼你。”“嘿！日久知人心，他心毒！”“你真的不上学，去做秘书？”“放屁！书我要念；但是，这儿我再也住不下去了。”“不怕，到我家住，我家有许多房子，由你喜欢由你挑。”“我凭什么搬进沙家，非亲非故又没名堂，还不是惹你大嫂笑话。”姗姗黯然摇头：“她那天怎样骂我？搬进去还不是应了她的诅咒！”“她说过的话，你还记得。”“记得！她诬蔑我们搞同性恋，又不相信我是富家女，更不可能嫁阔少爷，只能做老头的情妇。她鄙视我，我还要寄居沙家？怎可以！”“你功课好，可以申请奖学金！”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念书是不成问题；可是，住的、吃的、用的，每月还我后父二千，还要赔他客厅的古董……去哪儿找那么多钱？”“这种坏人，你根本不用理他，他又不是没饭吃！”“非理不可。我不会原谅他，因此我不会接受他的恩惠，也不要负欠他。”姗姗的仇恨，一层层的加深：“否则连我死去的爸爸都没面子。”“唏！我有好办法。”明湘拍一下手：“我爸爸一向对你有好感；而且，他一直说欠了你一次心意，我爸爸知道你的处境，一定非常同情你。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你，你的学费、衣、住什么都可以解决了！”“你爸爸像供养女儿一样的供养我，有什么条件？”“当然是无条件帮助！”“那你爸爸是我的恩人，我欠他人情债，你对我种种好处我要报答，恩人的恩也要报答，那我岂非一生一世都要报恩！”姗姗用力一摇头：“不！我坚决拒绝，心领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医学院的功课很繁重，你聪明，又念一年级，当然轻松；二年级就不同了，你除了上学，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做工赚钱，半工读绝不容易。”“只要有人类自尊，就算辛苦一点又算什么？明天我先去找工作。”“你准备做什么工作？”“白天要上学，晚上去诊所做夜班护士、替中小學生补习，尽量找，多找几份！”姗姗叹气：“其他可以拖一下，但那本参考书是非买不可！”“明天你上不上学？”“上学，留在家里更闷更烦更讨厌，今天我只是太累。”姗姗拍一下明湘的肩膊：“谢谢你来看我！把心里的不平说了出来，人轻松了。你爸爸好吗？”“他很好，很努力，我每天送了他上班，我便上学，下了课便去接他。晚上我温习，他看文件，很多事情和工作，都要重新整顿。”“你的两个宝贝哥哥，二哥不是真的去了多明尼加吧？”“那还

有假的？爸爸的命令，没有人敢不遵从，连大嫂也害怕，要不，大嫂也不会叫特护给爸爸吃那种药。那天二哥上机前还问送机的朋友，多明尼加是不是真有美女？哈！笑死我。大哥呢！每天下班都诉苦，他说经过冻肉部就作呕。哈！哈！够他受。”“你大哥和二哥原本的工作谁替代？”“爸爸！其实，大哥和二哥还不是依赖手下。不过爸爸行动不便，要重张旗鼓当然有许多不便之处；所以他把一些办事能力强的旧职员调回到身边。”她说。

“你不是提过你大嫂是经济系学生？未出嫁前还在娘家公司当副总经理。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为什么不让她分担点工作？”“我说过大嫂只会做三件事，第一看紧丈夫绝不能让他接近别的女人！”“唏！你的大哥很有男性魅力吗？”“不单只我大哥，其实，我三个哥哥长得都很好看。一个比一个好，最小的最好。

他们都像我爸爸，爸爸年轻的时候真是貌胜潘安，风度翩翩。要不，四十岁的爸爸能娶到我二十岁的妈妈，我妈妈长得也很漂亮呀！”“我相信。看你不就知道了。刚才你说三个哥哥？但你只有一个大哥，一个二哥，我从未听你提过另一个。”“我还有个三哥！”“他对你怎样？同母所生？一定很凶，对你又骂又打。”“他在说不定也会欺负我，兄弟情深。由于他比大哥小十五岁，他们母亲去世时他只有两三岁；所以大哥二哥都很疼三哥。我妈妈想抱一下三哥，他们都联手打妈妈。大哥比我妈妈还大几个月，二哥只比妈妈小五岁。”“后来你三哥呢？完了？”“不、不，我出生不很久，他们的外婆就把三哥接去加拿大，一住十年，现在正在念硕士。”“他后来没有回来？”“没有！不过大哥大嫂和二哥每年都去加拿大，爸爸未出事时也去，出事时也和三哥在一起。”“嘿！沙家之宝？幸而他被接走，否则你受苦更多。将来到加拿大千万别碰头，否则逃得了这，又逃不了那。”“不会啦！他又不认识我，我也未必认识到他，温哥华那么大，哗！时候不早，我要去接爸爸下班了！”下课时，明湘交给她一包东西：“回家看！”姗姗急不及待，在巴士上便把包纸撕开。一看，呆住了。

原来是那六百多元的参考书。

姗姗把书捧在胸前，明湘待她实在太好了。她红着鼻子回家，后父竟在客厅里。

“喂！你明天跟我一起上班。”姗姗不理他。

“公司的秘书真的要走了。”母亲柔声说：“你爸爸等人用。”“我的爸爸已经去世了！”“你够反骨，我养了你十几年，供书教学，我不配做你的爸爸？你敢不听我的话？还有，你把我一客厅的东西摔破，那要多么钱？”“你就算算多少钱，我每个月分期还你！”姗姗几乎天天听他说这些话，烦死她，她受不住。

“还？你拿什么还？卖身？一年还我三千，最少也要还二十年。”“好！”姗姗一口回复：“我每月还你三千，以后不准你再骚扰我！”“你？死丫头……”姗姗跑回房间锁上门。

但，她气平下来，一想：“每月往哪儿找三千元还给后父？”她努力找工作，可充分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去替孩子补习；但要补习的孩子极少在这个时候换补习老师。压低价钱吧，每份补习费四、五百，时间花去了，钱又不管用。

如今不少挂牌医生移民，私家诊所护士几乎求过于供，找工作实在不容易。

白天找工作还可以，但她要上课。

除非停学做事赚钱，然而她实在舍不得学业。

她静静地听，父母又出外应酬了。

她走出房间，想到厨房倒杯热茶。

走廊上，突然闪出两个人。

“还我花篮！”莉莉幽灵似的。

“喂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”乐乐态度十分惹人讨厌：“爸爸说你不是我们的姐姐，你不是这儿的人，你还不走，偷偷摸摸，干什么？”“走开！”姗姗连热茶也不想喝，转身逃回房间。

她看明湘送的参考书，看得津津有味，直至佣人来叫她吃饭。

她又饿又渴，坐下来便吃饭。

她用筷子挟菜，乐乐用筷子拍开她的筷子：“不准吃！”“你干什么？”这小子真讨人厌。

“爸爸说你应该做事赚钱养家，你懒，不肯工作，又没钱拿回家，不准吃饭。”乐乐把菜都拉到他和莉莉面前。

“这些话是你爸爸说的？”“我们爸爸对我们妈妈说的，爸爸骂你光享受不工作，坏女人！”“好！”姗姗不再挟菜，低头吃白饭。

“不要脸，不要脸！吃白饭。”莉莉笑着把大块中式牛柳塞进嘴里。

“不是吃白饭，是白吃！”乐乐十四岁不足，但心肠已坏透。

这地方是不能久留了。唉！白饭像沙粒一样，不吃又怎样？她今天才发觉，她无亲无故，连个母亲也改嫁，是个如假包换的孤儿。

她恨，她恨，恨曾老头、恨曾如、恨后父、恨乐乐、恨……所有的男人，是那些男人令她今天如此痛苦。啊！还有那强奸她的色魔，是他，他令她生不如死！

男人，我恨你，恨你们，我要向你们报仇。报仇、报仇……姗姗边吃白饭边想着这两个字。

姗姗睡着也想这两个字……报仇。

第二天回家，发觉连卧室的电话也没有了，那是曾如给她装的。

母亲说：“你爸爸生意不好，省点钱，到客厅打电话也方便。”“该把它拆掉，我付不起电话费。”吃饭时，母亲好心好意地问：“为什么不吃菜，只吃白饭？”“妈，我减肥！”后父阴阴地笑，很得意！

姗姗发觉明湘今天心事重重。

“明湘，为什么好像不大开心？担心你爸爸？他好吗？”“还好，爸爸说你的提意好，大嫂由前天起，已经回总公司做公关部经理。”“由女人做公关最好，而且你大嫂牙尖嘴利，又会作状、演戏，是个多面人，她在这方面一定有贡献。”“我可以减少和她相对，才是件好事。”“怎么？你大嫂还敢欺负你？”“明目张胆是不会了，爸爸又不再昏昏欲睡，她打人、骂人，爸爸怎会不知道。不过爸爸也不是分分钟在我身边，她冷言冷语，骂骂打打是有的，大哥、二哥这次出了事，她把责任全往我身上推，我看得出她很仇恨我。”明湘摇一下头：“过去他们打我、骂我、拳脚交加，十几年了，这几年间我无论如何忘不了。”“你就为了这个不开心？”“不想提他们。唉！谢夫的出国手续全办好，谢夫的父母迫谢夫出国。这儿有过骚动，他妈妈吓得要死，谢夫不想父母太担心，便来求我。”“那你就起行吧！加拿大你迟早总是要去的，又何必令谢夫难做！”“我走了，谁照顾爸爸？”“佣人还没有请好？”“有

钱没可能请不好，几个旧佣人回来，又再多请十几个。爸爸怕大嫂再建立自己的小王国，每个新佣人、司机甚至护卫员全部由我挑选。现在的佣人，可以说全部是我的人，我早就不用走后门。我的人是有，但爸爸经过上一次，在家里除我，对谁都不信任，怎么办？”“建立信心，是不容易的。”“所以我才烦，谢夫苦苦相求，去加拿大留学完成母亲遗志也是我必须办到的。”明湘长叹一口气：“除非有人代替我，否则我不放心走。”“你爸爸只有你一个女儿，谁能代替？”连珊珊也感到头痛。

“我想出高薪，另请一个人，整天陪着我爸爸。这个人要爸爸信任；也要我信任。”“这就难了，你爸爸那一关难过，你除了父亲和谢夫，根本没有信过一个人！”“怎么没有？我很信任你！”“我？我不行，况且，我还要继续上学。”“哎唷！我怎么想不到起你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绝对放心把爸爸交给你。你聪明，你可以对付大嫂。上次你也敢去见她；以后也不会害怕和她同一屋而居。”“不！我说过不能到你家。”“白吃白住，怕大嫂看不起你；但是你去工作，付出劳动力不该拿酬劳？况且屋子是爸爸的。”“我还要上学呢？”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你三十岁念书，还不算迟。这儿打不进去，到外国，外国念书不限年龄；而且，你现在的情况、环境，怎能再读书？你不是说，晚晚没得睡，上课打瞌睡？真是费时失事！”“那两个小鬼晚晚气得我鼓住一肚子乌气，做梦也看见他们踢我。”“你天天吃白饭，营养不良，连跑过操场接球，半路便气喘脚软，再下去，你总有一天会晕倒。”“我是肉食兽，不吃肉人就不行。”“最重要的，是还你后父的钱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亲爸爸的尊严！”珊珊情不自禁地点头。

“答应了？”“不！但我真想马上赚钱还他，我在家里的地位比佣人、司机还低，那怎可以？况且我仍然想念书，你爸爸也未必信任我。重赏之下有勇夫。明湘，你还是赶快自己去找！”明湘知道不能勉强她。

珊珊的生活越来越困难，曾如给她的项链也卖掉了。

“站着！”这天后父把珊珊叫住：“快把曾家送给你的东西全部交出来。”“他们退婚时，不是都要了吗？是你自己拿去还给他们的。”“我是说那些零星礼物，我不想占曾如家半点便宜，你不要脸，我要脸！”“好，我马上拿出来！”珊珊性子猛，自尊心强，她性格逐渐改变。以前的温柔、纯良换作今天的仇恨与倔强。她不但把曾家、曾如送的小礼物翻出来；甚至连后父、母亲的送的礼物也全塞给后父。

“银行存款呢？你的钱不是曾家就是我家的。”“都用光了，怎样？”“下流货！”珊珊握一握拳头，咬一咬牙，突然她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这念头久久不灭。

“你欠我那么多，看你用什么还？你不依靠我会赚钱？九十岁老婆婆生个白胖儿子。”珊珊的念头扩张，逐渐扩张。晚上闭上眼睛，就想着：男人真善变、真虚伪、真卑鄙、真狠毒。

吃午餐时，明湘敲着叉子：“他竟然胆敢到我爸爸的写字楼。”“你在说什么？”“谢夫！”明湘扁扁嘴：“求爸爸守诺言让我去加拿大。”“沙伯伯怎样？”“爸爸最重诺言；而且听到我为他不肯去加拿大，他才急呢，一天烦我十几次要我马上起程。”“你找到人没有？”“找到，爸爸都不满意，最近怕我不肯去加拿大，又说可以随便找一个。其实，所提议的人，除了你，他个个摇头。”“你到底要一个怎样的人？”珊珊本人心情也极坏，今天派了试卷，第一次不及格。

又因为她上课精神不集中，系主任第一次教训她。唉！退步了！

“琐碎又复杂，每天送我爸爸上班，替爸爸做这做那，送他去各分行分公司巡视，提点有用的建议，送爸爸去开会，她要在一旁，怕爸爸有什么遗漏……”“那不是特级女秘书？”“对呀！回家侍候爸爸更衣、上床、吃药、打针的事情由她料理，照顾爸爸的健康。”“特护。”“唔，家里的事，也要打点、决定，不能令爸爸为家务事大担心。”“管家！”“高级管家；但不用做任何家务或差使，只须要向下人施令。”“一身兼几职！”“全职，内外兼备，等于爸爸一只左手，责任重大；所以才会有月薪八千元，供食、住。”“倒是很优厚，我们尽力去找这个人，我帮你。”姗姗回家，打开房门一看，哗，像个垃圾堆。

她的讲义散满了一地，她刚开了笔记簿，差不多所有笔记都在旧本子，那本日记支离破碎，实验报告是很重要的，那大文件夹子坏了，许多报告都没有了，明湘送她的参考书少了几页珍贵的图片。

她叫着冲出去：“梅姐！”“什么事？”佣人在厨房跑出来。

“你把我的房间弄成什么样子？”“什么样子呀？”“你收拾房间的，不知道？”“先生说，收拾小姐房间的事不用我做，我几个星期没进你房间。”“不是你，是谁？我的房间被人捣乱，我失去很多东西，用钱买不到的。”佣人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午饭后二官和三姑娘在里面玩了一会儿！”“吓，两个小鬼？”姗姗跑出去，推开乐乐和莉莉的房门，两兄妹看见姗姗便掩嘴笑。

“你们为什么把我的讲义、笔记、书本……撕破？我撕破你们的功课簿行不行？嘿！”“反正你不用上学，那些东西对你没有用，拿几张玩玩那么凶，小气鬼。”“谁说我不上学！哪一只乌鸦嘴说的？你们两个小鬼！”“爸爸说的，你骂他，啊！你去骂他！”“什么？你们竟把我参考书的图片拿来折船，折灯笼？你快叫你爸爸赔我参考书。”“爸爸说，像你这样下贱的人，根本不配做医生……”“不配？”珊珊眼睛冒火，扑向乐乐，骑在他身上猛打，莉莉过来又挥她一拳，直至她倦了才爬起来。

回到房间，收拾东西。可是，破的破，散的散，根本无法整理，她索性坐在地上喘气。

什么都没有了，不用上学了。不久便大考，拿什么去温习？房间暗下来，她去开灯，突然房门啪的一声被撞开，十几个巴掌打得姗姗眼前冒星星。

“你这野种，竟敢打我的子女！”姗姗打了几个退步，靠在墙上。

“你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你还是人？”后父说着又拳打脚踢。

“别生气了！”余太太去拉他：“气坏自己！”“她心毒，把乐乐打成这样子，我杀死她！”余太太拼命抱住他。

姗姗定一定神，捧住脸：“是你的儿子和女儿先来撕毁我的书本，是他们先犯我！”“你是个下贱、肮脏、自私的婊子，贪慕虚荣一心想做医生。欠债不还！贱种！”“你才下贱。”姗姗擦一下唇边的血：“利用我赚钱，你对得住我妈？”“什么？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“当初你娶我妈，是看中我长大了，可以为你拉男人赚钱。贱男人、王八蛋……”“我非打死你不可！”后父一掌打开妻子，扑向姗姗，姗姗闪身冲了出去，后父嘶声大吼：“贱货，你没钱便不准你踏入家门半步，你滚，没人留你！”“姗姗，回来……”母亲凄惨的哭声。

姗姗拼命走出去，直冲，半步不停留。

她跑了很多路，直至倒下来。她在人家檐下坐到天光。

她走路回学校，坐在校园草地上等明湘回来。

有足够的时间让她思考，她想得很多，想得很远，一夜之间，她整个人改变了。她像洗过脑，换过心。

声音越来越多，学生上课了。

“明湘！”她叫住经过的她。

“噢！你怎会坐在这儿？”姗姗站起来，笑笑：“今天早上不上课，陪我聊聊，行不行？”“我无所谓，但你半天不上学，损失很多。不怕吗？”姗姗摇摇头：“我们去上次的公园，今天暖和多了！”“走吧！谈谈也好，出国的事令我烦。姗姗，你面色好差。”“昨晚和两个小鬼打架，开通宵温书。就快大考了，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眼里，脑很乱。”“怎会这样？你一向温书又快又记得牢。”“正如你所说，我现在的情况、环境，怎能安心读书？”“你不是读不下去吧？”“我尽力，一直在努力，没有用，我又再一次不及格。现在连系主任都不喜欢我，我怕回学校，怕见系主任。唉！看样子我做不成医生。”“你既然对念书已经没有兴趣，你来帮我，我把爸爸交给你，我便安心出国念书！”“我不行！我不懂商业，对做生意毫无认识，我不能当秘书！”“做爸爸的私人秘书，不必要商科毕业，爸爸不是请你帮助他做生意。”明湘握住她的手求她：“其实，你是最理想的人选，你念了一年医科，有医学常识，你一定会把我爸爸的身体调理得很好的。至于高级管家，你一向待人处事，都很讨人喜欢；不像我，铁杆一样，你一定能够把沙家料理得很好。姗姗，求求你，帮我，成全我！”“这……”“谢夫、他父母、我爸爸和我，都会感激你，真的！你是我的恩人！”“傻猪，我救了你的命？”“哈！你学我，你学我！”明湘搔她，两个人笑作一团。

一会儿，姗姗很认真地说：“我是很想为你解决困难，好让你安心去加拿大和谢夫一起念书！但我担心沙伯伯未必真的喜欢我，信任我！”“是真的，爸爸好渴望你代我在他身边，他只信任你。”“话是你说的，沙伯伯可没有对我说过，我不相信！”“那还不简单，今晚你来我家吃饭，你当面问他！”“在未答应到你家工作之前，我是不会进入沙家的。”“我明白，因为我大嫂！”明湘想一下：“下午我带我爸爸出来吃午餐，你们先见见面！”“也好！不过，我对秘书的名衔不满意，我不喜欢做男人的秘书！”“你的工作也不只秘书那么简单。”明湘把父亲接去 CD 俱乐部，然后再去约定地点接姗姗。

非会员或非会员亲属是不能单独进入俱乐部，除非在会员或家属陪同下，才能进俱乐部。

一直进法国餐厅，里面一片金黄，餐桌沿着落地玻璃，每张桌面都有一支精美名贵法国花瓶，瓶上一枝法国玫瑰：又大又艳。明湘伸手向右一指，“爸爸就在那里！”姗姗的视线沿着明湘的手指看过去，一个非常潇洒的男人，面对入口处而坐。姗姗越向前走，越看得清楚；她知道明湘的爸爸已经六十岁，但是，除了两鬓霜白之外，无论皮肤、五官、头发，上半身的身型……完全不像花甲老人。

“爸爸，”明湘走过去：“我把姗姗带来了！”“坐，坐吧！”他微笑着，尊严中一派慈祥。

“沙伯伯！”“沙皇，”明湘扮了个鬼脸：“人人叫我爸爸沙皇！”“啊！对不起！”姗姗连忙鞠躬：“沙皇陛下。”“这孩子，”沙瑞麒指住女儿，好气好笑：“余小姐，请坐，别听她疯！”“哈哈！”明湘因为困难解决，心情十分愉快，她边笑边把姗姗拉下来：“真的，不骗你，人人都叫我爸爸沙皇。不过

你是我好朋友，又情同姐妹，你不用多礼，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。”“叫爸爸就不能了。”姗姗笑笑。

“也能呀，你做我爸爸干女儿就行了。”沙明湘今天好俏皮：“是吗？老爸。”“我有这福气吗？”沙瑞麒怎会随便认个女儿，有钱人总是特别敏感，怕任何人对他的家财发生兴趣。

“是我没有福气，还是叫沙伯伯好。”平静地吃了一个法式午餐，没有谈公事，沙瑞麒倒很关心她的面色。

当然，饿了两顿，又一夜没睡，怎能不憔悴？不苍白？然后，到喝咖啡的时候，入了正题。

“我需要的，和你需要的，明湘已告诉我；而关于你的家庭、困难，明湘也有提起。

我不能说完全明白，但我起码了解。我对你，一方面，你是我的雇员；另一方面，你是我女儿的好朋友。啊！我应该感激你平时照顾明湘，在我昏庸时你给她温暖和快乐。因此，我会用两种不同的身份对待你，我绝对不会令你在工作上、生活上感到为难！”“谢谢沙伯伯。先父去世早，自小欠家教，还请沙伯伯多多包涵。”“年轻人俏皮活泼些是被许可的。”“可不能太放肆啊！”“明湘，”沙瑞麒责备女儿：“你今天才放肆呢！”明湘吐了吐舌头：“开心嘛！”“我每月给你的月薪是一万元整，太少还可以拿零用钱，你是明湘好朋友！”“太多了，”姗姗认真地说：“明湘讲好八千元。”“对陌生人和对你是不同的，你忘了你是双重身份？而且，工作琐碎复杂，时间又长，一万元好像把你买回去！”“爸爸，姗姗的职位是……”“总裁特别助理。”“这名衔好！”明湘握住姗姗的手：“比秘书高级，又不用担任什么部门，又不用懂经济。”“若给我一个部门打理，我才慌呢！我没有生意头脑，又不是外交人才。”“做个经理也不外如此，啊！”“总裁特别助理，职位比一个部门的经理还要高，经理有二、三十个，特别助理只有一个。当然又比不上副总经理。”沙瑞麒向女儿解释。

“我根本没资历也没学历，副总经理那会是我所能望的！”沙瑞麒一直微笑：“聪明过人，才智亦有，就是太年轻，慢慢来，兴趣很重要。

怎样？姗姗，你本人没意见吧？”“没有意见，沙伯伯，我感激还来不及，谢谢！”“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”“爸爸，姗姗的后父和弟妹都对她不好，我不希望她再留在家里。”“我比姗姗还急，第一，我需要个助手；第二，我答应了谢夫，姗姗早点来，你可以早一天去加拿大。”沙瑞麒说：“时间不限，越快越好！”“今天！”明湘提议。

“不知道姗姗是否赶得及？她要收拾东西，和余太太话别……”“我只要拿几件衣服，跟母亲说一声就行了，我不会拿后父家的东西。”

“很好，明湘，责任就交给你。我会给你一部车和一个司机，你接姗姗回家，让她选个房间。”

“爸爸，你呢？”

“今天我会请卢叔叔送我回家，你照顾姗姗就行了。”

“卢天贵叔叔是银行总行的总经理，很忠心的。”明湘说：“爸爸，我们先送你回银行……”

接受工作

姗姗和明湘坐在劳斯莱斯内，司机驾着车，司机位旁放着一只红色的旅行箱。

汽车停在一幢大房子的面前，姗姗在车内看不到整座房子的外貌，但感觉上，像个堡垒。

前面一扇钢门，原身的，没镀金没镀银，但却十分有气派。

“这就是幻羽喷泉，我的家。”明湘说：“若你在附近迷了路，不必说门牌地址，只要说：幻羽喷泉，人家会把你带回来。”“你家那么有名？外面的人也可以看到喷泉？”“不！这儿每间房子都有名字，松柏园、银屋、金辉台、仙苑……由于房子不太多，但都有特色而且华美，所以，你问我银屋在哪儿我一样知道。”明湘指点着说：“钢门旁边还有‘幻羽喷泉’四个大字，用绿云石砌成，你下车马上见到。”亚森已按了电脑按钮，钢门快要打开了。

姗姗看着钢门左右分开，厚厚的门，刀枪不入，像占士邦电影。

汽车驶进花园，一条很阔的车路，双行线的，两旁种了树，有花有果。

忽然眼睛都花了，一面是屋子；一面是喷泉，正有水喷出来呢！

“这就是幻羽喷泉吗？哇！好高好大，那五条喷水鱼，几乎由二楼伸出去都沾得到泉水。”“喷泉、花园等等的设备，我会逐一带你参观。现在趁我大哥大嫂还未下班之前，我先和你选了房间。”这是真话，姗姗绝对同意。这幻羽喷泉，有得她看，她会在这儿呆下去。

由车里出来，走上又阔又大的台阶，进了露天露台，再进围绕屋子的玻璃露台，里面是大客厅。

大客厅的豪华，姗姗见过，也无心再看，过了大客厅便是会客厅，会客厅的后面，有两条楼梯，分开左右，中间是楼梯平台。

“爸爸住二楼，方便他上下。只有我一个人陪他住二楼，四楼是大哥的，三楼当然留给三哥。”“不是由小至大，你大哥二哥住二楼吗？”姗姗还没到过会客厅，很好奇，那儿还有张长桌，明湘说是开会用的。

“爸爸喜欢三哥较为接近他。”“啊！你二哥呢？你二哥住哪？”“屋子那么大，有好几个部分，二哥爱自由，朋友多，他住偏厅上面的二楼。”“啊！原来如此，我一直以为曾家富有；其实，你们家才是真富有，屋子大得像城堡，看样子，最初一个星期我必会迷路，起码一次。”“所以，我最少留下来一个星期，直至你完全适应我才出国。”“明湘！”姗姗感激之情，尽在不言中。

“好了！轮到你的香闺。”“以前特护住哪儿，我便往哪儿。”“特护住饭厅后面的客房。”“好啊！九成客房也不错。”“只有浴室、洗手间和电话。”“我家连私人浴室也没有。明湘呀！我可不是沙皇之女！”“我告诉你，房间最美，设备最齐全的，是会客厅上的豪华套房，每层楼有四个房间，爸爸的意思，每层楼都足够一个家庭用。”“比如大哥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除了一个主人房，一个私人书房，还有两BB房。若连生三个儿子，便牺牲私人书房，反正楼下有大书房，小书房。爸爸是不是想得很周到？”“你呢？你的那层楼呢？”“女儿要嫁出去的，难道我把谢夫带回家养不成？不过，没关系，二哥楼上的三楼空着，图书馆楼上的二楼也空着，那些套房也不错。”“沙四公主，我到底住哪儿？四点了！你大嫂回来叫我住下人间，怎办？”“她敢？”明湘拖起她，跑上二楼：“这边尽头，是本小姐的香闺，中间这两间，都是爸爸

的，一间是他的睡房，一间是他的私人书房。另一个尽头，也是爸爸卧室之旁，空着一个豪华套房，就用作特别助理香闺，如何？”“不，不，我又不姓沙，又不嫁沙家人，我凭什么住这儿，你别唬我。”“你先别叫，进去看看如何？”明湘把大门推开，姗姗人仍在门外：“进去呀，总裁特别助理！”姗姗进去，里面是一个浅蓝的客厅，浅蓝长椅，浅蓝安乐椅，中间一个圆形不碎玻璃茶几，透明的；再进去，是化妆间连着服装间，化妆间倒是很男性化，连个漂亮化妆台也没有，一排贴墙柜，上面一排镜子，服装间有大衣壁柜。上衣壁橱、鞋柜、帽柜、盛内衣抽屉柜……服装间倒是应有尽有，衣服挂上去，鞋子放上去……便成。服装间后是粉蓝的浴室和洗手间，浴室大得像日本大众酒店的浴堂。

化妆间有个拱门，进去是卧室。床、床头柜、椅子，所有座地灯、壁灯、床上灯、窗幔……全部都是粉蓝色，外面有个露台，明湘开了落地玻璃门说：“到露台看看。”露台也很大，空空的，几乎可以放张大床做卧室。

到露台往下一望：“呀！喷泉，五条鱼的喷泉！”“所以呢，这部分的豪华套房，风水最好，面积最大，因为下面是大客厅和会客厅，平均每间套房最少有六百呎；而且也只有这四个房间对正喷泉。”“下面好像有个八字！”“对呀！幻羽喷泉是圆形的，泳池也是圆形的，它们十分接近，看起来，就是阿拉伯字8！”“设计好，意头好！”“风水又好，我爸爸是设计师，自己的家，当然要尽善尽美。”“沙伯伯真本领！”“还有很多令你赞叹的地方，我会一一带你去参观，先回来房间吧！”明湘由露台回来：“你对你的房间有什么不满？”“不满就没有；但是，我始终认为，我不应该住这间房子。我又不是沙家主人，我凭什么住最豪华的套房？”“理由只有两个：第一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去加拿大之后，你代替我关心爸爸；第二，你其中一项职务，是爸爸特护，住在爸爸卧室隔邻，方便随时照顾爸爸的身体，理由不充分吗？”“充分，四公主，那小的遵命就是了。”“你对新房间真的没有意见吗？”“很大。”“其他呢？”“明湘，知足常乐啊！”“好吧！我先带你去见沙家佣人。”她们走出去：“我会为你在房间装点电器，你要用人，一伸手就可以，这走廊就有部对讲机，可以和佣人居室通话。你等一下，我召集她们。”到楼下，出大厅，大厅有许多穿制服，或白衫黑裤的工人进来，然后主动排成三行。

明湘把她们逐一介绍给姗姗：“这位是老爷的特别助理！”“特别助理小姐！”大家一起齐呼。

“别嘛！”姗姗尴尬地笑：“就叫余小姐好了。”“那，以后大家叫余小姐。余小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们要对她好，尊重她，如同尊重我一样；对她忠心，如同忠心我一样。从今天起，她是你们的直接上司，明白了吗？”“明白了，四小姐，余小姐。”“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。”姗姗清了清喉咙：“我是四小姐的同学，从来没有工作经验；所以，我请大家能经常提点我、帮助我、支持我，谢谢！”佣人们相视互有喜色，觉得这新领导人很不错。

“你们可以回去工作，老爷快回来了，阿金，你留下来。”明湘把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佣叫住。

阿金很恭敬地走过来：“小姐！”“阿金现在是专责侍候我的；以后，就由阿金服侍你。”明湘说：“阿金，你要全心全意的对余小姐。”“我打工一向只对主人忠心，余小姐是我的主人，我一个心都向着她！”阿金问：“余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”“替余小姐把行李拿到她的房间。”阿金去办事，姗姗说：

“公主，我是来打工的，不是来享福的呀！”“阿金是我暂借给你，将来我嫁不出去回娘家养老，你要把阿金归还。”“明湘，我欠你的越来越多，卖了我，也不能还你万分之一，我好感动，但压力也很大。”珊珊挽着她的手。

“又说傻话，做朋友除了接受，也要付出，只不过到了我付出的时候。”

“明湘，我想明天早上才正式上班，可以不可以？”“当然可以，你先休息几天！”“明湘，我想先借点钱。”“好！我有。”“不是一千几百，要几千块，请你代我向沙伯伯预支薪金。”“你有困难吗？”“我没有困难，我没有秘密。我所做的一切全为了沙伯伯。”“谢谢，我回房间拿给你。”“下一个月扣薪金。”“不用扣薪金，我也不会对爸爸说。最近我手头很松动，爸爸给了我一笔可观的服装费，他要我多带点用品到加拿大。你花钱，告诉我就可以了！”

“怕沙伯伯看不起我？”“他不会看不起你，但我希望他把你看得更高，相信我！”“除了你，我还有人可以相信吗？”珊珊对明湘感激不尽。“我要出去，可能赶不及回来吃晚饭了，很多事要办。”“要我陪你吗？”“不！你留下来照顾沙伯伯。”“好！我给你一部车，一个司机，住这儿没车子好麻烦。回来前先给我电话，我在石阶等你，我不希望你未准备好之前，碰见我大嫂！”“真谢谢你，明湘！”明湘敲了敲门。门打开，明湘呆了呆。

珊珊的长发全盘在头上，梳辫子围住头，变成一个辫子髻，一副眼镜，唇上涂上淡淡的口红，身上一套米色毛织品格子套装裙，一双小高跟的啡色鹿皮鞋！

活泼、青春、美丽，变了成熟、高雅庄重。

“你……你这样打扮，好像二十五、六岁，你从未穿过这种老气套装，你喜欢穿膝上短裙子，你的腿长得美；还有，你到底近视、散光还是老花？”“发型和衣服，适合白领丽人；不过我认为穿旗袍更成熟，更好。不过旗袍要订造，迟些吧。我没有近视、散光，二十岁不到便老花，也不可能。这副眼镜，什么人都可以戴，平光的，只是充充门面罢了，纯装饰品。”“为什么要把一双美丽的眼睛藏起来？”“你想，沙伯伯举足轻重，身边却带个二十不到、面有稚气的特别助理，人家会怎样看他？我现在不是更能配合沙伯伯，更像个总裁特别助理？”“啊！怪不得你说一切为了爸爸。你想到真周到，难得你肯为爸爸扮老。你知道吗？你原来值一百分，现在只值七十，头发、眼镜……真要命，你真是为工作而牺牲。”“不！不是为工作，是为你。这不算牺牲，以后我还会为你做很多事。你等着瞧，我欠你的必还你。”珊珊吐一口气：“我想，该去接沙伯伯！”“阿巨应该为爸爸梳洗穿着好了！”“我不需要侍候沙伯伯更衣吗？”“女孩子多尴尬，以前那特护天天怨，我爸爸也不好受，都是大嫂没为爸爸设想。

这一次请新佣人，我索性替爸爸请个男人，侍候他上床下床……全部贴身工作！”“我第一次在 GD 看见你爸爸，真潇洒。走的时候，竟看见他坐在椅上，好意外，好惋惜。他未出事前，一定很有型。”“我早告诉你，爸爸行动不方便。”“但没说他要坐轮椅！”“蔡伯伯说他心里有病；但是，他两条腿好好的，他就是不肯下地走……我改天再告诉你！”明湘敲了敲门，便和珊珊进去。

沙瑞麒果然已穿着好了，坐在轮椅上，他看见珊珊的新面目，也很意外。

明湘把珊珊的心意告诉父亲。

“珊珊真聪明，老实说，昨天我也有点担心，如今顾虑全消。”沙皇十分

赞赏：“姗姗可算蕙质兰心，非常难得的人才。”“你看，爸爸很快变心，疼你多过疼我了。”明湘很开心：“今天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你紧跟在我身边。”明湘把沙皇推出房间，经过姗姗的卧室，那儿原来有一扇自动门的，出了自动门，那儿竟然有部电梯。

明湘把沙皇的轮椅推进电梯，姗姗一面跟进去，一面好奇地四面张望。

“坐电梯上下方便！”沙皇说。

“我爸爸设计的，这又是一个令你赞叹的地方，对吧？”“沙伯伯令人佩服敬仰！”“没用了，老了！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。”沙皇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其实是很高兴。

电梯门打开是偏厅，再过去是图书室、饭厅、书房，然后是餐厅。

大少爷和大少奶连忙站起来，他们看见姗姗很意外，容芳姿竟认不出姗姗，定看着她。

明湘把沙皇推进主人位去。

沙皇对儿媳说：“这位余姗姗小姐，是我的特别助理，姗姗坐吧！”“总裁特别助理！”明湘补充，她和姗姗都坐在沙皇的左右方。

“姗姗？”容芳姿坐下来，喃喃的。

“姗姗会住在我们家里，和我们一起生活，她就住在我隔壁套房。”今天吃西式早餐，沙皇边吃边说：“大嫂，你不用再为我找特护。姗姗念过一年医科，她会照料我的身体。”“老爷，以前的特护都住在餐厅后面的客房。”大少奶不以为然。

“姗姗不是来做特护的，我说过她是特别助理。因为她有医学常识所以便请她代为护理身体。”沙皇对大媳妇没有什么好感，当然因为上次特护的事，加上她为人霸气十足：“况且姗姗和明湘是好朋友，她又是我的世侄女，自然不能拿她当雇员看待。”“同学，啊！你就是上次来……”“是的，大少奶，我们已经见过了。”姗姗向她微笑点头：“打扰了！”“什么大少奶？叫大嫂，明湘叫什么你叫什么。”沙皇更正后问：“大嫂，你以前见过姗姗？”“爸爸，那一次就是大嫂、大哥、二哥他们合力……”容芳姿怕得要死，打小姑，剪小姑头发的事，可不能再提：“老爷，上一次余小姐来看四姑娘，我们见过了。”“是的，沙伯伯。”姗姗也紧接着说：“上次我到府上多蒙大……大嫂接待，玩得很开心！”容芳姿一放松，陪着笑嘻嘻：“应该的、应该的。我眼拙，几乎连余小姐都认不出来，唉！怕老花了。”明湘盯她一眼。

“既然认识，以后大家好好相处，象一家人一样。”“对呢，若有这样花儿般的妹妹才好。”容芳姿不愧公关人才，转风向，说甜话，一流。

“爸爸，你不吃了？”明湘站起来，推沙皇的轮椅：“姗姗，我们上班了！”

“余小姐还要上班？”容芳姿也站起来，老爷上班，她还敢坐着喝咖啡？“总裁特别助理啊，她工作面广，权力也不少。”明湘瞧容芳姿笑：“迟些你就明白了！”“送老爷！”大少奶弯着腰：“我和明正也上班了。”餐厅有后门，后门有个人造斜坡。

斜坡旁是停车场，停车场过去是普通客房。

明湘沿斜坡推沙皇到停车场，司机亚龙把沙皇抱进车厢，接起轮椅，放在驾驶座旁。

“姗姗，”沙皇说：“今天先带你认识总公司各部门。”“清沙伯伯多多指教……”“真看不出，”沙皇一走，大少奶便愤愤不平的骂：“死老鬼，死丫头，还有那个……”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大少爷——沙明正问太太。

“那个叫余姗姗的，刚才你没看见？多威风，贵人一样！”“对了，你以前认识她的吗？怎么没听你提过？”“没提过？早提啦！那天死丫头打我，你和明新剪掉她的头发，你忘了？”“记得，明湘手上的金表，她说是女同学送的。”“那个同学不就是余姗姗，她来找我，向我解释，哎，不说，不说了。”“她还说是明湘的同学，谁信？她年纪都不小了，一定年年留级。”明正想了想问：“最初你好象不认得她！”“谁认得她？上次她来，散着头发，又艳、又野。唔！她就像那个苏菲玛素，是个天生的美艳小骚货。”“骚？”明正不以为然：“我看她古板，老土又不够醒目，将来一定做老站婆。她样子不难看，美艳就谈不上。”“你不明白啦！”大少奶沉吟：“上次她说过她有个英俊富有的未婚夫，快要结婚了。不是要嫁人了吗？怎么又来了这儿，还住下来呢？阴谋，有阴谋，对，一定不会错。”“唔！她是明湘的同学，一伙的。”明正最听老婆的话了。

“就是那死丫头叫她来夺家产的呀！”大少奶恨得牙痒痒：“以为她走了我们机会来啦！谁知道她先塞个人进来，那死丫头真毒真阴险。”来谋家产？怎样谋？非亲非故又是外姓人，除非她嫁进来！”容芳姿问：“你倒聪明，她八九是想嫁进来了，嫁谁呢？”“我有家室，她当然不会嫁给我。唔！老二啦！”“你死妹子不知道老二和我们是一路？老二前辈子没见过女人吗？”“小弟？”明正叫起来：“她真会找人，若是她嫁了小弟，我们怎能下手对付她？好绝！”“你发神经！”大少奶拍他一个空耳光：“想向小弟动脑筋，她为什么不跟着明湘去加拿大？”“对！”明正赔笑：“我忘了小弟一直在外国。”“她若想向老二、小弟动脑筋，她就不会打扮得那么老气。老二喜欢小野猫型的女人，明湘知道。小弟才二十四岁，她看起来比小弟还大，她装老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”“我以前没有见过她，不知道她本来很年轻！”“哎唷！”大少奶突然叫起来：“九点了，迟到啦！老爷一定不会放过我，我还要找个借口去解释。喂！你还不赶快开车送我回公司。”上了车，大少奶又说：“她嫁老二有什么用，老鬼一向对你们两兄弟都不好，将来分身家也不会占很多；否则我们也不用想办法夺家产。小弟呢！他就不同，老爷一直说小弟像奶奶，又说从小失去母爱，他又不怎样紧张钱，老爷将来会分大份身家给小弟，嫁小弟是坐享其成。不过，她不能！况且，表小姐对小弟一往情深，将来一定亲上加亲。

说到钱，算来算去，还是老鬼最多，他手握大权不信骨肉。嫁给他，把沙家的家产全吞进肚里都不成问题。”“你说那姓余的，想嫁给爸爸？”明正一边开车一边说。

“八九不离十。她打扮得那么老气，衣饰又那么沉实，无非为了讨好老头子，把两个人年龄距离拉近些，容易为外人接受。”“爸爸六十岁的人，还讨老婆？不会了吧？”“不会？他不是挺风流的吗？在外面风花雪月，左拥右抱，气死了奶奶，还气死明湘的妈。”大少奶翘翘嘴：“人老心不老，把那女人安排在隔壁房间，图个什么？那姓余的又为了什么？”“不能让爸爸再结婚，多来个后母，将来我们连一亿元都分不到。”“不让他？那他要娶，你能把他怎样？”“叫人去劝劝爸爸，他年纪那么大，双腿又不好，那女人不会真的爱他，只不过要他的钱。”“劝他会听？哪家猫儿不吃腥？天天对着个比他少四十多岁的女孩子，这女孩子又艳又野又骚，能不动心？”“你老说她骚，我就觉得她很土！”“你懂什么？开车。”大少奶一咬牙：“认真对付她！”这天明湘对姗姗说：“怎样？很不习惯是不是？天天对着的，都是些生

意人！”“我后父，姓曾的都是生意人。”“累不累？”“还好！沙伯伯早睡早起，晚上的应酬都不用参加，晚饭改作午餐，我起码有自己的时间。”姗姗说：“我会照顾沙伯伯上班下班：总公司、公司、银行我都有概念，你不用在一旁协助。”“是真的吗？你来了才三天，其实我有很多事要办。”“当然啦，你下星期便出国了，所以我不想你浪费时间，去办好自己的事吧，放心把沙伯伯交给我好了。”“那太好了，其实我真的有很多事要办。明天我不陪你了……”沙皇的巨型大办公室正在装修，沙皇告诉姗姗，他的办公室内，有一个小型玻璃纤维办公室，是姗姗专用的。至于沙皇的几个秘书，都在室外的秘书房。

玻璃房是隔音的，沙皇要秘书做工作时，姗姗闲着；可以在房里写情信、打电话、做私人事。

姗姗不需要遵守办公室时间，因此她很自由。只要不离开沙皇同一工作大厦，到其他部门逛逛也可以；不过沙皇开会，或到另一间公司，约了人客吃饭，姗姗一定要陪同。

办公室没装修好，姗姗暂时没有办公桌，随便搬张书台来，沙皇要秘书为他写信给美国大厂家。

“姗姗，你暂时没事，”沙皇说：“到处看看，试试会不会迷路？”“我应该什么时候再回来？”“看样子曹小姐要工作到下班，我除了发信还要回信，你五点回来接我。”沙皇看看表：“一个半钟头，你可以去逛公司，附近就有不少大百货公司。”“我还是先看看会不会迷路，逛公司，还怕没有时间？”真的，每天都有秘书进来工作，有时一个完了又到另一个。沙皇企图把儿子失去的客户拉回来，每天写许许多多信，又回许许多多信，又签许许多多文件。

姗姗在总公司内走走，认清每一个部门，总希望能单独和每一个部门的主管、秘书，各方面多谈谈，对公司多了解，以后工作也方便。

起码，沙皇和她讨论某一个部门的事，她不会一无所知。

她进内探访，每一个部门的人都不敢怠慢她，聊起来，大家对她都有好感，时间就过得很快。

五点回总裁室。

“白金贸易公司的老板请我们吃晚饭。”沙皇说：“他保证我十点前一定可以回家。”“糟糕！”姗姗说：“我的旗袍还没有做好！”“你身上的浅蓝套装很大方。”沙皇说：“况且白老和我多年老友，我知道他请我吃饭，是想向银行贷款；否则，我也不会答应他的饭约。我久休复出，还没有和人吃过晚饭。”“现在就去吗？”“六点 HAPPY. HOUR 先叙旧聊聊，七时吃晚饭，九点前我一定要走的。药迟一点吃没关系吧？”“下次我把药带出来！”吃过饭，由于路远，回家时已经九点三十分了。

姗姗侍候沙皇吃药，本来他应该八时半吃药，姗姗工作完毕，送他回房间由阿巨侍候他洗澡、更衣、上床。

“由早忙到晚，很累了把？”沙皇吃过药说：“快回房休息！”“还早呢！等阿巨来。”“小女孩不能一天到晚陪着个老人，应该有自己的时间，比如看电影、和朋友喝顿茶。”“我和明湘天天见面还要出外喝茶？”“明湘走了你怎办？年轻人应该交几个朋友，比如男朋友啦！”“沙伯伯，我才上班四天，工作还没做好，找朋友，还交男朋友？”姗姗收拾床铺等阿巨来：“我这份工作，沙伯伯还没有点头称可，学习好最少一个月。现在，没什么要比做好

工作更重要！”沙皇微微笑，姗姗的话，他心里很受用，他喜欢有责任感的人。

阿巨匆匆赶来，姗姗才告辞。想去看明湘，走了两步，想想，他们回来明湘一直没声没气，八九还没有回来。

她也应该陪陪谢夫了。

她回身走，到自己房间，她愣住了。

她卧室换了样，怎会这样？全房原来铺了深蓝地毯，现在竟然铺上娇黄。

客厅多了个粉蓝冰箱，一副对讲机，长梳化旁一具粉蓝的挂墙电话。

走进去，化妆间完完全全换了样。

一具法工娇黄化妆柜，镜子边、柜边、抽屉边都镶了金。化妆镜下一层层：放香水的、放梳子、刷子的、放化妆品的，还有化妆灯和放大化妆镜：镜子一按，马上伸出几面玻璃，人的前后左右都看得到，十分有用方便。

至于化妆间与卧室的那扇拱门，也垂了落地的水蓝珠帘。

卧室方面，也大事革新。

蓝窗幔换了娇黄窗幔，还加上同色窗纱。

床头柜装了个娇黄色电话，一个水晶瓶插了株黄玫瑰。

柜上有一具小型电脑，这电脑可以做闭路电视，范围是花园、下人间、厨房、大厅、大客厅、偏厅、饭厅和餐厅，以及整座楼的走廊。

除了知道外面的情况和佣人工作情形，还可以跟下人间的佣人通话，吩咐他们做事。

真是用处多多，珊珊足足看了一小时，她这个高级管家，有了这副有影有声的电脑，办起事来特别顺利。

那大大的露台，放了一张小摇椅，一张茶色小几两张凳，傍晚在这儿喝饮品，看着幻羽喷泉的变化，实在是一种高级享受。

露台还有几盆花，阵阵花香，姗姗陶醉了。

怪不得明湘今天不肯陪她上班，姗姗还以为她去办私事；其实，明湘是要为姗姗办事，把房间弄得更完美。明湘有的，她都有。但是姗姗有副电脑，明湘就没有。

有什么人比明湘待她更好？姗姗先后被曾家俩老、曾如遗弃，后父迫害、弟妹顽劣、母亲懦弱，本来，她已经一无所有。

假如没有明湘，她早已倒下去了。

明湘实在待她太好，她心里好感动，她愿意为明湘做任何事。

放弃学业，到沙家来，她不再有一丝后悔。

姗姗本来想到明湘房间向她道谢，但是明湘对她，又岂是一个谢字可以抵销？星期日不用上班，姗姗送沙皇去医院接受例行的检查。

明湘在房间收拾东西。本来她也要陪父亲去检查，但沙皇一定要她留下来检点各物，因为后天下午她便要和谢夫去加拿大。

有人敲敲门便走进来，明湘回过头去一看，是容芳姿。明湘没理她，继续收拾东西。

“我以为把你送走了，从此天下太平。”容芳姿交抱双手在胸前。

“你进来胡诌什么？”“你自己心里明白。”“我没你那么聪明，也不会用药谋害家翁。”“你未来家翁没什么可以给你谋，他穷光蛋一名；不过，你谋家产倒是一流高手。”容芳姿靠在墙上：“自己还没有走，便先派个人进来，

想联手把沙家的财产谋光。难怪，你的谢夫实在太穷；不过，他若不是看在你爸爸富有，他也不会要你……”“喂！”明湘扔下衣服大喝一声：“我不准你提谢夫，你那张臭嘴。”“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想打我？你大哥在外面。还有你二哥，你害他在外孤独一人，他不会放过你。你这次去加拿大，再敢回来，他一定打死你！”“他不是我二哥，我没有哥哥，我也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，还有你和你丈夫对我的拳打脚踢。因为我身上留有伤痕，全是你们送的。你们一定会有报应，不得好死！”“你咒、你咒，一咒旺十年，我们不怕，也不怕那个余姗姗。她想勾诱老头子夺家产？做梦。”容芳姿面孔发青，一张干面像只公鸡。

“姗姗？”明湘瞪大眼：“你说姗姗什么？”“你不是派她来勾诱你爸爸，等你爸爸上钩，她嫁进来做沙太太，然后你们瓜分沙家的财产？你的谢夫就可以吃软饭享福？”“你……你这卑鄙、下流、肮脏的女人，真亏你想得出，真亏你说得出。”明湘哭着扑过去：“你侮辱我、侮辱姗姗、侮辱谢夫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杀死你！”容芳姿打开房门，沙明正一闪进来，他一面护着妻子一面说：“你，你妈和姓余的一样下贱，想用美人计对付爸爸，呸！”“你还骂我妈，我跟你拼了！”沙明正一掌把她推在地上，指住她恐吓：“明新和我们都知道你的限谋，等明新回来，我们会对付姓余的，要她爬着出沙家。沙家是我们三兄弟的，你这野种和那贱种还是赶快滚吧！”“你们三个死人！”明湘爬起来追出去边哭边嚷：“我沙明湘一生一世也不会饶恕你们，我诅咒你们，我要报复，我一定会报复……”沙明正夫妇这时已逃去无踪。

明湘跌跌撞撞的，回到房间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

“小姐，小姐，”阿金走进来，看见明湘的样子，一面给她递纸巾一面说：“大少奶突然买了一大包烧鸭腿子送到下人间请我们吃，大家都奇怪大少奶为什么突然对我们这样优待？我想起大屋只有大少爷、大少奶和小姐，老爷和余小姐出去了；于是我扔下鸭腿子跑回来，果然看见大少爷和大少奶急急忙忙开车出去。小姐，他们怎样对你，你为什么坐在地上？”“你给我倒杯热咖啡，我到床上靠一会儿……”姗姗把沙皇送进房间，她走出来，阿金已在房外等候她。

“余小姐，大少爷和大少奶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小姐哭得很厉害。”“大少奶？……”“你和老爷出门不很久，大少奶便把我们下人引到下人间去……”“现在小姐呢？”姗姗很焦急。

“哭倦了睡着！”姗姗轻开房门，轻步穿过客厅走向睡房，明湘果然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脸上隐约还有泪痕。

姗姗心里很难过，不忍吵醒她，她在明湘床前来回踱了两个圈，忽然她到外面，打开冰箱，倒了一杯冻梨汁：“明湘！”她过去轻轻拍拍她。

明湘惊觉地跳起来；“姗姗，你们回来了，我要去见爸爸！”明湘就要下床，姗姗按住她：“别忙！喝了冻梨汁醒一醒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吗？”明湘点点头，边喝边说，眼泪忍不住又流下来。

姗姗很用心地去听，她的眼神，已改变了几次……一时阴沉；一时愤恨；一时隐露凶光……好怕人的。

明湘可能说出一切舒服些，她大大地吐了一口气：“我去告诉爸爸！”

“明湘！”姗姗为她接过杯，又交给她一条纸巾：“我看，还是不要惊动沙伯伯，免得他为你心里难过。”“他们这样待我，我怎能忍！”“为什么不能忍？今天忍了他们，过去十九年忍了他们，甚至连沙伯母生前一共二十几年忍了

他们，将来十倍归还他们，到那时，他们才真的受不住呢！”“我现在就不甘心！”“你后天就要走了，让你爸爸知道今天发生的事，你走了他又不能给你补偿，你岂不是要他老人家负疚？”珊珊眼泪没流出来，但声音都哽了：“这天下间，只有我死去的爸和沙伯伯才是好人。”“就因为我要走，所以我要告诉爸爸，很容易看得出来，我一走，他们马上会对你采取行动。大哥说过，等二哥回来把你踢走。我先把这件事告诉爸爸，要爸爸保护着你，我才放心你留下来。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！”“明湘你不用为我担心，经历了那么多，难道我还不会保护自己？而且我曾被不同类型、身份的男人伤害过。对男人，我有一份戒心和战斗心。”珊珊说：“当初我答应来你家工作，我早就准备好和他们作战到底。若说他们不对付我，那才令人诧异。”“你怎能跟他们斗？大嫂霸道不饶人，大哥凶，二哥的拳头更厉害。双拳难敌六手，怎样斗？”“不一定要斗拳头的，我有比拳头更厉害的武器。”珊珊拉明湘起床：“看你眼肿的多难看？快去洗个脸，今晚谢夫来吃饭。”“真的不告诉爸爸吗？”“沙伯伯把他们教训一顿于事无补。”“你看来胸有成竹？”“是的！”珊珊笑得古怪，她咬咬下唇：“不打无把握的仗！”这一刹那，明湘感到珊珊和初相识时的她有点不同，她变了。

珊珊以前是很单纯、坦朗的！

明湘一低头，珊珊受了一次次的伤害，怎能不变？她更同情珊珊。

意气风发

沙皇在珊珊的陪同下，到机场送明湘和谢夫。

沙明正两夫妇也“依依不舍”的，跟在沙皇后面。

珊珊一夜没睡过，可是，她脸上仍挂着笑容。

“爸爸，有些话，我不想禁区前说。”明湘蹲在父亲脚下：“你要答应我两件事。”“你说！”沙皇一脸凄然。

“第一，我要你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希望你接受蔡伯伯的提议，去做物理治疗，你一定可以再站起来的。”“唔！”沙皇点点头。

“第二，我没有姐妹，珊珊就象我的亲姐姐，我希望爸爸好好待她。她是个孤儿，现在只有爸爸才能照顾她。”明湘呜咽起来：“不要让任何人伤害她！”珊珊用力睁着眼睛，因为她视线很模糊。

容芳姿和丈夫交换一个眼色，容芳姿翘了翘下唇，非常不屑。

“放心吧！孩子，我会爱珊珊如爱你，我也要我身边的人爱她！”“谢谢爸爸，”明湘紧握着父亲的手臂，抬头看珊珊。珊珊马上给她一个微笑，没有人看到她眼中的泪影。

不能让明湘带一丝顾虑上飞机。

“爸爸也有几件事要你做。”“吩咐吧，爸爸！”“多给爸爸写信、打电话、寄录影带，你瘦了、胖了我都要知道！”“爸爸，长途电话费都由你付啊！”“若你在加拿大住得不开心，马上回来！”“我会飞回爸爸身边的！”“谢夫待你不好，不要一个人忍着，一定要给爸爸知道，爸爸不会饶他！”“爸爸派一个杀手去！”明湘突然停住，吸口气：“我定听爸爸嘱咐！”“四姑娘！”容芳姿可

不能毫无表示：“有假期我和你大哥一定去看你，你喜欢吃腊肠，我们带腊肠给你吃。”“大嫂，你记性不是一向最好的吗？我是从小不吃腊肠的，喜欢吃腊肠的是三哥，你们还是去看看他吧。”“你大嫂老了，不中用，四姑娘喜欢吃什么，要什么，打长途电话来，一定送到！”容芳姿陪着笑，沙明正也在陪衬着。

“差不多到入闸时间，”沙皇说：“我们送你到禁区前。”在禁区之外，沙皇握着女儿的手，又握着谢夫的手，他把女儿的手，放进谢夫的手里：“谢夫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多给她点爱，让她幸福。”“我发誓！”谢夫用力点一下头。

“爸爸！”明湘一跪地，拥着父亲，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。

她缓缓起来，望着姗姗，轻轻地说：“保重！”姗姗咬住下唇。此刻，她几乎控制不住流下泪来。

“四姑娘，谢夫少爷，一路顺风！”明湘走到禁区前，突然停下来，回过头，一脸的泪，她向父亲和姗姗挥挥手，断然走进禁区内。

姗姗冲动得几乎想要冲进去，也想到了望台上面，看着明湘乘坐的飞机飞走；可是，沙皇的轮椅怎能上了望台？所以，她什么也没有做。

带着沉重的心情，推着轮椅，和沙家的人离开了机场。

下班后回房间，阿金进来侍候她洗澡。

阿金交给姗姗一只长盒子：“余小姐，早上小姐把这个交给我，吩咐我等余小姐回来，送到余小姐手上。”“有东西留给我？她没向我提。”姗姗连忙拆散金纸，里面一只红色长皮盒，揭开：“名厂金表，一只簇新的金表，和姗姗被劫去的金表一模一样，也和姗姗以前送给明湘的金表根本是一对儿。明湘一直都戴着，入禁区前还扬起，姗姗急不及待的套在手腕上。

那光秃秃的手腕戴上金表，特别圆润，优美。

这手表实在意义重大，她心很痛，但也很甜。

姗姗一早说好，不管公司生意上的事。

她觉得不是插手的时候，所以上班时她有许多空余时间，便奉旨在外面溜溜。

只要不妨碍他人工作，她可以和各部门的人联络感情。

沙皇曾私下说：“多看多接触，希望有一天你对生意有兴趣，我始终觉得，你是一个人才。”这些话，姗姗倒不会对别人说，怕打草惊蛇，但是，她在部门与部门之间进进出出，实在想先熟习、后偷师。

这天，她在公关部外面碰见容芳姿。

“散步呀？”“对呀！沙伯伯我迷路，叫我跑出来先看清楚，好几层楼，部门又多，到今天我还分不清。”姗姗还是笑笑。

“听说你好多个部门都光临过了，怎么没见你到过公关部？”“我想进去！”姗姗垂着头：“我怕大少奶不欢迎。”“欢迎，怎敢不欢迎啊！”容芳姿好夸张：“你忘了老爷说过，他爱你，也要他身边的人爱你。我对余小姐奉承唯恐不及，欢迎，请进。”“谢谢大少奶！”姗姗跟她进去，经过大办公室、秘书室，姗姗一向向大家问好，容芳姿对秘书说，“贵宾巡视，我暂时不见客，不接听电话，当然，沙皇的电话就例外。”她笑得好难看：“余小姐，请进办公室小坐吧！”坐在容芳姿的办公室内。

“你每天送老爷上班、下班，中间好多空闲时间，闷不闷？”“暂时是很无聊，不过大办公室很快装修好了，我有自己的地方，可以看看书，做点小

事。”“既然闲着，做个部门经理也不错，这儿部门多。不过，四姑娘说过，总裁特别助理职位比经理高，怕余小姐不肯屈就了；其实你喜欢，做个副总经理也不难，老爷爱你。”“但当初我见工时，说好不用过问生意上的事。”“老爷每次开会你都在！”容芳姿马上反驳她。

“这是明湘以前做的工作，我只不过接手而已！开会时我还不是东张西望，我又没有投票权。”姗姗很耐心，很真诚地解释：“其实是明湘见沙伯伯久休复出，担心他体力难持，有个特别护理人员在他身边，她安心些。我来沙家，也只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，照顾沙伯伯健康，接接送送，还有理理家。其实应该由大少奶管理沙家才对，我不明白工作为什么落在我身上，明湘说大少奶要打理生意没空理家务有道理，但我肯定没有大少奶能干。”

“家是你管的了，只不过是迟早的事，家哪儿轮得到我管？老爷对我丈夫和二少爷都不好。幸而三少爷还算争气，否则我们奶奶在天堂也会流泪。”容芳姿一步都不放过姗姗：“不懂，多学习，沙家迟早你当大权！”“怎会呢？大少奶，我只不过是个外姓人，我只是暂代大少奶，大少奶才是沙家女主人。”

“你嫁进沙家就是沙家女主人！”“嫁谁啊？”姗姗傻气兮兮说：“大少爷有大少奶；二少爷的女朋友，明湘告诉我，个个都是美人，我这粗丫头攀都攀不上；三少爷又在外国，真是天各一方呢！”“嫁我们老爷不就行了吗？沙皇之妻才是沙家第一女主人。”“大少奶，你在开玩笑吧！”姗姗一点都不生气，掩住嘴笑笑说：“沙伯伯已经六十岁了，我妈妈才四十多呢！他可以做我的外公了。”“年纪大的才好，嫁个有钱老人，等他死了，带着他的丰厚家财再去嫁个英俊少年！”“唔！”姗姗摇头：“我不喜欢嫁年纪大的，他是个皇帝我也不嫁；而且我的家境也不坏。”容芳姿一下子又笑不出来：“既然家境不太坏，为什么离开父母和家庭来沙家做工？你应该继续念书，家里又不是负担不起！”“这又该怪我不争气，自从我失恋后便无心向学，本来成绩优异，但最近一连两次测验竟然不及格。系主任本来很疼我，想收我做干女儿的，因为我成绩不好，把我训了一顿。唉！我给人抛弃了，测验不及格，连系主任都不再喜欢我，我一生气，便不上学了。”“你娇生惯养，来侍候老人，不觉得委屈吗？”“真是有点委屈，不过，没办法。”姗姗无可奈何：“爸爸说，女孩子不上学，不嫁人，整天窝在屋子里不好。他要我到他的公司做事，我最怕做生意，我跟他吵了，明湘见我受了连串打击，怕我受不住，要我到她家转换一下环境。但是我不肯到沙家白吃白住，她就给我安排一些工作。沙家也不错，人人对我好。”姗姗一看表，叫了起来：“不得了，快下班啦！我要去接沙伯伯！”大少奶边刷头发边想，突然咕的一声笑出来。

沙明正刚巧进来：“太太，有什么开心事？”“那十三点啰！”“十三点？”明正站定来，“我们身边的人个个都不是善男信女。”“余姗姗！”“老姑婆？她不是一直装老？”“这个人其实是面精心懵，她刚来我的办公室，把她的事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也不怕人笑话。”“她怎样了？”“她失恋，未婚夫另有新欢不要她、学校成绩差还给教授责骂，在家里又耽不住，她来沙家是避静的！”“她不是想要勾引爸爸？”“她说你爸爸太老，可以做她外公，她还说喜欢年轻英俊的男孩子。”“那她为什么打扮成老姑婆的样子？如果她年轻、样貌又不错，稍有点品味，我们总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她会钩得上。马上可以有另一个未婚夫！”“杨晃到美国公干也一个月了，也该回来了，老头正在催他，可惜，他已经有女朋友！”“没有女朋友又怎样？你不是想做媒吧？”明正提醒太太：“你不要忘了，余姗姗是明湘的人，就算姓余的不太

聪明，那死丫头安排她进来必有目的。我看你还要加倍小心，别翻在阴沟里！”
“什么？”容芳姿拉起青鸡脸：“我还要你教吗？你以为她的三言两语我就信了！”

你聪明还是我聪明？”“当然是太太聪明！”沙明正天生怕老婆，连忙赔笑，替容芳姿拿过发刷：“太太，时候不早，我们休息吧！”“啐！我就讨厌人板起面孔教训我，你的I.Q和我比？哼！”“唷！房间好漂亮，和四姑娘的香闺一模一样。娇黄比粉红还要秀气些，你说粉红色是不是俗点了？”隔一晚，大少奶便去串门了，姗姗兴高采烈地招待着。

“都是明湘设计的！”姗姗去翻冰箱：“大少奶不喝冻饮的，我去给你拿杯茶来。”

香片好不好？”“你坐着我们聊聊，我刚喝了红枣汤，不喝了。”大少奶捉住她。

“吃提子，提子含铁质高，补血。”“不离医科学生本色。”大少奶就吃着肥大的黑提子：“姗姗呀，唷！你不怪我这样叫你吧？”“才好呢？小姐，小姐的好生疏！”“你也别叫我大少奶……”“大嫂！”“喂！姗姗，你和四姑娘，谁大？”“我大，我大她几个月，就快二十岁了，年纪不小啦！”“你这么说，我岂不成了老太婆？”“大嫂一张俏脸，我不喜欢圆面孔的人，”姗姗好认真地说：“女人三十一枝花，最好！”“我差不多四十，残花啦！”“不像，人瘦显得特别年轻。”“你才年轻呢！十九岁，唉！花样的年华。我第一次看见你，你好青春，人又漂亮。”

为什么突然又架眼镜，又梳姑婆髻，还有你穿的衣服、鞋子，好像存心扮老似的。”“我是真的在扮老。”姗姗从实招来：“我第一次见沙伯伯，穿套运动装。如今运动装流行，我又贪方便。可是沙伯伯没看我的人，却看了我的运动套裤几次。后来我回家想想：我是来侍候沙伯伯的，沙伯伯出入又尽是高级场所，我穿套运动装跟着沙伯伯，会影响他老人家的面子。况且，我太年轻，沙伯伯带着我，人家还以为他带个女儿甚至孙女。那个总裁特别助理，压得我好怕，这种工作应该年纪成熟些去做比较适合。外人以为我在商场助沙伯伯一臂之力，谁会知道我连营业表都看不通？我扮老是想符合我的身份。至于我身上的少妇套装裙和这些老气妈妈高跟鞋，明湘第一个不喜欢。”“我还以为，四姑娘叫你打扮成这样子的，她反对吗？”“极力反对，她说我又老又丑又土。其实这些衣服是急急忙忙买的，不用心挑哪有好衣服？不过为了工作也实在不能穿牛仔裤上班。大嫂，我想穿旗袍，你说好不好？”“你自己喜欢就行了！”大少奶才懒得理她的私事。

“我看见大嫂穿旗袍漂亮大方又高贵，我想我穿旗袍会令人看了顺眼些。当然我的旗袍都是很普通，不像大嫂的那么讲究；但旗袍毕竟是一种礼服，穿着它到任何高级场所也不会丢主人的面。是不是？大嫂。”“身材好穿旗袍是最好看的了。”姗姗穿的根本是阔身套装，谁也看不到她的腰：“你认为身材好便穿旗袍。”“好就谈不上，也许不太难看，旗袍做好了我先穿给大嫂看！”“你信任我的眼光吗？”“大嫂品味高呀！”容芳姿见套不到什么资料，便起来告辞了。

星期日。

姗姗替沙皇按过脉门，数过脉搏，又量了血压。

“怎样？最近总有点倦。”沙皇问。

“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是有点过度疲劳，你最好养成睡午觉的习惯。”“我

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上班，单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午睡有效吗？”“星期六和星期日来一个较长的午睡，平时在写字楼小睡片刻，也可以补充体力，休息一下。” 姗姗收拾好药箱。

“在写字楼？又没有午睡床。”“ 写字楼那么大，睡觉不是问题。床也不必太讲究，睡下去舒服就够了，这件事交由我去办。” 姗姗把药箱放好，回来跟沙皇说：“ 你一定要听话，否则体力真的透支了，你便要躺下来不能上班，损失更大，总公司也不能没有你镇压。”“ 唔！” 沙皇点点头：“ 不过，你也要听我的话。”“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尽力。”“ 每个人都需要休息，每星期工作五天半，星期六下午，星期日全日休息，星期六还有长短周。好像我们这些老人，休息的时候睡睡，体力得到补充精神更好。年轻人呢？到外面找节目，看戏、吃饭、听音乐会、旅行烧烤……什么都可以。可是你呢？来了快一个月，从来未出去过，为什么？”“ 我要陪沙伯伯，照顾沙伯伯，我没理由扔下沙伯伯去游乐。”“ 一星期五天半，由早到晚，还照顾不够吗？整天对着个老人，你不烦吗？”“ 我不烦！” 姗姗去关露台的玻璃门，拉上窗纱，拉上窗幔：“ 我和沙伯伯在一起很开心！”“ 我睡午觉，一睡，便会睡一、两个小时。睡醒了我喜欢坐在床上思考，这段时间你做什么？也去睡午觉？”“ 我没有午睡的习惯，” 因为开了冷气，姗姗为他盖上薄被：“ 我精神充沛，除了晚上，白天睡在床上也想跳起来。”“ 那才像个年轻人！” 沙皇转过身，令自己睡得更舒服一点儿：“ 快出去玩玩吧！”

我睡醒了会叫阿巨的。”“ 我没有男朋友，我的未婚夫……沙伯伯知道的。我和明湘最好，她也是唯一的朋友。她去了加拿大，我还能找谁看戏吃饭？”“ 另外找一个男朋友，你年轻、美丽，还怕没有人喜欢？”“ 经过上一次教训，我对男人只有恐惧、憎恨。” 姗姗抚着指甲：“ 我想我这一生一世也不会再谈恋爱！”“ 你没有做错，错的是姓曾的和他的父母，他们的错也没有理由让你承担。一生不爱人，犯得着吗？况且，世界上的男人未必个个像你未婚夫？”“ 也差不了多少？” 姗姗心里想：曾如、他爹、她后父、沙明正、他弟弟，哪一个是好人？“ 连我也是冷酷无情的人？”“ 你不是！我常对人说，只有我亲生爸爸和沙伯伯是好人。真的！”“ 傻孩子，你这种思想错误！” 沙皇责备她：“ 你会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白马王子！”“ 不会了！我现在一心只想做好我的工作，令沙伯伯永远永远保持健康。”“ 你做得很好，没有你照顾，一天应付那么多工作，我早就倒下了！”“ 那算得了什么？鸡毛蒜皮！” 姗姗替他将被拉过一点，在被上轻轻一拍：“ 好好休息吧！你已经有睡意了！”“ 你怎样打发时间？”“ 我会在屋子里找节目！” 姗姗轻轻关了门出去。

屋子里静静的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

大少爷陪大少奶去购物娱乐，阿金家里有事请假，姗姗回房间开了闭路电视。司机们在打扑克，花王和厨子玩十五胡，几个屋外工作的女佣打麻将，亚强、阿巨、亚卿、亚萍正在玩“ 何家母鸡何家猜 ”，又叉腰又踏脚，又摆弄着双手。

其他的则三群五对在聊聊！

主人休息，她们也休息。其实，家中的佣人比主人多好几倍，来去四个主人，主人休息，她们还有什么可做？姗姗认为几个人用那么多佣人是奢侈、浪费，但她不会辞退任何人。虽然她有权，因为她要争取下人的好感。

给明湘写了封信，把最近的事都告诉她。

她走出露台，坐在不碎玻璃椅上，明眸望着那个喷泉。

那幻羽喷泉白天看不到羽毛，晚上才看见。但那五条用水晶做成的大鱼所喷出的水，也很美丽壮观。她看着那个幻羽喷泉出神。

星期六，姗姗刚领取了第一次薪金。

饭后她送沙皇上床。

“沙伯伯，今天我想请假！”“好，好！应该去逛逛公司，买些新衣，钱够不够？”“够，谢谢沙伯伯，不过，我只是回家罢了！”“回家？对了！你好久没有回家，一整个月了吧？”“我回家也只是拿钱回去。后父要我每月还三千，没有钱，就算放假也不能回去，我也实在不想回去。”“唉！这样的后父。姗姗，别难过，带钱回去给他，看他还敢不敢看不起你！”沙皇也明白她的遭遇，十分同情。

“沙伯伯，路远，今晚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……”“你明天还放假呢，索性在家里住两天。”沙皇说：“你后父待你不好，你妈妈总是爱你的。你一个月不回去，她一定很担心。恩怨分明，不要因为后父而恨你妈妈，母亲总是好的。”“好吧！”姗姗点一下头：“我明天回来陪你吃晚饭！”“吃饭为什么要你陪？”“假期大少爷他们总有节目，我不回来，留下你独个儿吃饭，好寂寞。”“你真傻，你不能一天十二小时陪着我。”沙皇轻轻叹气：“自从明湘母亲去世之后，我便开始感到寂寞。这些年，寂寞反而成为习惯，若我硬要儿媳留下来陪我，他们不敢反抗。可是我不会这样做，没必要，没意思。我一个人吃饭，叫他们送到房间来，也懒得去饭厅或餐厅。别说了，你还是快回家吧！”“我等你睡了才回家！”“我还不想睡，喜欢靠靠。你十二时三十分已下班，你再留下来也没有补薪。去吧！”

去吧！”姗姗出去，沙皇也不免感慨！儿子、媳妇都碍眼，喜欢的儿子和女儿又在外国。如果没有姗姗，日子不知道怎么过？迷迷糊糊做人还好，清醒就会寂寞；但做人怎可以整天昏睡？是姗姗救了他，给他新的生命力。

他正在想，有人敲门：“进来！”姗姗走进去。

“是你？我还以为你已经在路上了。”“我去看餐单，还有明天的。你一个人吃饭，一些精美可口的小菜便可，不必又要那么多一盘盘的。”姗姗说：“我已把沙伯伯吃药的时间表交给阿巨。不过，阿巨有点粗心大意，沙伯伯你自己多留神，药一定要吃的啊！”“你真是！人家放假一拍屁股就走，你还要担心这、担心那！”“我不在沙伯伯身边，总是不放心。我不能太信任佣人。”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人又清醒，还打了补针，我会很好。”沙皇心里还是很受用：“刚才我忘了告诉你，这儿偏僻，你出去，挑部最好的车，自己挑个司机！”“不用了，这儿由后门走，不太远有个巴士站，我搭过巴士，不会迷路！”“后门是下人出入的，你住主人豪华套房走后门，下人也会瞧不起你；况且你后父势利，明天你请他们一家吃饭，让他坐坐劳斯莱斯！”佣人来开门，看见余姗姗：“小姐，是你，你……”“开门让我进去再说吧！”姗姗感到很不耐烦。

“我不能让你进去，先生说……”“那贱人不带钱回家，不能让她踏人家门半步，是不是？”姗姗闭着嘴用鼻孔呼一口气：“我是送钱来的，你不开门我把钱带回去。”“小姐，你千万体谅，我们做下人的，真是左右做人难。”“门开不开？”“开。小姐，请进来！”“你家先生在不在？”“在！和太太在二官房间。”姗姗回过头，微笑说：“阿森，把东西替我拿进去。”“是的！余小姐。”“你去通传，我来关门！”“知道了，小姐。”佣人被姗姗的气派唬住：“先生，太太，小姐回来了！”余先生倏地打开房门：“嚷什么？哪一个小

姐？”“我们家小姐！”“发神经，莉莉在睡觉，你别在这儿吵，乐乐不会计数。”“先生，”佣人压低声音：“是姗姗大小姐！”“什么？那婊子，她回来干什么？我不是吩咐过你不要让她进来？她回来洗衣烧饭，你就不必干了！”余先生瞪眼、翘鼻。突然看见姗姗缓缓进来，后面跟个穿司机制服男人，那人两手捧满盒子。

“你……”余先生指着她呆住。

姗姗没理他，对阿森说：“你把东西放下，今天没你的事，你先回去；不过明天我要用车，你留在家里等，我会CALL你！”“是的！余小姐！”阿森两次鞠躬：“余小姐，先生，我告辞了！”“啊！啊！”余先生语无伦次：“我送你……先喝杯茶！”“不敢当！先生请留步！”阿森开门走了。

“他只不过是司机，可不是油王。”“司机一定有车？什么车子？”“你自己不会看？”“对，对，客厅的窗口看到楼下。”余先生走向窗口：“哗！金光闪闪的豪华劳斯莱斯。其实不用问，司机的制服有型有款，难道开部小房车？”“妈、妈！”姗姗在叫。

房门再次打开，余太太跑出来一把抱住女儿：“你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！整整一个月，你连电话也不来一个，我又不知道你在哪儿？”“我住在一个城堡里，生活像个公主。妈，我走运了！”“姗姗，那部车是新款的，百多两百万吧？”余先生目送车子远去，才赞叹着坐下来。

“什么汽车？”余太太握着女儿手问，佣人也奉上饮品。

“一辆又新又名贵又豪华的劳斯莱斯，姗姗坐着它回来的！”余先生又问：“多少钱？”“大房车、跑车六、七部，我怎记得了那么多！”“哪家人用六、七部车？人很多吗？”余太太问。

“连我在内，一共四个主人，佣人倒有二、三十个。”“对、对，那司机很够威，月薪多少？数目不少吧？”“记不起，就是比余先生的司机收入丰厚。”“那个当然！”余先生发出羡慕的眼光：“沙家真的那么富有！不知他们在外国有没有生意？”“也不知道是我记性不好，还是沙家产业、营业太多？我只记得沙家没有不投资的国家。”姗姗对着母亲说：“伸出五个手指头就够数！”“那么说，美、加、澳州、欧洲、亚洲都有。他们移民岂不是不成问题？”“也有问题的：一个喜欢去法国，一个喜欢去瑞士，还有人想去苏联住两三年。一家才只不过六口，各人爱好不同。”“苏联也有生意？真不得了！”余先生赞叹：“比曾家还有钱！”“怎样比？人家还有银行，这儿有、大陆有、外国也有。”姗姗打开皮包，把钱拿出来：“妈，这三千元请代我还给余先生，是这个月的数。这一千元给您买件衬衣，这个月我特别多人情应酬，下一个月我会给您二千。”“留着自己用，在外做事，单是服装费就不少，何况出入豪门。”余太太把三千元扔给丈夫：“看看够不够数？我女儿走了可别来啰嗦。”“什么您女儿、我女儿？”余先生的父爱慈祥又回来了：“女儿给多少要多少，还去算？父母教孝子女多，像姗姗这样孝顺女才少见！”“妈，我知道您喜欢吃猪肝，我买了两盒。雪耳和燕窝，您炖了晚上做宵夜，这人参您藏着，很补的！”“你给我钱又买那么多礼物，钱我不要了！”余太太感动得流下泪：“你年纪小小就要去赚钱，我怎忍心用。你单身在外，要多点钱在身上。”“妈，我第一次赚钱您就拒绝收下，我好没面子。”姗姗说：“别哭嘛！我回来您不开心？”“你呀！哭什么呢？女儿回来应该高兴，哭哭啼啼真唠叨。”余先生站起来：“姗姗，你陪陪你妈，我叫佣人去买菜！”“妈，您两个宝贝儿女呢？”难得家里那么静。

“今晚本来说好出外吃晚饭，乐乐要考试，又不会计数，便临时取消；莉莉不高兴，把自己关在房里。”“莉莉有自己的房吗？”“你爸爸把你的房间给了乐乐，BB房就给莉莉独占了。今晚你在家住一晚，叫你爸爸到乐乐房间睡！”“太烦！我住酒店。”“回家还住酒店？你爸爸是不好，你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呀！你回来就好，我和你爸爸都不会计乐乐的数，你回来教他担保他拿一百分！”“就怕他不要我教。”刚巧余先生回客厅：“他说我又臭又脏又贱，我怕乐乐见了我连饭都不肯吃！”“你肯教他，他要叩头。”余先生回复权威势：“他还敢对大姐说半句不敬的话，我揍他一顿半死；还有，今晚乐乐要把睡房归还姗姗。什么都贪好玩，睡了大姐的房间，没礼貌。”姗姗今非昔比，对后父的蓄意奉承，毫无反应。

“帮帮乐乐吧！读书不成，将来便没有前途了。”“妈！不会的，你瞧我，我不是也读书不成，但老板待我好！看我多风光！”“姗姗……”余太太望住女儿。母亲哀求的眼神，令姗姗心一软，便走进房间去。

有人敲敲房门，姗姗开了电脑，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房门外的容芳姿。珊珊关了电脑，把衣服往床上一放，边往外走边说：“谁呀？”“姗姗，是我！”“大嫂，”姗姗开了房门，很高兴地叫着：“我正要找你呢，请进来！”“真巧，有事吗？”“等一等，我房间里随时为大嫂暖着一壶茶。”姗姗倒杯茶捧上。

“谢谢，你真细心周到讨人喜欢。”“大嫂，我的旗袍拿回来了，刚穿上准备给你看。”姗姗在她的面前转来转去：“怎样？好看不好看？”是那种新款的阔身旗袍，二十不足的女孩穿这种衣服，还会怎样好看？不过容芳姿可没兴趣管她有多美多丑，反正这人幼稚，没多大作为。不过口里还是说：“好看！十八姑娘一朵花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姗姗呀，你坐下来，我们聊聊！”容芳姿不想她晃来晃去。姗姗乖乖地坐下了。

“我去看过你几次，秘书室的人说你差不多天天都出去，你在忙什么？”姗姗在沙皇的同意下，去学一种新式电脑课程，沙皇认为要保密，因此内外都没有人知道。

“下午太闲，沙伯伯叫我去逛逛公司，总公司下面有许多百货公司。我买了别针、耳环，是配旗袍的。”玩物丧志，胸无大志，容芳姿暗里摇头。不过，她今天串门子是另有目的。

“姗姗，听说下星期开高峰会议，是不是？”容芳姿呷口茶装做不在意。

“是吧，好紧张。资料准备、调查报告……还有其他什么我不大懂。大嫂，下星期开会时你自然知道。”“我们这些经理级的，没有资格参加高峰会议。例会我们才会出席。”“为什么？你是沙家人！”“老爷不管这些，高峰会议是最高层的会议，起码副总经理级的人员才可以参加。”容芳姿笑着问：“那么紧张，有重要事讨论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懂，也没问。”“不过你是总裁助理，你一定会和老爷一起开会。姗姗，我拜托你一件事，行不行？”“行！我能做的一定为大嫂做。”“你发誓不要告诉别人。”“我发誓！我这人有个好处，就是从来不搬弄是非。”“高峰会议有什么决定，告诉我，可不可以？”“可以！”姗姗突然又摇摇头：“要是沙伯伯下令不准泄露秘密？”“蠢蛋！”容芳姿没好气：“那你就别说了，反正我又不打紧。”“大嫂你别生气，只要沙伯伯不要我发誓，我一定通知你！”姗姗在楼梯口等候，容芳姿看见她，好奇地问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姗姗压着声音：“沙伯伯刚上床不久，我有话告诉你！”“啊！”容芳姿眉飞色舞：“到我房间来，说话最安全！”“不！我不要到你的房间。”“为什么？那儿静，佣人也少出入。”“我怕大少

爷。” 姗姗摇着手。

“为什么怕他？根本不用怕，来！”“不、不，我不想进去。大少爷很讨厌我，我每次跟他招呼，他总是哼哼声的！”“有我在，他敢再哼一声我就叫他好看！”容芳姿拉着姗姗的手，硬拖她上楼梯，终于到她的卧室。沙明正坐在房里，容芳姿说：“你到书房，我有些话和姗姗说。”“太太……”“瞪什么？你去不去？”容芳姿大喝一声，沙明正马上往外跑。

“对男人要凶一点儿他们才不敢作反。”大少奶打开冰箱：“姗姗，我也准备好你的樱桃奶昔！”“谢谢大嫂！”姗姗很满足地接过饮品。

大少奶挤在她身边坐：“今天开会，足足开了大半天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我们，我是说沙家的百货公司，营业一直不理想，现在普通的人消费低，又少了一批阔气老主顾。沙伯伯最不满意的是百货公司的总经理，认为他办事不力，又不是专才！”“胡永耀是明正的多年同学，胡家和沙家是世交。胡永耀是念工商管理的，怎不是专门人才？”“沙伯伯不喜欢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换了总经理——沙国熙！”“沙国熙只不过是明正一个算盘也打不响的表弟，怎会找他？”大少奶面青唇白，很气愤：“要换人也应该换明正。自己儿子才只不过管那些小超级市场，简直不像话，太不给面子。”沙伯伯说沙国熙干劲十足，肯做，拼了命做。沙伯伯喜欢要工作不要命的人，总之就是人家说的搏杀格！”“我知道，他就嫌明正懒，不够劲，那死人自己也不好。但是沙皇怎可以完全不念骨肉之情？”“大嫂，我想说句话。”姗姗放下杯子，用纸巾抹抹嘴，怯怯地说。

“说呀！你还有什么告诉我？”大少奶就是要利用她的幼稚套她的话。

“我不敢说，怕大嫂不高兴。”“我发誓不会不高兴，你说。”“其实大嫂比大少爷聪明能干。”“对呀！对呀！生气？这是事实，你有眼光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能干。”“大嫂为什么不管个大部门？做个副总经理也好，这样就可以参加高峰会议，知道许多事情。”“你真天真，你以为我不想做总经理？比如那间百货公司，就应该由我们两夫妇打理。明正不中用，我可是真有材料；而且，明正老管超级市场，我又只不过做个小经理。

将来老爷的遗产可能只分我们一、两亿元，我们以后日子怎样过？根本不可能在上流社会立足！”“大嫂你可以争取，据我所知，沙伯伯不满意大少爷，那些高职他是不会派给他；但是沙伯伯认为大嫂是个可以办大事的人，只是你少了干劲！”“他这样对你说？”“除了明湘，沙伯伯不会跟我提第三个人，我是听他和公司那些老巨子说。”“你也说得对，明正不能抓权，我能。我也不是没有劲，只是，还要留些时间守住明正，不能放心去拼命、去搏杀；否则怎轮得到沙国熙？”“大少爷对你又敬又畏，他还能飞到哪里去？而且，大少爷有你这样漂亮、能干的好太太，他还三心二意出外风流，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！”“是呀！对呀！”大少奶真是心坎里受用：“你的话我要告诉明正。唉！我们两夫妻现在沙家，没地位、没面子又没钱，将来老爷一死，就惨了！”大少奶唉声叹气，又捶胸又捶桌子。

“大嫂，你不用太难过。”“我怎能不难过？一大间百货公司，眼看着任人都可以拿走，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”大少奶几乎哭出来：“沙国熙可以参加高峰会议了，我呢？我是沙皇长媳……你说，我还有面目见人？”“一间百货公司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如果大嫂肯挨苦，机会多着！”“我能挨、我能挨，我现在知道不能靠明正。我肯拼，我肯搏，但机会没有了，不是白说？”“我不懂事；不过，我认为管一间酒店，比管一间百货公司够威武。”

“酒店？”大少奶一愣。

“大嫂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要让别人知，大少爷也不能知道，我只信你一个人！”姗姗好神秘。

“我誓死守秘密，好妹妹，什么事？”大少奶握着她的手：“快告诉我！”
“找也是听回来的，不知道是否准确：沙伯伯要收购酒店——沙海酒店。”
“沙海酒店，是沙海两家合资，沙家占百分之四十五，海家占百分之四十，海家老太太占百分之十五，一向由海家主理；而且，老爷也没理由这时候还付现款收购酒店，太冒险！”“假定真有其事，如果你做了酒店总经理，或副总经理，一来可以参加高峰会议；二来酒店内有餐厅、俱乐部、商场……比百货公司权力范围广大，而且也不愁没有社会地位。有钱人喜欢在酒店举行慈善餐舞会、珠宝展览……总之，一定会很威风！”何止威风，姗姗见识少，幼稚。做酒店刮钱的机会才多呢！实在要比抓住间百货公司好得多，但是，她又叹气：“我又不是酒店管理毕业的，不是这方面的专才。”“马上去学还不迟，函授、校外课程，很方便。如今收购酒店还未成事实，收购了，上任了，你还可以继续进修到毕业。沙伯伯知道你努力，他会很高兴，说不定机会来了，快去念书吧！”“好！我考虑。时候不早，明天还要上班，回房间去睡吧！我不送你！”大少奶可没听姗姗的话去念什么酒店管理，因为她始终不信姗姗，她会那么真诚？又是十三点。拼命、搏命，也要有目标，扔下丈夫去念书，昏头昏脑。丈夫管不住，酒店又落空，那岂不笑死人？可是一星期之后，就传出海家一家，会移民去澳洲，并且会在那边大量投资，大少奶一听，又惊又喜。事实俱在，她不能不信任姗姗，她马上去找姗姗。

她首先捧上一大堆东西：“姗姗，我的好妹妹，你不是喜欢耳环、别针？你看看这些好不好？都是法国、意大利设计，唔！这红宝石耳环真不错！”“大嫂，我怎能要你这么多东西，我买的，都是人造石、镀金，我哪儿买得起红宝石？”“你为什么不能要？你能，你是我好妹子，若四姑娘有你万分之一好，我已经把她当宝贝了。姗姗，我已经听你的话，报了名进修酒店业。以后我会好忙，也不可能天天和你谈心。”“大嫂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念书……”
“为什么？”大少奶三角眼一瞪。

“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念书要做功课，就算不用上学堂一样要测验考试交功课。若酒店真的由你打理，你就更忙了，你实实在在没有时间再陪大少爷。每个晚上，是酒店最热闹的时候，星期六、日公众假期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但少爷若是不甘寂寞……总之就是不好……”“第二呢？妹子！”“沙伯伯的性格你最清楚，他喜欢对工作有热情、干劲十足、肯拼、持重的人。如果大嫂要分心管理大少爷，或大少爷真的在外风流，你照顾得了家就顾不了事业，便什么都完了！”“你说完了吧？”大少奶慢条斯理地回答：“我现在回复你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正如你说的，明正有我这样的妻子还不满足，在外风流快活，这种男人不稀罕。对！一旦大权在握，我很难有时间陪伴他，分分钟搏杀；可是，他能怪我吗？抓权、搏杀的人应该是他，他无能，我为他打江山，他还敢怪我？想死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根本不了解女人。

女人要吗在家相夫教子，但我结婚已超过十年，小产四次，根本无子可教。女人一旦做大事，比男人更劲、更狠、更搏、更六亲不认。所以我可以在老爷面前发誓不会分心。

我也敢担保明正不敢在外面胡来，他要面子，沙家更要面子，若他胆敢在外胡搞，我和他离婚，你满意了吧！”“大嫂，你离婚我怎会满意？千万

不要离婚！”“妹子，我是要你明白，我对争取权益的决心。”大少奶揽住姗姗的肩膊：“如今我最担心的，是老爷一向对我有成见，酒店不会让我插手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沙伯伯公私分明，我不敢说他喜欢你们；但是，他认为大少奶比大少爷的工作能力高。而且，你始终是沙家大媳妇，酒店应该由自己人打理。你又在念酒店管理，既是专才，又有干劲又肯拼又肯搏，他还嫌什么？”

“唉！他身边小人多，老臣子过去和我们有仇！”“沙伯伯身边也有我，我也会把大嫂的好处，找机会告诉沙伯伯。”“姗姗！”大少奶高兴得跳起：“你肯帮我，太好，我要送你一份厚礼，我要感激你一辈子！”“不过由明天开始，你要在各方面表现得积极些，多做事，少说话。否则沙伯伯怎会相信你干劲十足又肯拼又肯搏？”“我会，取消回娘家，取消一切娱乐节目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得最好最无懈可击去配合你。”姗姗抿嘴一笑，咬咬下唇。

幕后控制

加拿大温哥华，清晨五时四十分，天还没有大亮。

沙明湘和谢夫站在门前，明湘穿一件雪白波浪纹松身冷衫，黑色牛仔褲；谢夫一套白衫，外面一件黑色软皮夹克。

温哥华早晚的天气很凉。

五时五十分，导游马可开了他那辆咖啡色小型旅行车来，谢夫把一双旅行袋放上去，然后和明湘上车。

“等了很久？”马可问。

“一会儿，这儿早晨空气好。”明湘靠在谢夫身上，起得早，有点睡眠不足。

“我先带你们去名园吃早餐。”名园像香港的小茶楼一样，豪华气派就谈不上，但生意出奇的好，很多中国面孔，当然也有外国人，但不多。

他们上了二楼。

马可泊了车来。

这儿停车场不难找，也不贵，但可不能随街泊。

“这儿的粥和炸面很著名！”于是马可叫了鸡粥、叉烧肠粉、炸而、牛利酶。

“好吃！真好吃！特别是肠粉包住炸面，又滑又脆。”明湘赞不绝口。

“你在幻羽喷泉只能吃到法国田螺和天九翅！”谢夫笑她。

赶时间，匆匆吃过了便赶旅程，今天还去很多地方。

马可不离导游本色，边开车边说：“加拿大夏天和冬天分别很大，夏天日长夜短，五时三十分，太阳便开始升起，所以刚才你们看见那么多人吃早点。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才完全日落，今天我们时间充足，因为大气好。冬天呢，七、八点才天亮，可是四点便没有太阳，朝九晚五的，下班已是上灯时分……”“温哥华的唐人街是世界第二闻名，居住的中国人约六、七万。看，有中国街道，有中国街名，有没有看到片打东街四个字……”“那是C.C.C.中华文华中心，由温哥华政府供给土地，华人负责筹款兴建。里面有中山纪念馆和表演馆，多半演粤剧。看，这儿也有电车……”“温哥华

三面环海，这是杰士镇（GASTOWN）。这个镇，第一个来的人叫杰士，因此便以此人之名作为镇名。这儿是各国渔民聚居地，很有欧洲风味是不是？”“这是世界上唯一的蒸汽钟，现在我们要前往北美洲最大的公园，它占地一千英亩，叫士丹利公园，又叫市中心公园。为什么叫市中心公园？因为它在温哥华市中心，并不是郊外。”“我们想拍些相片寄回家。”“这儿地方大，但没有什么值得拍下。你们看见那边有一间高高的黄色大酒店吗？它叫BAYSHORETNN，世界大富豪侯活晓士在生时，常包起整层顶楼居住半年，每天日租金一千美元。现在顶楼成了VIP房，各地大富豪常坐私人飞机来度假。”“我爸爸也来住过。”明湘说。

“噢！他也开私人飞机吗？”“开！母亲去世后，他很苦闷，来这儿看我三哥。一天去开飞机，飞机在跑道出事，从此家父双腿麻木。”“真可惜！”他抱歉：“我们已进入士丹利公园，两边树林不见天，是不是？这叫树海，当心树海，当心树林，常有小动物走出来，很可爱，那是小白兔……”“哎！看到没有？”明湘高兴地呼叫：“我看见一只松鼠走出来，好小好小的，嘖！

它钻进树林去了。”“那绿的，有点灰、白的一大块，是什么？鸭吧？”谢夫问。

“那是加拿大鹅，和普通鹅是不相同的。加拿大对鹅很优待，政府给它们建了加拿大鹅园。公园内有游乐场，给那些外来的、野生的鹅玩耍。北温哥华有个天鹅湖，湖中央有一个喷泉，冬天湖结冰，市民可以在湖上溜冰。”

“今天去不去？”“不去了，路线不同。我们已经在公园内，面积大，只能绕一圈。那个人像，像不像丹麦的美人鱼铜像？其实是纪念日本的采珠女郎。再过些是木的皇后像，那是日本皇后号船的船头像。那是网球场，借用场地是免费的，但高尔夫球场，便要会员才能用。”“我们已离开树海，右面都是海，对不对？看见那些船拖住木排过海吗？木材生产，占加拿大的第一位。”

“奇怪，那么大的一个公园，没看见什么美丽的花朵。”“加拿大出名花多，但士丹利公园，偏是树多。这儿的人，一到假期便一家人来野餐，地方大，天气好，让孩子跑跑。我要停车让你们拍照，这儿才是公园的正门。”“那些红红绿绿的是什么？”“那便是加拿大著名的图腾。古代红番的酋长或番王，把自己的人像和族中保护神，如鹰或各种动物，雕刻在最好的木上，再油上彩漆。你看，十月条柱，每条柱都不同，很彩色化而且富有传统特式……”明湘马上站在图腾旁：“谢夫，为我多拍几张，爸爸老说我不寄照片。”谢夫已由旅行袋把摄影器材拿出来装好，一连替明湘拍了七、八幅。

“……这是狮子门桥，外型是不是和美国的金门桥相似？不过美国的金门桥是红色的，这条桥是绿为主，白为副。

“这是英国海湾，加拿大的国庆日是七月一日，那天也是海节，会放烟花，还有用不同浴缸当船比赛。

“这是天文馆，外型普通，但外面一座十八尺的巨蟹，就十分耀目。由于加拿大的国庆在七月，属巨蟹座，因此，巨蟹也是加拿大的保护神。巨蟹用不锈钢造，很光亮、神气。”“谢夫，下车拍照。”“馆内常会演莎士比亚舞台剧，也有展览会，里面有很多古董仿制品，要不要去看看？”“不要，”明湘拍过照：“我饿了。”“喜欢吃什么？像拔蚌？”“不！昨晚才吃过；不过，这儿的拔蚌总算便宜，才卖五元加币一只。”“多就便宜，加拿大是第一国家发现像拔蚌。改改口味吃中国点心好不好？还是去雪糕餐厅吃雪糕餐？”“这儿还有雪糕餐厅？”“有！早有，全部供应雪糕，由头盘到餐后甜品。也有

雪糕散餐，任点。”“今晚吃雪糕餐，现在去吃中国点心。”到钻石酒家，人一样多，那儿什么点心都有，还有外卖。明湘最喜欢吃千层糕和粉果，还有芝麻卷。他们不是用芝麻粉，用生芝麻，很香。

吃饱点心粉面，三个人逛街买水果吃。

“这是什么？哈密瓜？才一加元一个。”明湘看见那么多水果，心花怒放。

“不，外皮像蜜瓜，里面是橙肉，很甜。加拿大由八三年七月一日起要加物价附加税百分之七。但食物和婴儿用品不加，吃是最便宜了。”明湘和谢夫买了许多鲜杨梅、提子、桃驳李和那个“大橙”。

“沙小姐喜欢看花，现我们就去那很多花的女皇公园，又叫小山公园。上面那一层是石矿场公园，这公园是纪念英女皇伊莉莎白一世。你们可以大量照相。”明湘走进去了又叫又跳，哗！许许多多极美又彩色缤纷的小花，单是紫色花也有几十种：康乃馨、紫罗兰、毋忘我、丁香。豆蔻……还有其他好鲜好艳的名花，花架到处挂上了大花篮，鲜花上下皆是。还有小瀑布、小石桥、娇柔绿柳和多种颜色的枫树。

“好美、好美，谢夫，快拍照、快拍照。”明湘蹦蹦跳。

“到上面的石矿场公园看下来，简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！”明湘跑上梯级，在石矿场公园，还看见整个温哥华，因这儿地势高。

明湘买雪糕吃，边吃边到处走：“这是什么？金光闪闪，像我们香港的太空馆。”“那是一位波罗大王送给女皇公园的巨型温室，用玻璃纤维与不锈钢造成。虽然巨型，但里面奇花不多……”“这是世界最大的B、C运动馆，一九八六年会在这儿举行世界博览会。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来加拿大时，抹下最后一抔土敏土。”“现在我们去著名滑雪胜地……高士山，”马可把车泊好，说：“我们要坐架空缆车上去高士山脚。”马可去买票，然后排队走上一架红白缆车，缆车可容一百人，沿途有女控制员用英语讲解。到山脚时往下一望：哗！明湘马上拥住谢夫——脚软。

下山，马可说：“这高士山有三千七百尺高，一千一百零三米长，这边山是初学滑雪者玩的，那边由艺高人、胆大的人滑雪。滑雪必须乘坐这些架空铁吊椅上去。现在夏天没有雪，但看那边，白茫茫的一片，那是北温哥华的雪山，终年积雪，在左还有个马场，全是小马。”离开高士山，便去走加兰奴峡谷之间的绳木吊桥。这吊桥长四百五十英尺，谷深二百三十尺，在桥上走，摇摇荡荡，往下一望，下面是二百三十尺深谷呀。明湘呱呱叫，但回程时，她已经可以不用扶手，跑跳着过去，十分刺激紧张。

“现在我们去卑斯省，克利夫兰大水坝，参观三文鱼饲养场。”走进去看三文鱼的标本和繁殖图片。

里面有小水坝，也有大水坝，小水坝内有许多小鱼，大水坝水流很急，水声宏壮。

“三文鱼由人工交配成蝌蚪那么大的小鱼，放在淡水坝内养，大约养到一尺长，拿起打了记号之后，便放到咸海水内任由它自由生长。那些成长了的三文鱼有黑色和红色，你看，它们都不是顺流而下，而是逆上流飞跃而上的。看，好大尾啊！见到吗？”“我可看不到有大鱼飞上呢！”明湘到处走，把白毛衣脱下来塞给谢夫，穿件短袖T恤真爽快。

“我们到室内看！”走进室内，一格格大玻璃，连水底都看得见。果然，四十秒或者三十秒，就有一条三文鱼向上流跃上。

“它们辛辛苦苦跃到上流干什么？”“去做大笨蛋，任人宰割。上面是工

场，工作人员把它们捉住，鱼肉拿去冷藏出卖，鱼卵拿去做人工交配。”“真可怜！”明湘摇摇头。

“今晚不要吃雪糕餐，吃三文鱼好不好？”谢夫逗她。

“不要！”明湘捶他：“你好坏！”“三文鱼的肉是粉橙红色，肉质嫩而鲜味，其实也很可口。”三个人走出鱼场：“每年都有举办钓三文鱼比赛。最高的记录，一个人钓到一条八百磅的三文鱼，成了长胜冠军。”“那么大！”明湘靠在谢夫耳边说：“有没有更夸张？”谢夫吐吐舌头耸耸肩。

“狮子门桥是连接北温哥华的，沙小姐是不是要去天鹅湖？”导游问。

“不去了！今天拍了很多照片，摆了不少甫士，疲态毕现，下一次吧！下一次我还要去维多利亚的宝翠花园。”明湘坐在车上，身体在谢夫怀里。

马可开车准备去吃晚餐。

“你大嫂说以后很忙，一年内不可能再来，她在忙什么？”“念书，念酒店管理。爸爸可能会收购一间酒店！”“她那么忙还乘飞机来看你！”“她陪大哥是来看三哥，顺便来瞧瞧！一年不见三哥，她好心痛！”“想不到他们这种人也有亲情。”“兄弟情深，大嫂又差不多从小看三哥长大，总之三哥命好！”“奇怪！我们来了那么久，也没有见过你三哥。前晚约好一起吃饭，你三哥忽然又有要事。”“这叫做‘无缘见面不相逢’嘛！我和他们三兄弟无缘。谢夫，爸爸好心急看到我的样子，他就怕我没人照顾吃不好，一直担心我会瘦。”“吃过晚饭。今晚在黑房做通宵，保证明天相片全都出来！”沙皇的大办公室，暗中僻了一个休息室，是用作沙皇午间小睡之用的。

休息室加放了一副最新式电脑，是沙皇由德国订购回来，由姗姗专用，姗姗也一直在学习使用这副电脑的课程。

她正在休息室操作。

三点半，她请沙皇进休息室。

今天，沙皇连小睡都牺牲了。

“怎样？酒店可以收购吗？”“可以！”姗姗双手不停：“请看萤光幕的资料供给、分析、答案及图解。”“很复杂吗？”“本来复杂，我已经把它简化，沙伯伯一看就明白：沙海酒店，四星级外形、五星级设备、四星级服务、三星级收费。外形再装修，也很难达到五星级，但服务可以更改进，三星级收费应该是最大吸引力。这间酒店所以不能赚钱，是未能吸引外国游客，房间经常只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房客……”“我刚才说旅游旺季，淡季的情况更差，餐厅、夜总会……生意随着冷淡，夜总会的乐队、歌星、表演都太平凡，各方面都要革新一番。”“沙伯伯，新酒店最好改名沙皇酒店：第一，够气派；第二，沙伯伯不就是沙皇？十分吻合。”“是人家给我的绰号，怎能用绰号给酒店命名？”沙皇笑笑。

“人家给的，表示尊重大家。根本就是沙家事业，沙皇这名字够威、贵族化、格调高，最好！”“改名字的事，慢一步，我正头痛，派哪一个人去接管酒店。”“大少奶！”“大嫂？她怎么行？她根本不懂，倒不如派你去！”“她懂，我才不懂。我经过详细调查，大少奶已经在念酒店管理课程！”“正在念？还没毕业，又没证书，根本不是专业人才。”“我更不是专业人才，连经济都只知皮毛。”“但你聪明、有头脑，又忠心！”“大少奶边学边做，理论结合实际，最好。就像我们念医科上实验室，光念书是没用的。大少奶好胜心强，要面子，女人心思细，她会做得好！”“可能好，但是，你年纪小，根本不懂，大嫂野心又贪心，她会吃了我的酒店，不行！我不能交给他们！”“由亏本到

赚钱，可不容易。她能吃，就给她吃掉好了！”“什么？”沙皇提高嗓门：“你是来帮我，还是他们的人？”“我是沙伯伯的人，任何事先为沙伯伯设想。不过，大少爷和大少奶始终是沙伯伯的子、媳，将来不可能什么都不给他们，他们能管酒店，也是件好事。”“将来！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死！”“所以，酒店只能由她管，还不能任她吃。我们给她当个副总经理，上面再压个总经理，最好用沙伯伯的老臣子。”“他们都不懂酒店管理！”“不必懂！反正一切有大少奶操心。他只要勤力，尽责，绝对忠心，分分钟看守住她便行。”“这样的人我有！”“不过，如果要大少奶把整个人投入酒店，全心全意拼命干，就不能说真话。把工作交给她的时候说话必须有技巧，否则，她决不会为你卖命！”“你聪明，又有主见，怎样做，怎样说，你来教我……”“妹子，妹子，”大少奶拖住姗姗：“我的事，进行得怎么样？酒店都从新注册为沙皇酒店。”“大嫂，沙伯伯对你和大少爷真的有成见。我为你已经说到口都干了，我真的尽了力。”姗姗呼口气：“你知道，沙伯伯很有主见，并不是任人摆布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我的意见。”“你尽了力就够。”大少奶对姗姗已经没有恶感：“将来要是成功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谢你！”“成功了再说吧！最近天天开会，我好累！”“回房间休息，我也要做功课了！”“你真的要努力，沙伯伯嫌你不是酒店管理毕业，我保证你会尽力学习尽心去做！”“你放心！我不会令你丢面，老头子必会对我另眼相看。”大少奶说：“你看得见的，我一下班就念书。”沙明正穿着晨褙，踱来踱去。

终于还是忍不住，走过去，双手揽住客芳姿的肩膊：“太太……”“什么事？”大少奶一摇身，不耐烦地摆脱丈夫的手。

“时间不早，休息吧！”“你要休息就睡觉，又不要你敲更，”大少奶喃喃地：“莫名其妙！”“但是我想……”“想什么？你不要梦想，”大少奶凶瞪他一眼：“你命不好，老头子与你无缘。你又不争气，什么都干不来。好啦！你没本事，我有，我来争取。我辛辛苦苦为你争权夺利，三、四十岁人还念书；我挨、我拼，你还想我上床侍候你？你简直没良心、没人性、没人情，一天到晚就只会在我身上打主意，呸！”沙明正垂着头出去，哼都不敢哼！

怕老婆不是自今天起，早就怕了。老婆条件不错，实在是比他聪明。脾气是凶猛些，但十年了两夫妻总是恩恩爱爱。

假期、周末陪太太回娘家，逛公司、吃饭、看戏、上夜总会看表演。

平时一起下班回家，吃过饭一同看电视，然后双双上床休息，有说有笑，十分恩爱。

现在呢？还是一起上班下班，但她一回家，吃些点心便洗澡，换过衣服便拿起书。

吃过饭，电视不看，话也不多说一句，在忙功课。

星期六、星期日、公众假期也不回娘家、不逛街、不陪伴丈夫做任何事。有时还叫司机送她到各大酒店，观摩别人的工作情形，一个大堂天花板可以看半天。

丈夫开始被冷落了。

过去十年从未试过的。

沙明正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可能身边少了一个人，可能……但是他不敢怨妻子，他知道妻子发奋向上是为了争取权益，为他们将来好，做丈夫的应该要加以支持。

这天，大少奶在办公室接到曹小姐的电话，说沙皇马上要见她。

她心里卜通卜通，是真的又惊又喜，沙皇从未召见过她。虽然在家同桌吃饭，但在公司她只不过是个小职员。

她拉好她的套装裙，拢了拢头发，可恨今天没穿那件新旗袍。进总裁室，她脚步有点不由自主，也没有心情看姗姗那玻璃纤维办公室；不过，珊珊已去了上电脑课。

“老爷，”她恭恭敬敬地站着。

沙皇也没有叫她坐下，她当然不敢随便坐。沙皇靠在那张气派十足的高背大班皮椅上，打量了容芳姿一眼。

“姗姗说你利用工余时间进修酒店管理，成绩如何？”“老爷，很不错！”

“我要看到不要听到。”“今晚回家马上呈上。”“明大！”沙皇说：“我收购了沙海酒店，现在已改名为沙皇酒店。我准备派你去做酒店的副总经理。”“谢谢老爷！谢谢！”“我请莫永荣做总经理。因为，第一，你打理酒店没有经验，有个长辈提点；第二，我不希望一下子放下一担压力在你身上，我是一番好意。”“是的，谢谢老爷！”“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莫永荣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与声誉，我是特别请他来压镇的。你本身在社会上没有知名度，虽然你是我长媳，但你本人却是小小经理。在社会上做事一定要人面广，有知名度，人人肯给你面子，你可不能老拿我家翁是谁是谁。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？”“我明白的，老爷。凭我这种小人物，实在镇不住一间大酒店，人家对酒店也没有信心。”“唔！好好地干，凡事亲力亲为，不可供靠莫永荣，你老依靠他就没进步，出不了头，永远只是做一副总经理。”“老爷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你做得好，有独立能力镇得住酒店，就不用再借助莫永荣，我会考虑把整个酒店由你全权打理的。那时候，你就是总经理！”“老爷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老人家的恩赐。”大少奶冒出了眼泪：“我很感激你，我……我全力以赴报答你！”“明天起，你要回沙皇酒店，那儿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办，总之要由头开始。你在酒店自己留个房间，做酒店，不分昼夜；而且，这段时间你一分钟空闲也没有！”“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会努力去做！”“要不要回去跟明正商量一下？”“为什么要跟他商量呢？”“你嫁进来是做我儿子的媳妇，可不是来管酒店做副总经理。”“啊！”大少奶微笑点点头：“我和明正已说好了，我们暂时没有孩子，大家努力工作，为沙家服务。”“但也不能因为酒店，便完全疏忽了丈夫。”沙皇说：“你过去和明湘感情不大好，但对姗姗却不错……”“老爷，我没有……没有……”“如果你对姗姗不好，她又怎么常提你的好处，她不说，我不知道你进修酒店管理；她不提我想不起可以由你打理。如果你对明湘像对姗姗，我就高兴。”大少奶由衷地笑了：“姗姗这女孩子非常讨人喜欢，对人好，性格又可爱，我是把她当妹妹。明湘呢？我是把她当亲妹子，我还很感激她把姗姗带进来，可以照顾老爷，又有个伴儿。”

“和蔼可亲、周到、体贴，常面带笑容，是做酒店的起码条件。”沙皇点点头说：“你去见曹小姐，她有许多关于酒店的文件、物件……交给你。你现在就出去，单看文件，你一晚也不够用。”“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！”大少奶一回家就去找姗姗。

姗姗刚陪沙皇吃过点心，送他回房由阿巨侍候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到我房间！”“又到你房间？”“你不是又怕你大哥吧？他还敢哼你？这死人，黑白不分、好坏不分，等会儿我就要他好看。”“他没有再哼我了，不过他是男，我是女，大家连话都没机会多说一句，也没什么好说。”到大少奶房间，大少奶抛下手袋，一把抱住姗姗：“好妹子！开心，好

高兴。我现在才知道你是我的贵人、恩人，我好感动。”“大嫂，你干什么？”姗姗难为情地轻轻推开她。

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老爷让我管沙皇酒店。”大少奶开心得转着身，又回过身握着姗姗的手：“我知道一切都是你的功劳。如果没有你，酒店永远不会让我沾到，我真不知道怎样报答你！”“你已经做了总经理？”“没有，副总经理。”“啐！”姗姗把手抽回去：“我跟沙伯伯讨人情讨了几个星期，原来只不过是个副总经理。”“你不要生气，老爷也有他的道理，举个例：人家问沙皇酒店谁主理？容芳姿，容芳姿又是谁？你说，这有多糟？莫永荣就不同，莫永荣交游广阔，老爷是想由他带起我。

不过，你放心，酒店迟早是我的，我会拼命干，绝不会令你白费心机。”“唔！”姗姗无奈点点头：“你一定要努力，我要你做总经理！”“我向你发誓保证，不要命也要做总经理。”“也好！起码你现在可以参加高峰会议。”“我已经不是小职员，是高级行政人员。”大少奶又抱起姗姗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“以后还有得你辛苦哩！”“我喜欢辛苦，有代价的，值得。”大少奶打开手袋：“姗姗，我下班买了个别针给你！”“啐！这蝴蝶好漂亮。”“当然啦！你看珠宝公司的名字。还有，蝴蝶肚子的那颗钻石，就差不多两卡拉重，还有旁边的红宝、蓝宝、绿宝，一共九十八粒。”“一定要很多很多钱了！”“也不很多，钻石也不是全美，况且我们家和这间珠宝店是世交，卖给我，八万元整，你去买要十万！”“啐！啐！这么贵重的饰物我不要。”姗姗抛回给大少奶。

“收下吧！不是什么好礼物，只是我一番心意，你送明湘一只金表也要三万八。”大少奶把别针塞进姗姗手里：“你不肯要是看不起我。等我做了总经理，钱多些，我送你……”“你要不要送我一幢房子？”“房子找不会送，我会送你部名牌跑车。别针你到底收不收？你不收，以后就不要叫我大嫂。”“好吧！你已经送了我不少东西，以后别再送了。”姗姗问：“这别针配我这件旗袍如何？我还没让你看我这新旗袍。”“姗姗，很久以前，我就想跟你说，这种旗袍不适合你这年纪穿。”大少奶也关心起姗姗来：“一点美感都没有！”“我应该穿什么？”“旗袍可以穿，但要穿贴身的，多一分嫌阔，少一分又嫌窄的那一种。”“大嫂，我不能穿那种旗袍！”姗姗附在她耳边说了一些话。

大少奶哈哈大笑：“你真是傻孩子，没有人比你更傻。笑死我，人家是求之不得，有那么好的三围，穿旗袍引死男人，你说我穿旗袍好看，你才真的好看！”“但是，好像太……”“妖冶是不是？不会，你年轻天真又幼稚，绝对不是那种妖冶邪气的女人。人家只会觉得你很漂亮、很丰满。”“我怕沙伯伯不高兴！”“你现在穿的旗袍他才不高兴，老爷审美眼光很高，你看我两个家姑就知道，都是美人。我家姑和明湘的妈也喜欢穿旗袍。”大少奶想了想：“由明天起我不用回总公司，我会很忙，明天一起吃午餐，我带你去缝旗袍，那店子全是上海人，手工一流。不过，我只陪你一次，以后你自己去。”“大嫂没空就不要理我！”“不理你怎行？好的都包起来，将来你还要挑个好丈夫嫁人。还有你的头发，这种辫子髻难看死了，一并改一改！”沙明正在楼梯平台碰见姗姗，眼前为之一亮。

这老姑婆、老土货怎么变了样，沙明正禁不住又多看了几眼。

姗姗穿了件淡紫的旗袍，胸部丰满，腰肢小而圆，臀部圆浑，三围嘛：怕是三十五、二十二、三十五，看她婀娜多姿，禁不住一看再看。

大少奶的身材和她一比：怎能比？吃饭时，看看她的脸，连样貌也变

了。

虽然，她还梳了一个髻，但不再是老土辮子髻，是颇娇俏的髻，人跟着也漂亮了。

唯一缺憾，是那眼镜。如果她不是有一双近视眼，她应该更美丽。

饭后回房，大少奶又埋头埋脑，一床的文件，纸张片片散在地毯上。

“太太！”大少奶也没理他，自顾自干。

“太太！我告诉你那余姗姗一些事，担保你有兴趣。”沙明正想逗妻子说话，接近她，他们很久没亲热。

一提姗姗，话就来了：“你又在她面前摆臭架子？”“摆什么架子？大家没来往，没说话，各不相干。”“没说话。”大少奶喃喃的去捡了张文件。

“那余姗姗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啦！”大少爷说妻子喜欢听的话。

大少奶翻起眼看看他。

“原来她是假装的呀！”“她哪一部份假装？”大少奶想的，和丈夫想的不一樣。

“全部都是假装。以前，她是很老土，像个老姑婆，现在却改变了！”“哪儿变了？”“衣服！她现在穿的旗袍和以前不同，原来她身材不错！”“简直第一流。”“她又改了发型。”“改了怎样？好？还是不好？”“她已经不土又不像老姑婆。”“你认为她改了服装、发型，漂亮不漂亮？”大少爷也不笨，知道妻子的说话在试探她：“跟你比当然及不上你十分之一，但她的是比以前好看！”“你发神经，发青光？我年纪比她大上一倍，她皮肤比我好一百倍，身材好十倍！”

其他的也不用比，人家年轻漂亮样样好，你真是老花眼了！”“嘻！其实也各有千秋。话归正题，她改来改去，真有阴谋。太太，你千万当心，不要被她甜言蜜语骗到。”“她有什么阴谋？何以见得？”“她本来样貌不丑，初来时扮成个土包，是怕我们提高警惕。现在站住了脚，便把自己 SHOW 出来，进行她的计划。”“她有什么计划？”“勾引爸爸，想做爸爸的继室，她那样的身材，老头子最喜欢！”“她改装是为了勾引你老爸？你老头子有些钱就很是了不起？告诉你，姗姗对老头子没兴趣。”“太太，你……”妻子竟然动火。

“旗袍是我带她去缝的，头发是我带她去发型屋做的，她没有阴谋，因为她本人无意改进她那老土相。哼！我以为你对我的精心杰作会大加赞赏一番，谁知道你不欣赏就罢了，还侮辱人？简直是岂有此理。”大少爷真是拍错马屁，他怎样也想不到，妻子会维护外人。

“姗姗现在是我们的人，不说话！那算什么？以后你要主动的跟她交朋友。夫妻不同心，我对她好，你偏与她作对，难怪她怕了你！”“太太，我现在明白了！以后我老远看见她先跟她打招呼，表示友善。”大少爷揽住妻子的腰：“你天天忙，停一下好不好？人不是机器！”“不要烦！我还有成箩工作没有做。”大少奶推了推丈夫，心不在焉。

“太太，我好寂寞，你陪陪我！”“我忙！你没看见？”大少奶不耐烦了：“那张侍者名单呢？”“太太，我帮你收拾好一切，明天才做。”大少爷热情地不肯放手。

“那今晚做什么？”大少爷在她耳朵旁边说了句英文。

大少奶眼一瞪拍他一掌：“你这淫鬼，一天到晚没想好事。我挨通宵饭都没吃饱，你竟然还想我给你开心？你有本事为什么不抓一间酒店回来？没

出息！”大少爷几乎被推倒地上。大少奶收拾了一切便往外走，“啪”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

大少爷站在床边，空虚、寂寞、受损、委屈而又反感。这老妻又恶又凶又无情！

沙明正坐在客厅上，差不多是晚餐时间。

不久，姗姗进来，看见明正便说：“大少爷，吃饭了！”“爸爸呢？怎么不见他？”“沙伯伯不吃饭，下午茶吃点心吃得太多！”姗姗叫佣人摆好食具。

“芳姿又不回来吃饭了？”“今天酒店开第一次会议，散会后，大嫂和大家吃顿饭联络友谊！”大少爷默默地在吃他的饭。

突然他很感触，过去，他和妻子虽然在家族里没有什么名声、地位和金钱；但是，夫妻俩生活得恩恩爱爱，快快乐乐。如今，妻子是管着一间酒店，每月的正常收入也增加了好几倍；可是，他却一天到晚被冷落，扔下了他，容芳姿出外争权夺利。名和利，其实并非那么好。

沙明正把砂子一样的饭扒进口里。

“大少爷，吃水果！”姗姗把一碟去了皮、核，切成方块的西瓜送上。

沙明正看了看那碟西瓜，切得好，美观，上面还洒上了餐桌盐。

她怎会知道他吃西瓜喜欢放盐？“谢谢！真是太麻烦你了！”沙明正忙说。

“不要客气，今天大嫂不在，我代劳。慢用，我还要去看看沙伯伯。”她出去，沙明正看着：她背影好美。

大嫂不在，代劳。大嫂在，他才没一顿好吃。最近不是她忙着扒饭不说话，便是忽然来两句冷言冷语。

大少奶是从来不侍候丈夫的，反过来还要沙明正来侍候她。为他把西瓜切好、还洒上食盐？真是做梦。

沙明正吃过晚饭，回到房间，一个人踱来踱去，很无聊。

到楼下，看见姗姗坐在客厅上看电视，便走过去搭讪。

“你也喜欢看电视？”“在家里，不看电视还有什么可消遣的？又不是婴儿，总不能八、九点便上床睡觉。”姗姗说：“我每晚都在这儿看电视，大少爷和大嫂在外找节目，没留意吧？”“我们也不是常常出外，我们多数吃过饭便回房间看电视。芳姿不在，一个人看电视没意思，便下来走走！”“大家一起看，做个伴。”姗姗笑盈盈的邀请，沙明正马上坐下来。

寂寞得要死，有个人陪伴，还是美女，当然求之不得。

边看边有说有笑，时间过得快，一会便十二时，大家一起上楼梯，各自回房睡觉。

自此之后，沙明正常和姗姗结伴看电视。

星期六下午，大少奶又要留在酒店里，她为酒店全部的侍应生开了个速成服务班，一定要各侍应生做到服务一流。

沙明正一个人在家闷闷的，睡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他走出露台，向下望，看见姗姗穿了沙滩外套往泳池那边走。

他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，阳光猛，天气热，这时候游泳最好，更何况，他还可以和姗姗做个伴？他马上换了泳裤，便往楼下跑。

姗姗刚由水上上来，她身上的银蓝一件头泳衣，水淋淋的，把姗姗的身材表露无遗。

上次他看差了，其实，姗姗的三围尺码，应该是三十六、二十三、三

十五。

姗姗看见他：“大少爷，你也来游泳？”“对呀！在楼上看见你，心想，有伴了！便连忙下来。”两个人游了好一会儿，姗姗先上泳池，穿上银蓝沙滩衣。用大毛巾抹干头发，连忙用橡皮圈束起，又戴上太阳眼镜坐在太阳椅休息。

不一会儿，沙明正也上来了。

姗姗连忙递了一条大毛巾给他。

“谢谢！”沙明正接过大毛巾擦擦身，在姗姗旁边的太阳椅坐下。

姗姗把餐车推过来，拿了杯冻提子汁放在沙明正手里：“口渴了吧！”她自己要了杯杨梅奶昔。

“奇怪！”沙明正喝口提子汁感到很舒服：“我喜欢什么，你都好像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是谁告诉你的？”“没有人告诉我。不过，多关心别人自然会多了解！”“多关心别人，这句话说得真好。只要你多关心一个人或一件事，便自然会知道得很多！”还有些话，沙明正没说出口，听见姗姗说关心他，心里甜丝丝！

他实在需要别人关心，尤其在最近——当他身心空虚的时候。

“你不用陪爸爸？”“我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全日休息；而且，沙伯伯不用上班，便在家里午睡两小时，睡醒还要个人静坐沉思。一个下午沙伯伯把自己关在房里起码四个小时。”“既然放假，为什么不出去玩？”“一个人，有什么好玩？”“男朋友陪你，有伴就好玩。”“我没有男朋友！”沙明正看到姗姗一双腿：晶莹、洁白、幼嫩、修长而又浑圆……好迷人的一双玉腿：“你那么漂亮会没有男朋友？谁会相信？”“以前有，现在没有。”姗姗呼口气：“大嫂都知道的！”“你年轻貌美，想嫁白马王子都可以。”沙明正说过她像二十五、六岁，但接近看清楚她的皮肤就发觉自己错了：“你很年轻，你和明湘哪一个大？”“我们同年，我比明湘大月，应该是我大了。”“也只不过是月份，但你比明湘懂事得多。除了美貌，你温柔、关心别人、心地善良。”“明湘好心肠，也关心别人，只是你不了解她。”姗姗望着蓝天白云：“今天的天气，最适宜游泳了。”“我们多玩一会儿……”吃过晚饭，姗姗送沙皇到楼上书房，因为他要看一叠文件。

姗姗到楼下客厅，明正已在坐，他一手递给她一杯饮品，一面拍了拍身边椅子。

“洋梅奶昔！”姗姗坐下，享受了一口饮品：“你也知道我的爱好！”“多关心别人，便了解。”“学得好快啊！”姗姗靠在椅上：“星期六和星期日没有什么好节目，看看明珠台有没有旧好片播影。”沙明正转台。

“这电影不好，很闷的。”“看体育节目，八四洛杉矶奥运会。”“你喜欢看？”“男人都喜欢看奥运节目。”“好！我陪你看。”沙明正高兴：“芳姿是绝对不会陪我看体育节目。”“女性百分之八十不喜欢体育节目，你不能怪她。”“但是，你也肯陪我看，我也不会要求天天看，偶然陪我看一次总行吧？对不对？”沙明正开始诉苦。

“她现在这样忙，怎能陪你？”“我不是说今届，我们由认识到现在，有过三届奥运会，今年是第四届。她前三次，都没陪我看一次跳水或自由体操。”“也许她没有兴趣？兴趣是不能勉强的！”“你对世运会的项目有兴趣？”“没什么兴趣！”“可是，你现在不是正陪我欣赏吗？”“每一个人都不相同，你不能……”“所以，我讨了一个不体贴不关心丈夫的太太。”沙明正

开始有怨言。

姗姗不再说下去，喝饮品，眼睛对住萤光幕。

突然一阵汽车声，姗姗道：“大嫂回来了，你快出去迎接。”沙明正眼睛仍望萤光幕，慢慢地走出去，一点儿都不着急，也不热情。

“太太，”直至看见容芳姿：“你回来了！”“问得真多余！”“你一定很疲倦，我为你按摩一下。”沙明正替她捏捏肩膀。

“哎唷！”大少奶突然叫起来：“你想谋杀，那么大力！”沙明正只好把手放轻。

“别烦了！拿着！”大少奶把手里的东西往丈夫怀里一塞，大概睡眠不足，火气很盛。

进客厅，姗姗站起来：“大嫂！忙了一天，一定很辛苦了！”“对嘛！事事亲力亲为。我今天很疲倦，改天再跟你聊。”“大嫂，洗个热水澡，好好睡一觉。啊！我把红枣汤放在你房间，应该还热的，别忘了喝。”“你真乖，我全靠你这么一个好妹妹。”大少奶推了推丈夫说：“你还不向姗姗道晚安？哑了一样。”“大少爷大嫂晚安！”“晚安！”回卧室，容芳姿马上去洗澡。

沙明正替妻子把东西放好，自己上了床，等候着。

容芳姿洗过澡出来，喝了红枣汤，便很满意地上床睡觉。

刚睡好，沙明正双手一把抱住她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“芳姿，我好想你！”沙明正吻着妻子，他们一向是恩爱夫妻。

“想我？想那回事吧？”容芳姿用手指戳着他的额头。

“我们是夫妻啊！”“哼，还提权利，姗姗是外人也知道我辛苦，叫我好好休息；你这禽兽，却不管我死活，你配做我丈夫吗？”“我们以前一直很恩爱。”“以前！以前你赌马亏空公款；现在你只不过是小小超级市场主管，赚那一元几角。

以前！”“你这是看不起我？”“看不起你便看不起你，以前我是个家庭主妇，现在就主理一间酒店。”容芳姿推他：“你年纪也不小，该收收心！”容芳姿那么一闹，沙明正的热情都冷却了。

容芳姿一翻身便睡觉，她实在太累，穿双高跟鞋由酒店房间到大堂，由大堂到夜总会，还有餐厅和咖啡座，俱乐部还没有看呢！由早到晚，根本没有停过。

沙明正一拉被子也睡觉，但感触可就大了，每天早上起床，看见妻子匆匆更衣打扮，连早安也没听她说一句。大家到楼下吃早餐，也是默默无语，大少奶若开口必是对沙皇或姗姗……早上容芳姿不用丈夫送她上班，其实她通常不吃早餐便上班，或前一晚根本不回家。

沙皇派了一部劳斯莱斯给她，姗姗又为她请了司机。下班就更不用提，一来容芳姿自己有车；二来容芳姿每天下班时间都不相同，所以，两夫妻根本不可能一同下班。

沙明正下了班，一个人孤伶伶地回家，吃点心、洗澡、逛逛花园。吃过晚饭更无聊，现在还可以和姗姗一起看电视，但十二点回到房间，仍是很空虚。

双面娃娃

“沙伯伯，下一个月是海沙酒店十周年纪念。如今酒店又改名为沙皇酒店，要不要在那天开个酒会，宴请社会各界人仕，把大嫂介绍给大家，乘机联络感情？”“主意不错，你吩咐她筹备，要最好的，至于宾客名单，我们会送过去。”姗姗只需打个电话，容芳姿便要拼命地干。她还很感谢姗姗为她争取这个机会。

“你有没有收到明湘的信？”沙皇问。

“昨天收到，”姗姗一提起明湘便笑：“她还送给我三张相片，沙伯伯一直担心明湘挨瘦，她重了六磅呢！看相片，她的脸真的圆了。”“我刚收到她的录影带，今晚你吃过晚饭，到书房看！”“真开心……”姗姗吃过饭，送沙皇上楼。沙明正去准备饮品，等姗姗来一起看电视。

等呀等！人影不见，他不能怪姗姗，事前他又没有和姗姗约好。

冻饮都变暖了。沙明正也无心看电视，回房间去了。回到房间，换上睡衣，躺上床，转来转去，好像有一件事还未办妥。

今晚容芳姿又不回来睡觉了，搞那个盛大酒会，马上开紧急会议。

他想了好一会儿，原来今晚没和姗姗道晚安。

他肯定姗姗没有出去。

她呆在房间干什么？没事吧？越想越不对劲，连忙起床穿上晨褛，梳了梳头发，便到楼下。

来到姗姗房间，轻轻敲门。

姗姗开门，穿件白睡袍。

沙明正像触电一样，心竟然跳了。

姗姗可能匆忙，或已上床休息，她没有戴眼镜，露出一双好美、好迷人、会发电、水汪汪的桃花眼。沙明正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美的眼睛，他的妻子是三角眼的。

没有眼镜的那脸，真是绝色佳人。

“大少爷，有事吗？”“你……没有事吧？”他魂飞天外，好一阵才想得起来的原因。

“我？”“我方便进来坐一会儿吗？我怕在门口说话吵着爸爸！”“请进来！”姗姗让他进去，在会客室让沙明正坐下：“我进房间穿件衣服。”沙明正坐下来，蓝色配娇黄，看起来很舒服，很温馨。

姗姗再出来，已架上眼镜，外面加上了件晨褛。

“要喝点什么吗？”她打开冰箱又笑笑说：“晚了，睡前不要喝太多水，吃个苹果吧！”他看着她用那双洁白的玉手在削苹果皮：“吃完晚饭，我调了冻饮在客厅等你，一等，一个多小时，后来我回房间去了。上床想想，怕你不舒服，所以来看看你！”“真对不起，我和沙伯伯在书房内看明湘寄回来的录影带。”她把一碟苹果送上：“事前我应该先跟你打声招呼；不过我也有看过客厅，见没有人，便回房间更衣睡觉。”“我把你吵醒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我刚换好衣服。”“屋子冷清清，日子真难过，芳姿又整天不在家！”“你为什么不去自己找节目？看场电影或和朋友去喝咖啡。”“过去有太太作伴，况且，太太也不喜欢我和过去的同学、朋友来往；因此，我结了婚便没有了朋友。”沙明正边吃苹果边说：“看电影吗？悲剧吧，没有人共鸣；喜剧呢，一个人笑也没有意思。没办法，只好困在家里。”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”“明天公众假

期，我们都不用上班。你没朋友，我也没朋友，我们一起看场电影，去吃顿饭好不好？”“好，我很久没看电影了，”娜娜突然又摇摇头：“我倒无所谓，我是个单身女郎，你是有妇之夫，大嫂可能不高兴。”“她自己忙都忙死了，哪儿还有时间心情管我做什么事？况且，我们只不过去看场戏，又不是做坏事。”“我和大嫂感情好，我不想因为这些事令她对我产生误会。”“你放心，她不会知道的。”“万一她知道呢？一同出去，一起回家，沙伯伯不觉，佣人也知道。”“这样好了！你放假多半回家，就说回家好了；然后我们在外面约好地方见面，一起结伴去看电影。若她发觉，追问起来，我绝对不提你！”“这……”“就这样决定，我先买好票子，我在荃湾的玫瑰餐厅等你，那儿不可能碰到熟人。”“大少爷……”沙明正已一溜烟地走出姗姗的房间。

沙明正喝了两杯咖啡，心里那十五只吊桶七上八落，姗姗会不会来？他怕姗姗赶不到，路远；因此，他买了五点半的票子，现在已经五时十五分。

突然艳光一闪，餐厅的人客都望向门口，沙明正一看，姗姗穿件粉红色厘士全身裙来了。

“姗姗！”沙明正迎过去，又为她拉开椅子：“我担心死了，以为你不来。”“我真的不敢来，但一个人在家里好无聊，我又喜欢看那套电影，所以，我还是忍不住来了，是你前晚说过的那套金像奖名片吗？”“是的，因为你曾说过想看！”姗姗看看表：“我不吃东西了，差不多要放映，我们走吧！”“进戏院，我再给你买饮品、买零食……”沙明正和姗姗的友谊进展得很快，因为大家是同居一屋，天天见面。

加上沙明正处于空虚寂寞的状态，而姗姗的温柔婉顺，常令沙明正如沐春风。别说姗姗的优点有一千个，就算是个很普通的人，能做个伴，也比一个人冷清清的好。

所以，姗姗最初来时对她的恶感，全都变了好感，觉得姗姗无论内外，也都是十全十美。

他们饭后一起看电视，要时候遇上电视节目不好，姗姗会提意到花园散步。

沙明正是喜欢姗姗，可是却不敢妄想，别的还没有什么：沙明正是位豪门公子，样貌、外型都不错，大学毕业也总算有自己的“生意”，生活无忧。独是年纪的问题，沙明正已经四十岁，比姗姗大一倍有多，还是个有妇之夫！像姗姗这样的绝色佳丽，又怎会爱上一个像他那样的人？另外，沙明正畏妻如虎，十年来习惯以妻子的命令为做人目标。虽然姗姗比老妻好一万倍，但是沙明正却没胆量背叛她。

因此，沙明正与姗姗之间的关系，真是一清二楚。

这天，星期日，他们吃过晚饭，到海边散步。

“听说总公司有几个高级行政人员追求你？”沙明正笑着问。

“几个年轻的副总经理。”“他们当中，你比较喜欢谁？”“一个都不喜欢。否则，每个人约我去玩，每个我都答应一次，我一个星期起码有五天不在家吃饭。”姗姗摇一下头：“你看见的，我天天在家吃饭，除了假期回家看妈妈，或者和你去吃饭。”“你为什么不和他们来来往往，大家了解一下？”

“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他们全都不是我的理想对象。外表已经不适合，又何必花时间去了解内在？”“你的理想丈夫是怎样的？”“基本上，家庭环境要好，我自己也出身于小康之家，我怕不能挨苦；我是个大大学生，没理由找个中学生；五官端正，风度好；最重要的是疼我，能保护我，年纪比我大

些，会得到更多的宠爱。”“比你大三、五年？”“不！最好超过十年，年纪大，人稳重，有安全感。”“超过十年？”沙明正好意外，心里暗喜：“你不是喜欢白马王子？”“以前是，现在观感不同了。可能我的思想比较成熟，太年轻的小伙子，性情还没定下来，不可靠的。”“不过，年纪较长的人，大多已经成家立室。”“所以，我只好耐心等待。姻缘是急不来的，嫁了个轻薄少年，一生都完了。”“你想得很好，成熟的男人有成熟的身体、成熟的思想、成熟的情怀。”他忽然问：“你介不介意有妇之夫？”“我当然介意，他有妻子，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我！”“离过婚的男人？”“那倒不介意，不少人第一次婚姻失败，第二次便会得到真正幸福。”“是的！”沙明正点了点头：“有过比较，便能分出好坏。”自此，沙明正常发白日梦，因为那晚海边散步，姗姗给了他不少鼓舞。

姗姗的择偶条件是：要家境好，他自问出身豪门。姗姗要大学生，他自己就是商科毕业。

至于样貌五官，他年轻时被称为“靓仔小生”，年纪大了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风度一向不错。当初他以为姗姗要年轻英俊的白马王子，因容芳姿是这样告诉他。年轻，他就谈不上，但姗姗亲口说要大她十年以上，他大她何止十年，差不多是二十一年，他也十分成熟稳重。

姗姗要人疼她、爱护她，有一个这样的妻子，怎么会不疼，不加以保护？把她捧上天空都可以。

但是，姗姗却是不喜欢有妇之夫，而他已经有了容芳姿。

姗姗又不介意离过婚的男人……唔……那么说，沙明正机会很高。

沙皇酒店在酒店大堂开酒会。

差不多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都出席：有成功之人士、女强人、少年得志的小开、美男美女、名人之类……全部出席。

容芳姿以主人的身份，穿梭于各宾客之间。乘机大打交道，十分忙碌。

沙皇在柳姗姗同下也来了。

那些少年得志的小开，纷纷向姗姗献殷勤。

姗姗穿一袭高雅大方的奶茶色钉珠鸡尾酒礼服。

沙明正穿着黑礼服，人在和几个世交聊天，心却飞向姗姗那儿。

容芳姿乘沙皇与一个橡胶大王大谈政治与经济时，她把姗姗拉到一角。

她交给姗姗一杯酒。

“敬你！”“敬我？今天你的大日子啊。你看？这间沙皇酒店多辉煌，真是令人耳目一新。

我应该恭喜你，你真本领。”“真在感激你，没有你的努力，今天我只能悄悄站在一角，自己连块砖都抓不到。

姗姗，你真是我的恩人！”“别开玩笑，大嫂。我祝你前途无量，酒店业务蒸蒸日上。”“我祝你早日获得如意郎君！”大家干了杯，姗姗凑在她耳边说：“可要是白马王子啊！”“一定是王子，骑黑马行不行？”“啡马也可以！”两人相视哈哈大笑。

“这个酒店怎样？”大少奶问。

“不错，热闹，有气氛。”“服务呢？”“很好，比前更进步。”“为了这酒店，我真的弄得筋疲力尽，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，总好像力不从心似的。”

“乱讲，你还要多加油，做到万人之上，无人之下。”“咭！咭！”大少奶又开心地笑。这是她的目的，被姗姗说中了，她连疲劳都抛诸脑后。

“不要停止啊！女强人。” 姗姗拍了拍她的手臂：“沙伯伯好像要饮品！”
大少奶仰视天花板，深深吸了一口气……空气是甜蜜的。
这间酒店值得她花掉一生的时间，因为将来必然是她的！
沙明正和姗姗去看电影，当然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姗姗偶然回过头，看见沙明正正凝视着她，姗姗向他浅浅一笑。
沙明正觉得她的笑容甜如蜜。
他心里一阵难以抑制的狂跳，他突然想试探一下。
他把手轻轻伸过去，盖在她的手上。姗姗又向他笑笑。
沙明正的胆子壮了，他索性握起她的手。虽然，姗姗似乎挣扎了一下，但并没有强烈的反对。

沙明正握着她的手，放在怀里，一只手指又一只手指的玩着，根本无心看戏。

他再偷偷看她，她脸上并没有不愉快的神色，正在全神贯注着银幕。

他握起她的手，轻轻一吻。

她垂下眼皮，又抬头看银幕。

刚巧散场。

沙明正堂堂正正地拖着她的手出去。

“放开我！” 姗姗在他耳边轻声说。

“你讨厌我？” “不！要是给大嫂的人看见了，我们都没命。” “我们看了六、七套戏，从未碰见过任何一个熟人。” “不怕一万，最怕万一，听话，嗯？” 沙明正这就乖乖地放开了手。

上馆子吃饭，刚点了菜，姗姗说：“我打电话回家——你家。看看有没有事。” “今天你放假，根本不用管。” “但，我是个兼职高级管家。” “公事公办，总之你放假。” “沙伯伯是我好朋友的爸爸，这与公事无关，我担心他又忘记服药。” 姗姗打电话回家，吩咐了阿巨几句，又叫阿金听电话。

谈了两句，突然阿金压低声音说：“大少奶知道是你的电话，要和你说话。” “大少奶回来吗？好，我和她说。大嫂，你今天那么早回来？我不知道你回家吃晚饭，没给你准备什么好菜，真对不起！” “现在有龙肉我也吃不下。” “酒店发生了什么事？” “酒店没事，就因为酒店没有什么事，我想，好多天没回家吃饭，于是便赶回来。” “你过度疲劳，也应该好好睡一觉。” “睡觉？一肚子气，睡得下才怪。” “大嫂，到底谁令你不开心？” “那死人！你大哥。我回来，他影子都不见，不知道他死到哪里去？” “说不定大哥和朋友或老同学出外喝杯咖啡谈生意？” 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还喝咖啡？HAPPY HOUR 也过去了！” “可能生意上的朋友，拉了他去吃饭！” “他晚上怎可以随便出去？他回来，我剥了他的皮。” “大嫂，我正在陪妈妈吃饭，我赶快点，吃完饭回来陪你！” “不！不！今天你放假，好好享受假期，不要理我。我现在等他回来，哼！他回来就没命。” “大嫂，你不要生气，也不要吵架。沙伯伯知道了会不高兴！” “我知道，我不会那么笨。不过，老爷对他们两兄弟已经不闻不问，采取放任态度。

其实，明湘妈妈去世后，老爷心里就有成见，总觉得明正和老二是凶手，还有我。我好运，有你帮忙，老爷对小弟最好，小弟的事他才紧张……哎！我真是说到哪里去了，你快去吃饭，代我问候余伯母。” “谢谢！大嫂，你不要生气，相信大少爷很快会回来。大少爷一向尊敬你，他不敢作反。” “你说得对，明正是好怕我，作反他就不敢，但混水摸鱼就难说了。不讲，不讲，

玩开心些吧，拜拜！”沙明正见姗姗回来，面色不对。

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大少奶回来了！”沙明正面色一变，马上又昂一昂头：“回来了就回来了！工人没铺红地毯欢迎她，她不高兴！”“她不是生佣人的气，是生你的气，她回家看不到你，很不高兴。”“她天天不回家吃饭，甚至不回家睡觉，我差不多每天下班回家都看不见她，我怎样？我也不高兴呀！”“你还是快回家吧，迟了她更生气。要是她因此骂你，打你，虽然不是我拉你出来；可是，我心里总会不安！”姗姗说：“你一向怕大嫂，我们都知道。”他是怕，但在美人面前不可以完全没有男人的尊严，“我不是怕他，是懒得跟她斗，好男不与女斗呀！菜来了吃菜！”沙明正夹了个百花酿蟹箊给姗姗：“吃吧！冷了不好吃！”“明正，你还是赶快回去吧！”姗姗好害怕地在求他。

“既然菜已来了，我就索性陪你吃完晚饭才回去。我主意已定，不要再提她，你喜欢吃的纸包鸡也来了！”姗姗也不再多说，吃饭了。

吃过晚饭，姗姗说：“我坐计程车回去，你自己赶快回家。明正，千万记得，不要提我，对大嫂要忍让些。嗯！”“放心，她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连累你。不过我不放心你自己坐计程车。我先送你回家，我才放心回去。”沙明正拖住她，不久门僮把他的汽车送来，沙明正连忙扶姗姗上车。

“你再送我，回去就更晚了！”“我求你别提她了，好不好？”汽车到余家门口，姗姗正要下车，沙明正握住她的手臂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去？”“明天星期日我还放假，今晚我不回去了，明天吃过晚饭便回去！”“明天我在家等你，”沙明正握起她的手吻了吻她的掌心：“明天见！”“明天见！快回去，记着，凡事要忍！”姗姗下车，向沙明正摇摇手，看着他开车离去。

姗姗还没举手按铃，余先生已经开了大门，笑嘻嘻：“男朋友送你回来？”“我有那么好命吗？我这贱人还会有人要？”余先生没生气，还是笑：“你喜欢吃什么宵夜？我给你准备。”“你不要对我太好，我下一个星期才发薪金，今天没带钱回来！”“这是你家呀，喜欢就回来，干吗一定要带钱？”“这是我家吗？我除了和你一样姓余之外，我们半点关系都没有。”姗姗瞪他一眼：“妈，我回来了……”沙明正一推开房门，一个垫子飞出来，刚打中沙明正。

幸而只是个垫子。

大少奶伸手出来，拉住他的耳朵，把他牵进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“如果我不是怕惊动老头子，我扔个大花瓶给你，看你怎样得了。”大少奶在房间的声音，尖得几乎震动天花板：“你这死人！”“太太，你最近睡眠不足，肝火旺盛，还是赶快上床休息吧！”沙明正把垫子放好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自己做了坏事，还说我肝火旺？你胆子倒也不小。”“我做错什么事了？太太？”“还问？你竟背着我在外面胡混！”“我没有啊，是不是回来看不见我就不高兴？我只不过无聊出外看场电影。”“看电影看了大半天？我回来已经三个多小时，你以为我是白痴？”“看完电影，自己在外面吃了个晚餐。”沙明正在背台词。

“家里没有饭给你吃吗？”“你常不回家，爸爸又喜欢回房间吃饭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好寂寞！”“我今天回来了呀，我今天回来是准备陪你吃饭的，谁知道你都溜了去混水摸鱼。”“太太，你事先又没有说过今天回家吃饭，我怎知道你会回来？”动气的是大少奶，明正一直慢条斯理如闲话家常。

“事先知道，你以为我是神仙？你天天在家等我，不就会没事了吗？”

沙明正口里不说话，理亏的样子，心却在反叛。天天在家等你，我是你金屋藏娇的情人？“喂！”大少奶提着他的领带，把他牵起来：“从实招供，今天你和什么人在一起？”“太太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，一个人去看电影，一个人去吃饭。”“一个人看电影，发神经？和哪一只狐狸精？和哪一个男人？”大少奶直瞪三角眼：“别以为两个男人走在一起便没有事，现在流行同性恋！”“太太，我没有狐狸精，我对男人没兴趣。”“人家对你有兴趣，人家勾引你，你急巴巴地就扑上去……”沙明正在想姗姗那雪白、嫩滑、柔软的小手。

“喂！”大少奶拍他一掌：“是不是真的有人勾引你？”“没有，”这女人多凶多蛮，一点女性的温柔都没有，和姗姗真有天渊之别：“没有呀！”“好吧！今天我放过你，”大少奶把他推回椅里，指住他：“你听着，由明天开始，以后每天晚上不准出去。假期、周末连白天也不准出去！”沙明正心慌：他已经习惯了假期和姗姗出外玩，晚上也会到海边散散步，何况，他对姗姗正产生爱意。

“不！不能的！”“不能？反抗我？大少奶两手出动，给他两记耳光：“好大胆！”沙明正一向畏妻如虎，虽然心里对妻子的一万个不满，但是，已经习惯了一打便求饶，吃了两记耳光，马上乖乖地说：“你别生气，我依你的话就是。”“贱骨头，不打不酥。你再敢偷偷出去，下一次我宰了你！”虽然丈夫乖乖听话，大少奶还是不大放心；于是，她特意从百忙中抽空找姗姗。

“大嫂，你今天好早啊！”“到你房间去，我有事求你！”大少奶伸手把她一拖。到姗姗房间，大少奶乏力地坐下。

姗姗倒了杯茶给她。

“最近工作好忙？”“忙，酒会后便一直忙，但稍后会安闲些，我就怕这段日子。”“怕？”娜娜坐在她身边：“怕什么？”“还不是为了那死人，我常不在家，他便往外跑。现在还可以控制，以后就难说。

他四十岁还很有吸引力，我就比他老得快，特别是这些日子，忙得我皱纹都冒出来。我真怕套不住他，万一他遇上个年轻貌美又会心计的，丈夫就没有了。”“大少爷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，况且，年轻貌美的，也未必容易遇到。”“话可不是这样说，你已经够年轻貌美，你一不留神，未婚夫不是被个小妖精抢去了吗？”姗姗低垂下头，一副黯然的樣子。

“对不起！妹妹。”大少奶拍拍她的腿，说：“我相信你最了解我，所以，你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。”“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？”“你和老爷在家的時候最多，我当然不会麻烦老爷，老爷也不见得会帮我，所以，就靠你了。你要替我留意你大哥的举动。如果他晚上出去，你马上通知我！”“那不好，像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，而且我一天到晚专找大少爷的错处，大少爷一定会恨死我，对付我。”“他敢，我杀了他。你帮我就行了，不必理会他。”“大嫂，我一向亲你，和大少爷没有什么交往。但是，我必须说句老实话，你一天到晚把大少爷关起来，对他等于虐待。他一个人在家，遇上假期你又不能陪他，家里没有孩子，叫他怎么过？”“其实，他去看戏，吃顿饭，我是不会反对。我也知道他寂寞，可是放他一个人出去，我就是不放心。”大少奶敲敲头，沉吟了一会儿：“姗姗，听说很多人追求你，你是不是常拍拖？”“大嫂，我的事情你最清楚了，伤痕未过，暂时我也不敢再踏足情场。”“那就好了！反正你不用忙拍拖。顶多回家陪爸妈，你有空陪你大哥去看场戏、吃顿饭。”“不，不！”姗姗几乎跳起来：“要是给人知道了，误传我勾引大少爷，和他

拍拖，我一生就完蛋了！”“你勾引他？他又不是白马、黑马、啡马王子，而且他的年纪可以做你爸爸，他凭什么配你？”大少奶翘翘鼻子：“人家喜欢传，由他好了！只要我心中明白，根本不必理会别人。就算有人传你和你大哥上酒店，我先打那人一个巴掌。传明正无所谓，你可是个大姑娘啊！”“大嫂，不行的，根本我和大少爷连话也没多说一句，我情愿为你留意他的行踪，他有什么变动马上报告你。”姗姗毅然说：“我不可能和大少爷出双入对，毕竟男女有别。”“那好吧！要你陪个比你大一倍的人，实在很为难你。你大哥我就拜托你多留意，如果想我们夫妻长久，不妨做个长舌妇。”大少奶也明白这是强人所难。

“我答应你一定会做，不过，你有时间要多陪大少爷。”“我知道了，再过一、两星期，我相信会比较空闲。别说是明正，我爸妈也埋怨我不要娘家了。有空我会和明正回我家，他喜欢我妈亲自下厨煮的小菜。也陪他看看电视、逛逛公司。总之我会抽时间陪伴他！”“那就好……”姗姗由家里出来便看见明正的车，她担心后父看到，忙过去拉开车门说：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“先上车好不好？”姗姗心想，还是赶快离开这儿，不能让后父知道她的事。

“姗姗，”他一边开车一边问：“这几天你为什么老避开我？”“还不是为了你！”“为我就应该不理我，我心里好难过。”“你太太下了命令，你晚上不准出外，假期也不准出去。如果我和你偷偷溜出去，结果还不是害了你？”“我不怕她，她打打骂骂我已经惯了。”沙明正不以为然。“但是我呢？我和你在一起，她会对我怎样？”“你不用怕，我会保护你。”“明正，算了，你连自己都自身难保，还能顾我？我是外人，大不了被她臭骂一顿，辞工不做；但你们是两夫妻，可不能为了我而吵架。”沙明正把车驶进一条小巷，熄了火。他转过身来，面对姗姗：“我越来越发觉和她无法相处，我想和她离婚。”“你怎么这样想？你们结婚超过十年，大家不是一直相处得很好？”“那是因为以前没有比较，觉得她还不错。自从你来了，我才真正看到一个可爱的女性。我也不是嫌她的年纪大，但温文的举止、温柔的性格、体贴入微……她哪一样有？她只会发脾气、破口大骂、伤害人家的自尊、野蛮、泼辣、任性……她根本是没有资格做个贤妻良母。姗姗，”沙时正握着她的手：“我喜欢你，和你在一起我好快乐、好享受！”“可惜太迟了，是不是？”姗姗垂下眼皮。

“你不喜欢我吗？”他轻轻地问。

“使君有妇，喜欢又怎样？”“只要你真的喜欢我，我马上回去和她离婚。”“不，不要，我完全没心理准备。如果你向大嫂提半句离婚的事，我马上离开沙家。”“不要走，姗姗，”沙明正把她拥进怀里，姗姗并没有反抗：“或者你需要考虑，根本，你还不太了解我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很爱你、很疼你，我什么都顺从你……”沙皇由早上开会到下午三时，精神实在难于支持，姗姗便送他回家。姗姗替他打过针，沙皇靠在安乐椅里，姗姗为他按摩。

“现在生意真难做，顾客数量多，但消费低，百货公司的盈利额一直下降。”“高级消费者仍然是有的，至于低消费者，在短期内可能还会减低，这是受到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影响。”姗姗说：“商场是要作定期性的刺激，广告、宣传还是很重要。

最近百货公司取得了几份产品代理权，公司应该搞个展览会或慈善餐舞会等等！”“唔！”沙皇沉吟。

“场地方面，可以借用酒店的大堂和夜总会。最好百货公司和酒店联合做个宣传，一举两得。”“这倒是两全其美，互相利用又不必求助外人。不过，最近听说明正与大嫂感情不好，如果酒店和百货公司合作搞宣传，又会有好一阵子忙碌，会不会影响他们夫妻感情？”“影响，肯定是有的。每一个男人都希望下了班后，太太等着侍候。大少奶常在外少回家，夫妻感情怎会好？问题是，大嫂热衷于酒店，沙伯伯又实在等人用，百货公司营业不理想，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。”姗姗说：“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大少奶自己去处理，她甚至可以辞去酒店的职务，如果她家庭至上的话！”“对！她自己决定，免得他们夫妻以后怨我。”“沙伯伯最好向她陈以厉害，免她名利薰了头。虽然，若大少奶真的辞工回家做贤妻良母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一时之间，更找不到代替他的人。”“你认为她真的做得那么好？”“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下，不可能一下做到全酒店大爆棚。但现在也颇稳定，最重要是大少奶有兴趣而又全身投入工作，问题只是她事业与家庭，是否能够兼顾？”“唔！我明白，我会和她作一次长谈。”沙皇长叹一口气：“明正这孩子真窝囊，他根本一无是处，连他媳妇也比不上。”“夫妻同心，倒不必分彼此，女人比男人能干的例子也不少，而大少爷毕竟是沙伯伯的儿子。”“也心冷了，现在就只剩下父子名份。可以说，我对明正已经放弃。明新嘛，如果他决心戒赌，还可以做点事情，他比明正是聪明些；不过，他若不痛下决心改过，他遗害更大！”沙皇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拍拍姗姗的手：“我好多了，你手也酸了。你替我打开抽屉，右面第一个，里面有封加拿大的信。”“明湘又有来信？”“不是明湘的那一封，是另一封。对，就是这一封。”沙皇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相片：“给你看看！”“沙伯伯，他是谁？我从未见过。”一张甫士卡，里面有个英俊男孩的相片。

“明诚，我第三个儿子。”姗姗看了看床头，那儿有两幅照片，一幅是沙皇和第一任夫人；一幅是沙皇和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，那小男孩胖嘟嘟的，谁看见他都想捏他一下。

明湘和她妈妈合照的相片，在书房内。

“三少爷长大了和小时候不大相同。”“更英俊、更好看了，是不是？”沙皇提起这小儿子便甜丝丝：“我很喜欢这相片，改天你有空替我买个精致的相架，把相片放进去。”“我明天就去买。”姗姗把相片交回给沙皇：“很奇怪，三少爷不像大少爷和二少爷，也完全不像沙伯伯。”“他像他妈妈。我第一任夫人很漂亮、活跃、很健美……很吸引人、很迷人。她常笑，笑起来像明诚一样的甜蜜。”“沙伯伯一定很爱沙夫人！”“是的！她是我第一个最爱的女人。第二个是明湘的妈妈，她也漂亮，但是太内向太忧郁。我本来是为了怕明诚没有人照顾所以才会再婚，但是，他们相处并不好，我是说两个大儿子和明湘的妈妈。明诚太小，他是天真无邪的！”“沙伯伯很喜欢三少爷？”“是的，我最爱他，其次是明湘。”沙皇一直没停过笑容：“一方面，他自小便失去母亲，缺少母爱。另一方面，他和他两个哥哥完全不同，他聪明、有才智，不会像明正那么昏庸无能；也不会像明新整天在酒色财气中过日子，把聪明都埋没了。而且，他虽有才干但绝不会像他两个哥哥那样争权夺利，整天就想着谋我的家产。我两个大儿子对我不孝顺、不尊敬，阳奉阴违，他们表面对我唯命是从，都是为了遗产。明诚爱我，他对我的财产没兴趣，他才是我真正的儿子。”姗姗心里想：“沙皇的遗产将来明湘非要和这三少爷分不了，算了！这三少爷没害过明湘，而且沙皇有那么多钱，明湘一个人三辈

子都用不完。”“ 姗姗，你在想什么？”“ 我？” 姗姗连忙展开微笑：“ 有一个爸爸真好。可惜我爸爸死得早，我后父……” “ 我早知道你会有感触，过去的事算了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倒想做你的干爹！” “ 真的呀？” 姗姗高兴得拍着手掌：“ 以前明湘提过，沙伯伯根本不愿意讨论下去。” “ 相处了一段日子。我知道你对我很关心，照顾又周到，你比我亲女儿还体贴，明湘这孩子是个大头虾。而且你十分聪明伶俐，思想敏捷又擅于策划。在公事上，你暗中帮了我不少，我已经习惯依赖你，想用个干爹名义套住你！” “ 我照顾你是责任，我每月拿钱的，沙伯伯几乎每月都给我加点薪金津贴。我快要成小富婆了！”

“ 你做的工作，比你所拿的多。姗姗，你老说对生意没兴趣，但是我觉得你很有生意人的头脑，又反应快。做商人一定要反应快、当机立断，快半拍就吃亏，慢半拍大好机会便失去。你为什么不正正式加入我的生意？反正你一直在后面协助我，你对什么有兴趣？珠宝钟表店？银行？” 沙皇很认真：“ 我给你一个高职！” “ 暂时我只想做好我本身工作，生意我仍然不想急急插手。还是做个永远没有权分遗产的干女儿好了！” “ 分不分家产无所谓，只要你出嫁，干爹送你一份礼物，好大一笔的啊。我要你夫家知道你有才有貌又有财。”

“ 沙伯伯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对男人，就好像看见毒蛇一样。” 姗姗垂下头，这是她心里话：“ 我想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谈恋爱。” “ 你以为每个男人都像那色狼一样禽兽不如？你以为人人像曾如那样懦弱无情？你以为天地间每一个老年人都像曾老头那样黑白不分、顽固封建？你以为每个男人都像你后父那样无耻下流？” 沙皇靠在椅上，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，真有点力不从心，他顿了顿说：“ 你受了那么多苦，应该有人好好爱你。你年轻貌美、温柔、贤淑、聪明能干，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内外兼顾的贤妻良母。谁能娶你为妻，谁就有福气。” “ 我不会，沙伯伯，我是个有污点的人。” “ 这也算污点？太不公平。好吧，算你有污点，现在的年轻男女，哪一个没有污点？我的第二个儿子搞得一塌糊涂。以前我身体不好，连说话都没有力气，他还带一些妖怪一样的女孩子回来，真气死我。你等着瞧吧！大嫂贪心又凶恶，二嫂一定是个好吃懒做的十三点……唉！一想起就心烦。” “ 三少奶好就够了！三少奶一定会十全十美，这样才配得起三少爷。” “ 听说明诚和他表妹感情很好。” 沙皇打量着姗姗：“ 其实我觉得你和明诚真的很登对，他虽然比你大四岁，但他孩子气，你们两个必然会投契，实在很适合！” “ 沙伯伯，你忘记我……”

“ 污点是不是？哎！你有一百个优点，小小优点就盖过了。明诚也有不少洋女孩追求，他有没有污点我可不敢担保，世界上根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人。” 三少爷已经有一位很好的表小姐了！” 姗姗拍了拍沙皇的肩膊：“ 你答应我饭前睡一觉的，别再伤神聊下去了，我叫阿巨侍候你上床。” 大少奶口口声声说要多腾时间陪丈夫，但一听见沙皇要她和百货公司合作做一个宣传，她马上眉飞色舞，一口就答应了。她见沙国熙的时间比见沙明正多十倍，她又经常开会，不回家吃饭。

沙明正和姗姗的见面和相处时间随着增多。不过，他们只能在屋里偷偷会面，姗姗不肯再和他出外。

本来，她是奉旨和沙明正出外看戏吃饭，甚至跳舞，因为大少奶把丈夫交由她看管。

可是，她就是不肯，更不会让沙明正知道，还表示很害怕大少奶。

这天，星期六下午。

大少奶到百货公司开会，开会前打个电话回家，知道丈夫没出去，很

开心：“对不起！我今晚不回家吃饭了！”“又只留下我一个人！”沙明正假装很愁苦的样子。

“老爷不是在家吗？”“你知道我们两父子无话可说。”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大少奶开始不耐烦，几百件工作等候她处理。

“芳姿，你回来陪我！”“陪你？我的工作谁做？”“留给其他人做，你以前没出外做事，在家做大少奶，酒店还不是一样开？”“啊！你这算是瞧不起我，认为我可有可无。”“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知道你很能干。但是，太太，我需要你！”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一天到晚就只会想那回事，真没出息。好！你有本领，我什么都不做，你来打理沙皇酒店，看你能维持多少天？”大少奶突然压低声音。一会儿，她向丈夫发脾气：“你看，要沙国熙的秘书来催我开会。因为你，我变成没有时间观念的人。我劝你少唠叨，放假睡大觉！”“你不在，我睡不着，而且大白天，太太……”“你睡不着就去死吧！”大少奶掷下了电话。

沙明正抚住耳朵，翘起嘴在笑。

沙皇在睡午觉。沙明正把姗姗拉到明新卧室旁的会客室。

“来这儿干什么？”“看看你，谈心。在你那儿不方便，这儿好，老二走了，平时佣人都不来。我调查过了，她们一星期来清洁两次，我们在这儿最安全。”沙明正说：“到你房间，虽然隔音设备好，但是总担心爸爸偷听。”“他不会的，沙伯伯不是这种人，况且，他根本行动不便。”姗姗接过沙明正为她准备好的冻饮料：“好静，佣人都看不到一个。”“我事前经过缜密调查，他们聚合在他们的小屋谈天说地。”姗姗比他还清楚，因为由姗姗控制佣人，她房间有闭路电视，阿金又为她把风。但是，她还是显得不大自然的样子。

“姗姗，你怎么了？”他走过来，用手搭住她的肩膀：“你的精神不大好。”“我正在担心，万一一大少奶撞进来，见我们关在房间里，还以为我们做坏事，我好怕！”“不要怕，她不会撞进来，她正忙着她的霸业，她根本没空理会这些。”“如果她对你不关心，上一次，她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。”“那不是关心，是自私。她可以天天出去，我出去一会儿都不行，她这个人一向专制霸道。”“明正，我们还是不要偷偷会面。我进来沙家是照顾沙伯伯，可不是破坏人家的家庭，我更不能忍受人家骂我勾引你。”“不！是我勾引你，我敢对爸和芳姿说，事实也是如此。至于我和芳姿的婚姻，这样聚少离多，她爱权力多过爱丈夫，我们结果一定分开。有没有你，我的家庭都会惨淡收场。”“大嫂是为事业而忙，你不能怪她，如果你们两个一起忙，问题就不会发生。真的，我怕大嫂迟早会知道我们常暗中会面。虽然我们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，但，大嫂会往坏处想。”“她怎样想由她，我已经说过，我乐意为了你而和她离婚。”“不行，大嫂真会宰了你，况且，沙伯伯也会不高兴，他注重沙家的家声，不会容许你离婚。”“无论我离婚不离婚，爸爸都不会喜欢我。我知道，假若我离婚爸爸会反对，但是，如果他知道我再婚的对象是你，他必须会高兴。因为爸爸一向对芳姿印象也是极坏，他喜欢一个像你这样的媳妇。”“也未必，如果他误会我是个专勾引人家丈夫的人，他对我的好感马上会改观。明正，我们是不应该再在一起的。”“你说过你喜欢我。”沙明正把她拥进怀里，贴住她的脸：“我真可怜，四十岁了，如果我不认识你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”“你和大嫂不是彼此相爱结合的吗？”姗姗小鸟依人般地靠在他怀里。

“没有人迫我娶她，我们也经过所谓恋爱。当时环境很复杂，妈妈去世，

小弟又小，家里来了个后母，我不想回家，但又担心小弟被人欺负。当时容芳姿并不像现在这样凶蛮，年轻样子也好看些，我在家里是大哥，要保护二弟和照顾小弟，结婚有个太太，可以为我减轻负担……这样就结婚了！”“大嫂很疼惜三少爷！”“她带过他，有感情。”“她也算是个不错的妻子。”“以前我也这样想，但是有了你，就知道她由头到尾都没半分贤妻良母的条件。女人对丈夫应该温柔、体贴，可是她对我又打又骂，只有我侍候她，她从来也没有侍候过我，人又粗枝大叶，又不爱家，她根本就不像个妻子。”沙明正把妻子说个一文不值：“她也不是个良母，结婚十多年，女孩子都没生过一个，儿子就休想了，她没这个福气，看她的相就知道了。老人家总喜欢孙儿，若我有个儿子，爸爸对我会好些。将来分遗产，就算我那一小份，我儿子是长子嫡孙，他的一份一定多，比拿间酒店在手里好！”“好相才能生儿子？”姗姗大起反感，这男人没出息，什么都往钱眼钻，男人竟像女人那样喜欢说是非。

“当然啦！好相就好命，好命才会生得出儿子。你看她一副三角眼，面又干又瘦没有肉，哪来的福气？”“啊！原来你会看相。”姗姗很开心，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：“你看看我将来有没有福气养个儿子？”“有，当然有！你年轻貌美，有许多时间生儿育女。不像你大嫂已经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沙明正乘机香她的脸：“你身材好，腰围、臀部丰满，将来你会有很多儿子，是个贤妻良母。”“若我嫁给你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儿子，你和大嫂同年，不可能会有什么孩子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不同、不同，男女根本不同，男人六、七十岁也可以生孩子。”沙明正的手在她腰肢处移上移下：“你嫁给我担保你一定生个儿子。”“你真想和大嫂离婚？”“唔！我有妻等于无妻！”“你和大嫂离了婚，酒店不可能属于你，你手上只有几间小超级市场，大嫂会耻笑你的！”沙明正突然停下手，望住她：“你是不是认为我不中用？”“大嫂说你没有才干，人也……总之是不好。看来大嫂是比你本领。”“她本领？她以前还不是坐在家里天天找麻将搭子，串门子，说是非。我没有才干？我是因为娶了个不贤妻，又没有子女，所以才灰心。如果我和你结婚，我一定会争取，会发奋向上。不单只把酒店抢回来，百货公司、银行我都要沾手。男人发奋要有个目标，我为了你，一定全速前进，我绝不是没有出息的丈夫，我要你妻凭夫贵，有权有势！”“大嫂说你有钱便赌，我不喜欢赌博的人。”“我赌是因为精神无所寄托。”沙明正强辩：“家无贤妻，又无子女，完全没有家庭乐，妻子又凶狠，只好出外找找消遣。不过，我发誓为你我一生一世不再赌钱。我赚的钱全部交给你，我有了你便满足！”姗姗嘟嘟嘴：“大嫂说男人未结婚之前，都喜欢说甜言蜜语，结了婚就不是这回事，骗人！”“你别听她说，她那张乌鸦嘴，好事都被她说成坏事。其实，我娶了她，对她一直很好，是她不肯克守妇道，冷落丈夫。”“你不会因为大嫂少陪你，你心灵寂寞，所以才会喜欢我？”“姗姗！”沙明正蛮认真的：“我不是跟你玩玩，我是很真诚的。就是容芳姿肯回来天天陪我，但是我的心已经给了你！”姗姗满足地笑笑，突然看看腕表，叫了起来：“糟糕！晚餐单子我还没有发下去呢，佣人快要来找我了。”姗姗起来，沙明正拖住她不肯放人。

“我到厨房一转，马上回来！”姗姗在他脸上轻轻一吻，乘沙明正陶醉之际，她已溜了出去。沙明正在房间痴痴地等，房间还荡着姗姗身上的幽香。

一等，一个半小时。虽然，由这儿往下人间要走一段路，但是，也不可能去了那么久？他忍不住去看看，穿过拱门，便看见阿金由姗姗房中走出

来。

“阿金，余小姐呢？”“大少爷找余小姐有事？”“没事，只想知道今晚吃中菜还是西餐？”“中菜，几味可口小菜。余小姐亲自下了餐单才出去的。”“出去？”沙明正好愕然，姗姗怎么悄悄地走了？“余小姐接了家里的电话，便匆匆忙忙回家，其实，余小姐今天放假。”啊！原来家里有事，本想问阿金余姗姗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，刚张口，又怕阿金生疑。

大少爷没理由关心余小姐。

沙明正深深叹了一口气，今天怎样过？太太不回来，他不怒反喜，因为可以和姗姗躲起来聊聊。姗姗不在，他便六神无主。

看样子，回房间睡大觉，时间会快一点儿过去。说不定醒来，姗姗已回来。

拖着脚步上楼梯，心情不好，举步也烦，四楼好高好高，回到房间，全身倒在床上。

刚脱掉皮鞋，电话铃便响，他心里想：老妻真烦，又打电话回来查勤，幸而没开车去追踪姗姗。

“喂！”沙明正懒洋洋，装得迷糊梦中的语气，想避开老妻。

“明正……”“姗姗！”沙明正跳坐起来，精神为之振奋：“你一声不响走了，我好担心，你家里没事吧？”“我是来道歉的，接到家里电话知道妈妈不舒服，便失魂落魄地赶回来，你知道我只有妈一个亲人，”姗姗歉意地说：“我侍候妈妈睡觉马上想起你，害你一个人关在那房子，你一定闷坏了。”没有、没有。”这女孩真好，起码心里有自己，和老妻相比，容芳姿简直没有人性，不回家睡觉也不会打个电话回来：“伯母没事吧？看过医生没有？”“老毛病，不用看医生，我为她按摩按摩就舒服多了。你在房间看电视？”“你不在家，什么兴趣也没有，电视也不想看。”他在诉苦：“我已经上床了，唉！”

寂寞啊！”“都怪我不好，不能陪你。把你吵醒了是不是？真对不起！”

“不！我还没有入睡，睡了你来电话我一样欢迎。因为这证明你心中有我、关心我，我好高兴。”明正说的是真心话？“你今晚大概不能赶回来了？时候已不早。”“我星期一晚上回来，在家里多照顾母亲一天。把你一个人冷落在家里很难过。”“别担心我！容芳姿天天不在家，如果没有你作伴，我早就闷死了。一两天算得什么，不要为我难过，好好照顾伯母。”“那你早点睡吧，我还要去看看妈。”姗姗软声的：“晚安！明正。”“晚安！”明正抱住电话，心内蜜糖一样甜。这女孩子实在是好，关心又体贴，对自己又真心真意。别说等一天、两天，等一、二十年也乐意。这样的女人才会是好妻子，就别提年轻貌美。容芳姿是什么东西？沙明正的一颗心已全向余姗姗。

明正思前想后，考虑了一晚，决定向姗姗正式求婚，姗姗答应了，马上和容芳姿离婚。她要杀要宰，婚是离定了。

平时谈心事，不大方便，他打算留到星期六，窝在明新那边最安全。

这几天，明正心中有喜，和姗姗眉来眼去，对容芳姿则视而不见。

星期六，姗姗由沙皇房间出来，走到楼梯平台上，明正一把将她拉住。

“唏！楼下有佣人呢！”姗姗压低声音，把身体往后缩。

“到明新那儿，我等你！”“那儿已经不安全了，上星期我由那儿出去，竟碰见阿仪。她看我的眼光怪怪的，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。她是大嫂近身女佣呢！不能再令她有疑心，否则我处境很困难。”姗姗忧心地说。

“姗姗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跟你说。”“我很喜欢听你说话，但再不能在这屋子里了！”“那怎么办？出去！出去说。”“你怎能出去？大嫂吩咐，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，全日不得出去。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你晚上不能出去。”“别管她，现在就去！”“她管我，她会打死我，我怕她！”“晚上不能去，白天就不怕。白天她以为我去了上班，不会注意。你白天由写字楼溜出来也挺方便的。”“但不能在外约会！”“在家里担心佣人监视，在外又怕遇到相识的人，那我们怎么办？”“最好暂时疏远，少说话，保持一定距离，看准情形再算。”“吓！还要疏远？我们根本没机会亲近。”沙明正叫苦连天：“少说话，我们说话还不够少？只准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姗姗，我真受不住。”“你以为我就好受么？嘘！亚仪，真的，亚仪上来了！”姗姗着慌推他：“快回楼上去，少爷，我求你……”身边没有恶妻，沙明正只是寂寞，但和姗姗疏远简直痛苦。

他近来看惯了姗姗的笑脸，是他的享受，听惯了姗姗的软语、娇笑，更是享受……唉！一下子仿佛什么都没有。

再讲，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非办不可——向姗姗求婚。他对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！姗姗不亲口答应他的婚事，他不敢向老妻提离婚！她虽低劣，但总不想两头空，到底自己已是中年人。

姗姗有意无意地避开他的目光，连到花园散步都被婉拒。不过，明正自己，似乎也看得到屋子里有人在暗中监视他。

他仍会和姗姗一起看电视，正想偷偷握她的小手，亚仪来送茶送水；想跟姗姗说句悄悄话，阿金又来问宵夜吃什么……亚仪又送水果来，天！她幽灵似的，难道这丫头是恶妻的女密探？她在监视他们？对呀！还是姗姗够机警。

家里，真不是谈心之所，更不是求婚的好地方，不能把希望寄在这儿；出外吧，姗姗说过不能在外约会。她这样说，是怕遇到熟人。他知道姗姗并不想和他一起外出，在外面，如果有一处地方永远不会碰到外人——啐！上得山多终遇虎，他不怕，姗姗怕呀！

除非那个地方是私有的，哪儿最安全？哪儿最安全？他急死了！看见姗姗就想亲她，他要向她求婚，他要娶她，把她据为己有，哪儿最安全？这几天沙皇的精神又不好，好容易疲倦，他一边讲电话，姗姗在后面忙着为他按摩，真是苦乐一齐来。

沙皇扔下电话，叹口气。

“二少爷又嚷着回来？”“他投诉吃不好，又没人照顾，一个人孤伶伶，瘦了十磅。”“三个月已经早过去了！”“就因为这个理由他老求我，但我认为他还没有受够苦，他太贪图享乐，嫖、赌、饮、荡、吹都精，就是不求上进，看了就生气。”沙皇又皱眉头。

“沙伯伯最讲信用，说好三个月让二少爷回来工作怎可以赖账？而且经过上一次，二少爷一定痛改前非。”姗姗在沙皇肩上加一点内力按捏。

“痛改前非是不可能了！等我一死分了家产，他恐怕比以前更狂。我有一口气他们表面是很听话，不过诺言是不该不遵守，但他回来让他干什么？”“二少爷一向管银行，沙伯伯也认为他在这方面有才干。”“银行？他是会管，但也容易把我银行的钱吞光，这时期会搞出挤提。银行我再也不放心由他主理了。”“沙伯伯。”姗姗忽然停了手：“银行不是刚收购了一间财务公司？这财务公司没银行规模大，也不太小，由二少爷管理，万一搞不好大不了关掉。它独立的又不影响整个机构的财政！”“唉！”一提起就头痛，我名

下生意已经够多，还添间财务公司，现在生意真难做。

以前永按财务公司一直赚钱，最近一年被地皮、楼宇压死了，唔！让明新打理也不错，可以考虑。”“让它独立，不要归纳银行辖下管理。二少爷若真从头再起，他会把财务公司打理得很好，将来楼宇卖出去，肯定赚大钱。如果他还执迷不悟，财务公司弄垮了也与银行无关！”姗姗说：“若二少爷干得出色，像现在一般勤奋，银行还可以交回他主理，沙伯伯就不用天天忙个不停了！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”“好吧，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不过，一定要我派人过去接管，他才可以回来，唉！”

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！”姗姗走出花园，经过大榕树，突然有人轻声叫：“姗姗，我在树后，快过来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跟你说。”姗姗四周打量，然后绕到树后。

那儿很静，周围都有花圃，又有矮树丛，但姗姗还是很担心：“你的胆子也真大，这儿随时会有人经过。”沙明正伸手把她揽过去，拥住她说：“我们小声点，说几句不碍事！”“有话快说嘛，我怕大嫂……我的心跳得好厉害。”姗姗蛮可怜的。

“心肝，别怕，”沙明正抚抚她的胸口，姗姗含羞拉开他的手，明正一本正经的：“我真的有很多话要告诉你，宝贝！”“改天才到适当的地方……”

“我已经找到了，才敢把你拉来告诉你，以后我们还可以自由自在在一起！”

“真的，哪儿？”“去年我见地价低，用公款在新界买了一幢小别墅送给容芳姿。以前我们每个月去住几天，可是自从她做了女强人，早就忘了那别墅。那儿离市区远，我们躲进屋内不出去，担保没人见到。”“别墅内的佣人呢？”

“没有佣人，只有一个花王，他看屋兼清洁，你放心，他最不喜欢开口说话。”

“明天星期六，但白天、晚上你都不能出去，有地方也没有用。”姗姗叹气。

“假期我们不去，免惹亚仪疑心。星期一中午我在别墅等你，每个下午只要不用开会，你可以自由活动，你一有空马上乘车去和我会面。”“星期一你不用上班吗？”“我就利用上班时间开溜！”“不！那不好！万一大嫂找你找不到，可就麻烦了！”“假期她管得紧，上班时间，她极少找我，我会向秘书交代一声，我去巡另一些超级市场，她往哪儿找？”明正求着：“姗姗，

地方都找妥了，不要再拒绝我，我真的有许多、许多话要告诉你！”“如果，星期一不开会，我……好吧，我们在别墅见。”“姗姗，你真好。”明正拥住她狂吻：“你明天坐车来粉岭……”“我记不住，你写下来找机会把地址、时间定在纸上交给我！”容芳姿看见姗姗进来，指了指她对面的椅子，向她笑笑，匆匆说完电话便开心地叫道：“难得来酒店看我，今天放假没回家？你来了就好，看看我把夜总会装修得多华丽，法国的‘丽都’，根本和我没得比！”容芳姿说呀说，觉得没有反应，她看了看姗姗，愁苦满脸，双目茫然。

“姗姗，你不舒服？”容芳姿走到她面前，抚了抚她的脸：“你不是闲着没事来酒店玩玩吗？”“我妈的老毛病发作，其实我应该回去给她按摩。”

“啊！原来伯母不舒服，老人家总有点小毛病，我没出来做事前，还不是这儿痛，那儿痛。如今忙得连看病都没时间，身体反而好了！就是睡眠不足。你看我，皱纹一天加一条，哎！这就是成功的代价。”容芳姿安慰姗姗：“有你护理，伯母很快没事，看样子她是运动少，不用那样担心嘛！”“母亲的身体我心中无数，我不是为她担心。我、我……”“啊，我明白了，快秋天了吧！天还没凉就想换季，女孩子对时装最敏感。想添一批衣服，但手上又现款不足，当然不会向老板要，面子呀！大个女啦，又不好意思回家拿……来，

大嫂这儿有。”“不，不要。大嫂，你误会了，我平时根本没什么机会用钱，积蓄下来也有一小笔……其实，我是为了另一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大嫂，因为，大嫂听了一定会生气，说不定还会打……”“与我有关的？”容芳姿三角眼一瞪：“有人在老头子面前陷害我？我是炒了买办的鱿鱼，他买入的带子不新鲜……”“大嫂，这件事和大少爷有关。”“明正，他出了什么事？”大少奶可紧张了：“我托你监视他的，他出了事你应该马上通知我！快说呀！”“你这样冲动我不告诉你！”“好，我不冲动！”容芳姿想想，坐回原位：“你说吧！”“你先要答应我，只解决这件事，但不能骂大少爷，更不能打他！”“哦！他犯了事我也不能骂他？”“那我就别说，我不是来搬是非，拆散人家夫妻的，我早担心你会这样，所以我才烦闷。”“好了，好了！我的乖妹子，我不骂他不打他还对他好，求你告诉我吧！”姗姗靠在椅背叹口气：“大嫂自从接管酒店，每次我们谈话，你总是叫我监视大少爷，尽可能照顾他。我既然答应了你，对大少爷就不能疏忽。比如晚饭，吃橙时我顺替他切个橙，问他喜欢吃什么宵夜；我每晚习惯在客厅看电视，大少爷过来，我吩咐佣人为他弄杯饮品，大家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；他常说你不在家，他寂寞又闷，有时候我也会陪他到花园走走。”“他的确很寂寞，我不在家，父子感情又不好，话也不多说一句。他在家，像个无依老人，谢谢你照顾他。”“可是好心没好报呀，我是遵照你的命令照顾他，他误会了！大概以为我对他有意，最近我发觉他态度越来越怪，说话也越来越奇。又问我嫌不嫌他是个有妇之夫，真惊人……”“吓！他这死色鬼，他有没有向你动手动脚？”大少奶跳起来。

“没有，我发觉不对劲马上避开他，连话也不跟他多说。他怪我不再关心他，又说有许多话要告诉我……他真烦，若不是怕你生气，早就告诉你。大嫂，你看，昨晚他还塞给我张字条，我真没了主意……”“这是粉岭别墅的地址。”大少奶手颤颤接过纸条：“心肝宝贝，星期一下午你一定要来，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。最近你老避开我，我伤心死了。星期一见，我爱你……正。”“哼！这死人，死人，”大少奶把信拍在桌上：“我马上回去杀死他，我要他的命！”姗姗连忙把信取回去：“杀死他你要终身监禁，犯不着！”“一命填一命好呀，他竟然背叛我勾搭女人，他太对不起我！”“幸而当初你要我陪他吃饭、逛街、看戏我未答应，否则今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事情。”“我想不到那杀千刀真的色胆包天。”“也不能全怪大少爷他三心二意，有妻子还打小女孩子的主意，他可以做我的爸爸呢！那就是他不对。但是，我早劝过你不要因为事业、向上爬、做女强人便冷落了丈夫，男人寂寞就容易变心！”大少奶呜呜地哭：“我又不是去串门子、打牌，我辛辛苦苦，也是为了我们将来打好基础，老了也可以享福过好日子。”“幸而大少奶选中的目标是我，我和大嫂情同骨肉，做妹妹的当然不会抢姐姐的丈夫。换了另一个女人，今天你的丈夫已经被抢走了！”“走呀！这种男人我才不稀罕！”“他真的跟人家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他搞离婚沙伯伯是不高兴，但他娶个女人回来生个孩子，儿子他不高兴，孙子总是沙家骨肉吧！他就得势了，新太太、有儿女，又可争回父亲的好感。可是你呢！有一天年纪大了，没冲劲、没野心，一个怎样过？再结婚，担保一定能找到一个比大少爷更好的吗？”大少奶一想，条条道理，哭得更伤心。毕竟，丈夫是她心爱的，若他娶了别人又生儿育女，她一定受不了，她会自杀的。“我怎么办？睁只眼闭只眼，装作不知道，保全夫妇关系！”“不、不，那怎么行，你放任不理，岂不鼓励他再加紧追求我？”

“你说过你不会要他；那么，他就不能娶你，我还是沙明正夫人。”“大嫂，你真坏，只顾自己不理我，我以后还敢留在沙家？”姗姗一脸怨恨：“好！

我走！我走了让他去追求别人。”“哎唷！妹妹，你走不得，你走了，我马上会变弃妇。刚才我心慌意乱忘了形，你不要怪我。”大少奶扑过去抱住她：“我们合力想个彻底办法，求你帮帮忙！”“你一向有头脑、有主见、见识广、经验丰富，我这黄毛丫头又是十三点，根本无法可想。昨晚接到大少爷的纸条，慌了一晚，也想了一晚。唉！你和大少爷十多年夫妻，他一向又怕你，感情应该还有，及早制止他，应该来得及吧！”“对！我马上回去，斥责他不该追求你，叫他别再向你打主意；并且答应他如果他痛改前非我便不再和他计较。我这样优待他，他应该感激！”“你没凭没据骂他追求我，他不肯认，你怎么办？”“但是！他写了一张纸条给你，那便是最好的证据，他的字迹最容易认。”“纸条是他给我的，怎会在你那儿？这还不是告诉他，我和你早串通的吗？你听过恼羞成怒没有啊？”大少奶点点头。

“他表面上向你认错，心里恨你又恨我。为了报复，在外面换个女人，生个孩子，你不肯离婚，沙伯伯也不会容你。除非你由明天起锁住他，他也要上班呀，你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管？”“对！我怎么没想到。平时我主意多多，真是智多星，今天事情落在我身上，竟没有了主意。”“我倒有个办法，不过，我一向想法幼稚，也许你会取笑我！”“说出来，你幼稚，我不幼稚，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”“星期一，我依时去赴约，被你在门口捉到。随使用什么借口，你跟踪我也好，有人通风报讯也好，但是，你不能让他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。”“唔！这方法好，不过他会守住露台等你去，露台又对正花园大铁闸，他看见我马上会溜。”大少奶沉吟：“或者我比你先溜进去……那花王……唔！我先去找那花王的妻子，收买了花王就容易办……姗姗，为了逼真，我可能会对你破口大骂！”“我最怕做内奸，为了表明我不是和你串通害他，你甚至可以打我！”“姗姗，你真好，没有人比你对我更好更忠诚！”大少奶又拥着姗姗痛哭：“我感激你……”姗姗神不守舍，拿个听筒为沙皇量血压，又撞倒一杯茶。“姗姗，你没事吧？”沙皇看呆了。

“嘎！”姗姗按住胸口跳起来。

“你为什么惊成这样子？又看了恐怖剧？那些电视片骗人的，都是人扮。”“唉！干爹，你相信不相信，做好事有恶报？”“当然不相信，于天理不合！”“但事情来到我身上，我不能不信。”“你到底受了什么闲气？大嫂不会对你像对明湘那样吧？”“就因为她对我好，否则我不会答应她。不答应她，事情不会落在我身上，我便不用心惊。”“你答应她什么？”“答应代她监视大少爷，如果他晚上去喝花酒通知她，但大少爷没去吃花酒。答应她不在时，替她多关照大少爷，以免大少爷过份孤独，对她产生反感。幸而她叫我和大少爷去吃饭、逛街、看戏，我一口拒绝。”“理应拒绝！”“但我答应和少爷做朋友，照应他，不让他太孤独。”“有一个朋友总好过一个敌人，况且能关心人，给别人多些快乐，那是好事。同在一间屋子生活，应该相处融洽，时间便容易过。”“但我实践对大嫂的诺言，却被大少爷误会我对他有意！”“哈哈！”沙皇竟笑了起来：“他年纪不小，又有太太，人又笨，没钱没才干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对你大献殷勤？”“唔！他献殷勤我可以不理，但是……但是，干爹，你看。”姗姗把纸条交给沙皇。

沙皇看过字条，又只是笑：“自作多情，男人大事不做，只会谈情说爱，笑话！哈！

竟学他的风流二弟。”“你还笑，人家担心死了！”“担心什么？他写明爱你，又没说耍你，有人爱总是好！”“干爹！”姗姗顿足撒娇：“他约我去别墅，单身一个人，我到底是女孩子，我可没这个胆。”“这种不自量的人，你大可置之不理，当看个笑话好了！”“接到这张纸，我就对自己说：有什么话好讲的，我才不会去。但回头一想，能避这一次，可不能避下一次，事情也非要解决不可。我想去向他说明白，又不够胆。我对男人不了解，干爹，男人是不是追求一个女人，要追到才甘心？”“当然，除非他不爱你！”“唔！若是他再这样的纠缠不清，我大不了辞工不干。”“辞工不干？”沙皇可动容了，事情来到他的头上呀：“你又不是来为他做事，你是我请回来的人。儿子追你，要老子受罪？星期一下午……”沙皇忽然声音好细，喃喃的：“他竟然利用上班时间约女孩子幽会，真不长进，没用的，不争气，真不争气……”

“干爹，你在说什么啊？”“啊！我自己说，我不喜欢明正，不是没有原因，他实在太不长进。”沙皇说：“星期一你可以依时赴约。”“我不去！送羊入虎口。”“要是我也去呢？有我在，老虎狮子都不敢吃你！”“干爹，你也去，好啊！”姗姗忽然又摇头叹息：“他知道我告诉干爹，我小命就不保了。明湘说，她大哥打人好凶的。算了，干爹，你不能去！”“你以为干爹是白痴？我会去告诉明正和大嫂，姗姗来向我求救，我来保护她？哈！”“他约我，我不说，你怎会去？”“你不要忘记我是沙家一家之主，我很应该知道自己子女的所作所为！发生了这样的大事，我还要别人通知才知道，那沙皇岂非变了沙包。”沙皇拍拍她的手：“你放心前去，我绝不会让你吃亏，否则我就太对不起明湘了。”沙明正好开心地驾车前往别墅。

他太得意忘形，根本没留意花王笑得十分牵强，像哭一样。

因为容芳姿比他先到，正在花王的工作间等候“审夫”。

沙明正把买来的东西放好，等姗姗来一起好好享受。

他脱下西装外衣，解去领带，洗把面，梳梳头，喷些古龙水。

啧啧！香啧啧。

他跑到二楼房间的露台，等候姗姗。

过了不很久，一辆计程车停下来，一会儿，走出来个穿粉蓝色喱士旗袍的美人儿。

他拍一下手掌，走下楼梯，出甬道，跳下台阶直奔花园外迎接姗姗。

容芳姿已闪身躲在楼梯底下。

“心肝！”明正一把拥住她：“你把我想得苦。”“别这样！”姗姗看着花王推开明正：“我慌得要死，这两天担心得吃都吃不下。”“你担心什么？”明正轻拥她的秀肩，他们边谈边走。

“当然是大嫂！要是让她知道我来这儿见你，她一定杀死我！”“不用管她！”明正一挥手：“我已经决定和她离婚！”“离婚？”姗姗站定下来，“好好的干嘛离婚？”“她好？她又凶又恶又薄情，她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所以我也不要她了！”“你跟她说了？”“还没有！不过，你一点头答应嫁给我，我马上通知她上律师楼。”姗姗惊讶地瞪着眼：“我怎能答应嫁给你？我和大嫂情同姐妹。”“可是，你对我那么好……”明正也感到意外。

“我是对你好，也喜欢你，可惜相逢恨晚。”姗姗垂头轻叹，“你是个有家室的人，对你好就不该给你添麻烦。”“我没有麻烦，难得你处处为我设想周到。只要我离婚恢复自由身，不必叹相逢已晚。”“我不会破坏人家的家庭。”姗姗摇头，黯然走向屋里：“我不是这种女人！”“姗姗，姗姗！”明正

追进来。

“你纸条上说有重要的事告诉我，是什么？赶快说，我听了便走。” 姗姗一进屋脸色便冷淡：“今天沙伯伯脾气不好，我要赶回去！”“我约你来，是全心全意求你答应……”“答应和你做什么坏事？”容芳姿幽灵般地闪出来，她不会让丈夫把离婚两字说出口，因为她根本不要离婚。

“芳姿……”明正吓得就像看见鬼一样。

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容芳姿又转身迫向姗姗：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姗姗抖着唇片。

“太太，”明正总也不忍心姗姗受惊，挺起胸膛：“我请姗姗来参观我们的小别墅。”“参观？这小野猫来勾引你吧！”容芳姿指住姗姗：“她刚来我就知道她不是好东西，我以为她对老头子有兴趣，想不到她来抢我的丈夫。”大嫂，我没有。”姗姗委屈得眼泪直流：“你对我好，像我的亲姐姐一样，我怎么会做对不起你的事？”“还敢花言巧语，拆散我的大好家庭，你知道我和明正是恩爱夫妻，你还敢打他主意？他会为了你和我离婚让外面人讥讽他负情薄幸，临老入花丛？四十一岁人娶个小孩？”容芳姿越说越气，举手就是一巴掌：“你想陷我丈夫于不仁不义？狐狸精……”姗姗双目含泪望了望明正，低头饮泣不敢反驳。

明正痛在心里，忙过去向妻子求情：“芳姿，你错怪了姗姗，她常在我面前赞你又好又能干。你不在家她怕我寂寞心生向外，还主动陪伴我，她说代你补偿你因工作而不能陪我，给我作伴，她关心我全是因为你。”“真的？”容芳姿看了看丈夫：“姗姗无意勾引你，你呢？”“我？我有这样能干的太太，心满意足了。姗姗的确很讨人喜欢；不过，正如你说的，我年纪那么大了，还是收拾心情吧！”“那你今天约姗姗来干什么？”“我？啊！”他咽了一下，突然好高兴地说：“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纪念日，我知道你没空，不敢烦你，请你妹妹做陪客，自己庆祝一番。”“我们结婚纪念日不是还有两个月吗？我记得秋天，要穿羊毛衣，现在天气还很热。”“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是我们认识的纪念日。”明正是乱碰，见太太既没半点生气的样子，胆子就大。

“你连我们哪一天认识都记得？真难得，我还骂你竹织鸭。”大少奶假装高兴，姗姗说得对：今天的事，自己也有责任，若真离婚，自己一把年纪，实在也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明正更好的丈夫。

“我早就忘了，我才没心肝。噯！明正，你好周到，有红玫瑰，你还记得我喜欢红玫瑰。还有香槟、醉虾、芝麻鸡、冻蟹和酥杏仁。来！喝杯香槟……”“芳姿，你冤枉了姗姗，又打了她……”明正虽然知道不可以得到姗姗，但心里还是疼她。

“哎唷！我的好妹子，我手真重，把你的脸都打红了。”芳姿过去一把揽住姗姗，偷打个眼色：“刚才你大嫂发了神经。工作多，睡眠不足，你大哥说我肝火旺真没说错。

还有那多嘴鬼说你来和明正幽会，我想都没想便摸来了。冤枉你，大嫂真该死。”“太太，谁告诉你我和姗姗来幽会？”明正在奇怪恶妻怎会来。

“阿……”容芳姿忙改口风：“来！先敬姗姗一杯香槟！”“明正！”沙皇突然出现，令大家都颇感意外。

沙皇挥手叫替他推轮椅的司机出去。

“沙伯伯，你怎么来的？”姗姗揩去眼泪走过去。

“这间别墅是我儿子偷取公款买的，屋契的名字是容芳姿，但，钱是我的，屋也等于是我的。我喜欢来，便来。”沙皇看了看姗姗：“你不是说回家看你妈妈？她病好了吗？你怎会在这儿？”“爸！今天是我与芳姿认识纪念日，我们请姗姗来喝杯香槟算是庆祝。”明正为姗姗解围。

“明正生日不庆祝，大嫂生日也不庆祝……庆祝认识纪念日？庆祝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对，但为何不能等到晚上？可以请客、开舞会，为什么偏要在大家工作的时候去浪费时间，阻碍工作？”“沙伯伯，”姗姗惶然：“我……”“现在是你的自由活动时间，你喜欢做什么我管不着，今天亦不用开会。”沙皇一挥手转向容芳姿：“酒店闲着闷得发慌？不过，只要酒店没弄垮，你有权分配时间，我也不管。唯独是你——沙明正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放假两天，今日你应该有很多事做，但你老毛病又发，无心工作，只顾吃喝。你还在监管期间呢！你应该知道我分派人监视你一举一动，看看你是否痛改前非？你太不长进、不成材。你扔下超级市场来喝香槟、吃鸡，是向我挑战吗？”沙皇说着，由轮椅拿出一份文件扔向沙明正，沙明正和容芳姿立刻面色苍白。

“爸，我……”“老爷，明正该死，求你……”沙皇冷漠地摇头。姗姗惘然望住大家。

“这份文件在法律上完全有效，里面有你的签名，我的签名，沙家法律顾问，沙氏机构两位律师为见证人，律师楼内签署，政府打了厘印。”沙皇说：“你犯了其中一项：办公时间内擅离职守，由早上十一时半离开超级市场，现在三时三十五分你仍在此别墅喝酒庆祝。你胆敢犯规是表示甘愿与我脱离父子关系，放弃沙家全部财产离开沙家。”大少奶身体摇晃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拼了老命地干，看来完了。她怎能不轻飘飘。

“爸，”沙明正色迷了心，已想不起这份文件：“我知道错了，请你看在我们父子情份上……”“当初你和沙明新，亏空公款、出卖公司利益、因豪赌而不理事业，害我在名誉上、金钱上损失惨重，你们还收买护士想置我于死地吞掉我的财产。又陷害明湘迫她离家，怕她分薄了家产……你们作恶多端死不足惜。若你们不是我儿子，我为何跟你们签这种幼稚、可笑的悔过书？亏空公款吗？报警；无心工作？开除，干手净脚。我是看在你们母亲份上，好意给你们一个自新的机会，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个有用之人。如今，事发才几个月你便重犯，你还好意思求我？你听着：沙明正，我离开这儿马上去律师楼办手续，到时律师楼会通知你签名。你不肯签名我便登报公开，并限你一个星期之内，搬出幻羽喷泉。”“爸，我和芳姿以后……”“这间别墅也值一百几十万，我不会收回。这些日子你们也储蓄了不少金钱，你们又无儿无女，晚景应该无忧。你一向讨厌超级市场，你在一星期内交回总公司，我会派人去接收。”沙皇看了容芳姿一眼：“大嫂若和明正离婚，酒店那份工作可以继续做；不过情况会有点特别，你不能参加高峰会议，也永不能入董事局，因为你只能做普通雇员。若大嫂随丈夫离去，酒店便要交还给我！”“我辛辛苦苦，把时间全献出来。若不是因为酒店冷落丈夫，明正也不会有今天。”大少奶呜呜咽咽：“说没有便没有……太不公平。”“芳姿！”沙明正也情不自禁过去拥住妻子。

“沙伯伯！”姗姗用恳求的口吻：“我想说句话！”“你说，我还要赶去律师楼。”“或者，今天是大少爷犯了规……”“他是犯了规，而且他已不是大少爷，起码不是沙家的。”沙皇更正。

“沙明正犯了法是沙明正不好，但今天的事，显然与沙太太无关。沙太

太管理酒店很尽力，况且她几乎因为酒店失去了丈夫。”姗姗顿了顿：“请原谅我放肆，父子情完了，但是彼此间还有血缘。沙伯伯也希望沙明正先生能够有自己的事业，所以，所以我认为酒店应该送给沙明正夫妇。”“不行！关系脱离不得再有任何连系，让他们在酒店，那算什么？”“酒店可以独立，完全脱离沙氏机构，沙伯伯可以登报公开声明，酒店业务好坏与你无关；并且改掉沙皇酒店的原名，另外注册登记。”芳姿看着丈夫展露笑颜，能拥有间酒店可真不错。

“唔！”沙皇沉吟：“可以考虑一下，现在先送我去律师楼。”姗姗推动轮椅，黯然回头一望，容芳姿向她感激地点点头。姗姗推着轮椅，经过树丛把手中一小瓶白花油一扔，嘴角牵起了胜利者的微笑，心里说：“曾老爷，你走着瞧！”

色诱二少

沙明新再次踏入幻羽喷泉，他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。

虽然，大哥大嫂被逐出家门的事，他已知道。原因呢？当事人却不愿提；不过他知道了也爱莫能助，他只会为兄嫂不安、不值。而他也没有能力为兄嫂争取什么，因为他在沙家也并不受宠。

他坐在二楼走廊的椅子上，等候父亲召见训话。

突然眼前一亮，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孩子，由沙皇的房间走出来。

她穿一件白色的套裤水手装，长发全束在左边，上面缚了一只银蓝的丝绒蝴蝶，十分青春俏皮。

她肤色粉红，皮肤富有弹性，脸儿很富挑逗性，样子似苏菲玛素，但身材却像波姬小丝，真是天生尤物。

“是二哥吗？”她走过来，声音娇脆：“干爹请你进去！”“干妹子？爹什么时候收了个干女儿？”他一双眼在她脸上、身上打量搜索，一饱眼福，不离风流公子的本色：“这么大件事我竟然不知道！”“我叫余姗姗，我是来做沙皇的特别助理，后来沙皇见我做事勤力、忠心又听话，于是便认了我做义女！”“不是因为妳美艳不可方物吗！”“干爹不注重这些。”姗姗向他笑笑，一笑勾魂：“你还不赶快进去！干爹等得不耐烦了。”明新低下头轻声问：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你？”“吃晚餐的时候，我住在这儿的，等会儿见！”明新看着她下楼梯，圆圆的臀部，长长的腿，婀娜多姿，迷死人。姗姗失了踪影，明新才进沙皇房间。

“你怎么老半天才进来？”沙皇果然很不高兴。

“爸！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有位干妹子，和她交谈几句。”“姗姗是你妹妹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，我的精神、体力能够维持良好状态，完全是她的功劳。”

“啊！她原来是个护士。”“不要插嘴！”沙皇低喝一声：“她是医科大学生。她放弃学业来这儿护理我的身体，协助我打理业务，管理幻羽喷泉，完全是因为和明湘感情好。她是来代替明湘照顾我，我是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。放心，她不是来分家产的，但希望你把她当亲妹妹，我知道你有个毛病，看见美丽的女孩子便动心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玩弄她、伤害她，否则我会令你丧失在沙家的一切权利。”“爸！姗姗年轻美貌，我也长得不差。我没有结婚，

她应该也没有结婚。如果我们感情好……”“正正经经谈恋爱，我不反对，但我看你也没有这份福气。你为什么一回来就说女人？真是死性不改。女人说完了你可以回多明尼加！”“爸，对不起！”他马上垂首道歉。

“永按财务公司暂时由你打理，要是你行为好，表现好，将来也许我也会让你管理银行。不过，如果你再犯事，你的下场会和你大哥一样，甚至更坏。”“爸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勤奋努力的。”“我喜欢清静，未得我同意你不要带你的朋友回来。”“我保证不会！”“少在外鬼混，这儿一到十二点便会全部大门关闭。不过如果你不喜欢住幻羽喷泉，独自搬到外面住，我是万分欢迎。”“不会的！爸，我会多留在家里陪伴你老人家，现在就只有我们父子俩，我有责任陪伴爸和侍奉爸的！”“那倒不必，我喜欢静，不喜欢别人加入我的私人生活。你懂得检点，别破坏沙家家声便好。”沙皇挥了挥手：“你去梳洗一下准备吃晚餐吧！”明新走出沙皇的房间，马上松了一口气，唉！对着老头子真是活受罪，闷死人。还是去找那美女好，不说话，眼睛看看也享受。

他找到姗姗，但她似乎很忙。

“八点吃晚餐。”姗姗对他说：“先到饭厅喝杯餐前酒。”“饭厅？今晚吃中国菜？”“唔！”她笑笑，带着佣人从客厅上楼梯。

明新到饭厅，女仆把餐前酒送上。明新一面拿酒一面打量那些女仆，全都是新人，他也听说以前大嫂请的人全部被明湘开除。其中一、两个女仆样貌不俗，明新风流成性，想去逗她们，可是个个反应冰冷，明新耸耸肩，坐下来喝酒。

一会儿饭桌已经放好食具，他奇怪为何只有两副食具。

难道那位小美人不能同桌吃饭？老头子真封建，唉！和他吃饭胃口怎能开？还是赶快把餐前酒喝了，否则又会受头子一顿教训。

八点，姗姗走进来：“饿了吧？”“也不太饿！”明新一笑：“还要等父亲大人。”“他已经吃饱了！”明新讶然：“我一直在这儿，没见过他。”“他喜欢靠在床上吃，他嫌到楼下麻烦，而且坐在轮椅吃饭，他的胃会不舒服。除了大节日干爹都在房间吃，只有我们两个吃！太静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不！情调更好！”明新坐下来，看着佣人送上个墩冬瓜盅。

“今晚我选了中菜，我想，经过几个月在外生活，你会喜欢吃些巧手中菜。”“我在多明尼加连做梦也想着荷叶鸡、干煎暇碌……你好像看透我的心事。”明新吃着热腾腾的冬瓜盅。吃！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好。

喝了餐前酒，父亲不在座，菜又合胃口，明新吃得很多很饱。

“厨子还没有忘记我喜欢吃的菜，八个菜全是我喜欢吃的。”“厨子全都换了，他们连二少爷都没有见过。”姗姗好笑。

“但是，都是我心爱的菜。”“平时我听大嫂提过，知道你回来，一个个的记出来，花了一个晚上。”“姗姗！”明新大为赞叹：“你不单只美丽，而且体贴周到！”吃水果的时候，明新问：“你每天晚饭后，喜欢做些什么？”“一个人能做什么？看电视。”“看电视太沉闷，只适合一些家庭主妇，你年纪那么轻，应该活跃些。”明新看看表：“看一场九点半？马上出门。”“住幻羽喷泉不能看九点半，干爹下了新命令，十二时便全部部门都关掉。你有事应酬事前可别忘了告诉干爹，否则你只能在外面等天光。”“现在才九点多，我们又不是小孩，吃过晚饭便上床睡觉？简直像修道院。”明新不以为然：“姗姗，喜欢玩电子游戏吗？”姗姗点了点头。

“到我那儿玩，我有副新电脑电视游戏机；不过几个月前买的，也许现

在有更好玩的，明天我去打听一下。”明新又问：“你晚上还要不要看护我爸？”“不！我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至下午六时；不过下班回家，我要照顾干爹的茶点，替他作一天简单的身体检查，晚餐我也会亲自照顾。八点钟后，使真真正正的是我的私人时间。”“那还好，我担心我们玩游戏时，爸会需要你。”明新又问：“爸吃过晚饭自个儿干些什么？他不喜欢看电视，除了新闻节目。”“看文件，那么大个机构，每天都有很多业务上的事必须由干爹决定；不过，他身体不好，最迟十时便要睡觉，专门侍候他的阿巨，会侍候干爹上床。”姗姗把一套镶金边的瓷器杯碟亲自递去：“今晚的菜有点腻，喝杯香片会舒服。”“谢谢！”明新意外又开心：“你还知道我吃得太饱要喝热茶，而且喜欢香片？”“别忘了我兼数职，我只不过尽责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”“最美丽、最年轻、最迷人的超级女管家，是不是？”明新愉快地喝着茶。

“你先到游戏室去，我还有点工作要做，等会儿就来。”“你知道我的游戏室在哪儿吗？”“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你回来，你住的那层房子我全新装修了！”“怪不得耳目一新，眼前一亮。姗姗，你真好，谢谢你！”“等会见……”第一天接任上班，要有个好开始。

沙明新不单只起得早，而且还选了一套米黄色西装，在镜子前看看，觉得自己的确很英俊风流，比老爹年轻时，还要有男性魅力。

选全港十名最有魅力男士，他一定可以得冠军。

他比明正年轻，身材保持得好，当然没有中年发福的事。加上衣着讲究，外表比实际年龄年轻。

他从小就被女人追求，他来者不拒，加上自己喜欢的又会主动追求，怪不得沙皇说他一天到晚在女人堆中打滚。

除了赌马，他最喜欢女人。

到楼下吃早餐，甬道上遇见姗姗。

又是眼前一道光。

姗姗穿一袭蓝白间条的裙子，上面一件白色海军装小外套，白色高跟鞋，头发束在脑后，用一串白花围住。

服装打扮很适合高级年轻职业女士，再加一副白边平光眼镜，显得高贵、秀气。和昨天的天真小女孩形象完全不同。

明新暗自称赞：这小女人品味真不错，人又漂亮！

“早安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”“早！”明新凝视她：“一起吃早餐？”“我要陪干爹，干爹习惯九时出门上班，我正要上去接他。以前大少爷九点前已经在公司。”“谢谢你提醒我，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”“下午干爹多数有饭约，我要陪他。晚饭再见！”“晚上见，但我一下了班便会回家。”姗姗点头笑了笑，走向会客厅。

明新第一天上班感到很兴奋，因为虽然是财务公司，但比一间银行分行规模大许多。

至于总行，他知道父亲暂时不会让他过问。

工作闲一点儿他不禁就想起姗姗：姗姗不单只美丽，而且风度仪态都很出众，特别是她的天生女性温柔，她会做个很贤慧的太太。过去，明新还未遇过一个对别人体贴得无微不至，令人如沐春风的女人。虽然，明新喜欢够劲、够野、够风情的女人，女人嘛！

自己又不会对她一生一世，换一下口味，新鲜嘛！

很想打个电话和姗姗聊聊天。

他不敢打到总公司去，怕老头子会骂他工作还没有表现，又打女人主意。他又忘了问姗姗的私人电话。

其实可以叫人去打听一下，但刚回来，还是检点些，表现勤奋些较好。因财务公司的几个头头，都是沙皇的人。

下班回家，吃过点心，洗个澡换套便服。

再下楼，姗姗和沙皇已回来，看见姗姗心里就兴奋，身边没有女人真难受！

他去问候父亲，沙皇反应冷淡，极少说话，他不开口骂就好。其实明新问候他也只不过做做表面功夫。

他想找姗姗，但姗姗似乎很忙，在沙皇房间进进出出。她工作时颇为严肃，和昨晚玩游戏机时的活泼、稚气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。

他一早就到饭厅等吃饭，其实是等姗姗。

“你调的鸡尾酒不错！”他逗亚仪说话解解闷。

“二少爷，我哪会调酒？酒是余小姐亲自为二少爷调好的。”“姗姗？她真本领。”明新呷一口：“很好，喝了胃口开，还解渴。”“好像有个名堂的，叫……”亚仪摇摇头：“我不会说，啊！余小姐来了。”明新回过头去，啊！来了个洋娃娃——姗姗把头发盘起散着发尾，发上结了条橙色带子，她穿了一条橙色的膝上娃娃裙，橙黄平底皮鞋，白短袜子。

“在叫我吗？”她笑嘻嘻地走过来。

“二少爷想知道他喝的酒叫什么名字。”亚仪说。

明新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姗姗，像看鲜花一样。新鲜的，早晚不同，怎看得腻？“我名它‘名士风流’，二哥，这名字你说好不好？”明新看着她那双摄人魂魄、水汪汪的桃花眼，下了班她没有戴眼镜。

“二哥！”“嗨！”明新从梦中惊醒，他连忙为姗姗拉开椅子。

“你喝的酒我叫它‘名士风流’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姗姗看着他笑。她笑的时候，眼睛也在笑。

“棒！好棒！”明新面对美人心情极好。

“今晚我们仍然吃中国菜，明天吃西餐。西厨是法国人，他煮的法国餐不错，我最喜欢他做的酥皮海鲜浓汤。”“我听了已经想吃！”“今晚的鲍鱼鸡丝翅也不错。”“姗姗，你年纪虽然小，当家比大嫂还本领。”“我还不是向大嫂学习。二哥，今天早上我忘了告诉你，关于你车子的事。”“我一走，爸把我的跑车也扔了！”“不！他老人家没有。其实你的车还很新，出厂还不到一年，是我吩咐车行拿回去替你检查、清洁。几个月没开动了，我有点不放心，都为了安全；不过，车一小时前已经送回来，明天你可以开你的红色保时捷上班。”“姗姗，”明新由衷地赞赏：“你真周到，你知道吗？一向很少人对我的一切那么关心。”“你那些数以打计的女朋友呢？”“她们不管这些，只会玩、会享受。她们不喜欢动脑筋，车坏了她们便说：马上换一部呀，爸说得对，她们都是废物！寄生虫！爸不喜欢我所有的女朋友，其实也有道理。”明新说：“爸喜欢你，更有道理，你无论哪一方面都十全十美。”“我们只不过认识两天，我的缺点你还没机会看出来。”姗姗将薄饼放在碟子里，在薄饼上放些甜酱、芝麻油、大葱白、烤鸭的脆皮……然后卷好了放在明新面前。

“谢谢！其实女孩子美丽已经够好，何况你又温柔体贴。”明新忽然很高兴地说：“今晚我们可以看电影了。”“明天再明天才是星期六。”“我知道不

能出去看，但是在家里，时间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看两个钟头，三个钟头。我买了不少名片，你没有留意我有个放影室？”“还有跳舞房，就是没有书房。”“我不喜欢呆坐着看书，我喜欢动。饭后一起看戏，有色的。”“黄色？”姗姗瞪起了美丽的眼睛。

“哈！我名声太坏了，是不是？一定有人把我说个一文不值。”明新笑：“不是黄色，是彩色，一会儿我在放影室等你。”姗姗进明新的私人放影室，明新已经准备好一切，正在把两个白色垫子扔在红色的厚地毯上。

姗姗把手中的热茶递给他，一面脱掉鞋子，坐在垫子上。

明新关上门，又关掉了灯，放影机已经打出了字幕，原来是时光倒流七十年。

“珍茜摩尔演这套戏真的很美，现在已老了，上次她来香港过澳门，我看见她嘴角有小皱纹。”“哗！看得那么清楚！”“我去澳门主要看她，赌钱其次。”“你很喜欢赌钱吗？”“以前是的，没什么嗜好。但发生了上一次的大事，我真的有点怕，明湘没有告诉你吗？”他以为姗姗多少知道他被“放逐”的真相。

“没有，明湘很特别，不喜欢提家人，最喜欢说谢夫，一天到晚总是谢夫好。她真开心，终于和她所喜欢的人在一起！”姗姗有些隐瞒。

明新回复了心底的自尊：“你不好吗？我看见你挺开心的，你的男朋友一定对你很好。”“我和他已经分手。”“一个分手了，还有许多个，你这样漂亮，一定有数不尽的男朋友。”“应该是吧！”她笑得很俏皮：“但是，他是我未婚夫，订了婚，应该专一些，不大方便再去和别的男朋友来往。”“你为什么和他订婚？真是老土，而且还失去自由。”“那是我妈的意思，我妈一哭，我就什么都会答应，再说，订婚也没什么不好！”“你们怎么分手的？”“性格不合，他爱静，我喜欢玩，爱动；而且，他家里有钱，那公子哥儿脾气，连我妈咪也受不了，婚约还是我妈咪提出解除的。”“这种人根本配不上你，另外找一个，其实不用找，亦会有许多人追求你！”“解除婚约，我就进幻羽喷泉工作，第一次出外工作，人不免紧张些，交男朋友的事，不急，我才二十岁。”“啊！原来你进来工作是为了避情。我正奇怪，像你这么活泼的女孩子，不可能喜欢沙家这份枯燥无味的工作。”“唏！你看，我喜欢珍茜摩尔打着伞子回眸一笑，好美！好美！”姗姗换一下坐姿。

“坐得不舒服？倦吗？”“一点点！”他坐后一点靠住墙角，拍了拍右面的肩膀：“靠在我这儿看，舒服些！”姗姗没拒绝，把背倚过去，明新用右手臂环着她，两个人就依偎着看电影。

明新是情场老手，并没有得寸进尺，他只是轻轻拥住姗姗，让她坐得舒服些。

“时光倒流七十年”，放影完毕，明新问：“还要不要多看一套？史泰龙你喜欢吗？”“喜欢！”她伸个懒腰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明新戴的是夜光表：“差五分钟便午夜十二点了。”“哗！我们还没吃宵夜呢！佣人一定站得脚麻了！”姗姗跳了起来。

“不看‘第一滴血’吗？还有洛奇 ONE。”“明天吧，晚上好吗？我们去吃宵夜，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。”明新开了灯，把姗姗那双橙黄色皮鞋拿过来，替她穿上，他伸手拖起她：“我们去吃宵夜！”只不过是几天的时光，明新和姗姗的感情已经很好，两个人的爱好、性格，似乎十分接近，所以在一起特别开心。

明新天天一下班就回家来，晚上便和姗姗在屋子里找节目：玩游戏机、看电影、到花园谈心，很快又过一晚。

明新这样做，是一石二鸟，收双重效果。第一，他实在喜欢和姗姗在一起（他本来身边就不能缺少女人，何况是位美人）；第二，他回来沙家，答应父亲痛改前非，如今的表现，不正是乖乖仔吗？“终于等到明天星期六了。”明新很开心，他和姗姗在花园，正准备走向屋子吃点心，明新有吃宵夜的习惯。

“是的，明天我可以回家看妈妈！”“你要回家？”明新拉住她的手，站下来不走。

“我每次放假都回家。”“我以为你会陪我的，平时要上班，家里又宵禁，想看场电影都不可以。我一直在等星期六和星期日，”明新很焦急：“放假我们有多点时间出外玩，你能不能不回家？”“但我妈妈……”“你陪了她二十年，陪我一次都不行？”明新求着。

姗姗溜溜眼睛：“出外还不是看戏、吃饭、逛街？我们在家差不多晚晚看电影，有什么特别？”“分别好大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令你玩得开心，你听我说。”明新用两手握着她的双手：“我下班回家先接你出外吃晚饭；然后我们去俱乐部打网球，或者壁球……你喜欢玩什么我都可以陪你；然后我们在露天茶座，享受欧洲式下午茶，一起看日落，俱乐部的日本料理很不错，几个厨师都到过日本学师；晚上节目由你安排：看戏、上夜总会看表演、跳舞……”“听来还不错！”姗姗咬咬下唇：“我不回家妈会生气的，但是，我也很想去玩玩。”

唔……这样吧，星期六你早上要上班，但星期六干爹是不需要上班的，所以早上我便开始放假，我早上回家看妈妈。你下了班，约个地方你来接我！”“星期六我是十二点下班，我下班后马上到你家接你！”明新很开心。

“不好！不好！我不想妈妈看到你，还是在外面的地方。”明新的笑容凝住：“为什么不想你妈妈见到我？”“因为……”姗姗摇摇头：“我们才认识一个星期，难为情嘛！你公司附近有间俄国餐厅，我喜欢那儿的罗宋汤，十二点半我在那儿等你。”明新翻翻眼，还站着，姗姗牵牵他的手：“走呀，吃宵夜了，我明天不用上班你可要上班的。”“你不要找借口明天耍我！”“啐！我是这种人吗？你呀！心坏，思想也坏，你一定常耍女朋友。”“没有，我不耍女孩子的，我最尊重女孩子。”“那就走吧！”姗姗瞟了他一眼。

第二天明新一到十二点便奔出公司，赶到餐厅去，姗姗还没有来。

他呼口气，喝口咖啡。为什么不让他到她家去接她？为什么不能见她妈妈？她妈妈很势利？怕什么？他毕竟是豪门公子。

姗姗会不会不来？或者被其他的狂蜂浪蝶勾引着？唉！一出了沙家就没有安全感。

忽然，所有餐厅内的客人都往大门望，明新凡有新奇事物必不错过。他一看：一个模特儿标准身材的女孩子，穿一袭桃红裙子，腰间绕上最新式的金属银腰带，头上一顶白色围了桃红飘带的帽子，桃红鞋子、鞋头和鞋跟都镶银的，右面同一色系的挂肩手袋，左手拿了个银色运动袋。

“姗姗！”明新情不自禁地走过去迎接她。

明新喜欢摆大少爷架子：从外面的人看来，明新有一个极富有的父亲，他本人又是管理银行的少东，也可说是银行家，不必问，是理所当然的名公子。加上他本身条件不错：样貌、身材、风度……有钱人家的公子能有这样

的优点，自然是受女人欢迎，所以，一向都是女人追求他多些，他追求女孩子比较少。他极少侍候女孩子，颇为大男人主义。

姗姗向他笑笑，把手中的银色旅行袋交给他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“你不是说打球吗？我喜欢穿自己的运动服装。”“对！俱乐部也有运动衣出售，但肯定没有你自己的好。姗姗，今天你艳光四射！”“不是说，女人年过二十六才有艳光吗？”姗姗不以为然：“我才二十！”“不是艳光，是美丽、青春气息四溢，对不对？”“那还差不多。”姗姗咕咕笑，他们边谈笑边吃午餐。

明新带姗姗进俱乐部，那儿的公子、少爷，都对姗姗发出惊艳的目光。

明新沾沾自喜，感到很得意。

“明新！”突然一把娇得近乎尖的声音：“明新！”明新手扔握着姗姗的手臂，他回头一看：是旧情人——蜜祖儿。

以前，在明新眼中，她是第一美人。

“明新！”她走过来，看看明新，又看看姗姗。

姗姗拿过银色运动袋：“两位慢谈，我先去换衣服。”“我陪你！”明新马上说，眼都不看蜜祖儿：“你第一次来，不知道那儿是更衣室。”“有眼睛有嘴巴，不会迷掉的！”姗姗挥挥手，潇洒地走了。

“明新！”蜜祖儿叫住他。

“有话快说！”明新反脸无情。

“你由多明尼加回来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蜜祖儿向他质询。

不错！他被老父“充军”往多明尼加时，几个女孩子是依依不舍的，其中一个就是蜜祖儿。本来蜜祖儿还要去多明尼加陪他三个月，但明新怕老父派人监视，他急于要争取老父的信任，绝不能为任何事、任何人放弃他在沙家的继承权；于是，他婉拒了蜜祖儿。

但他答应过她们三个，一回来马上通知她们，在多明尼加，他们也间断长途电话。

“你为什么哑口无言？”“我刚才回来一星期。现在，我仍然要守行为，我下了班就要回家向爸爸报到的。

你到底明白不明白？”“我明白，你为了前途，必须争取沙皇的好感，他一向讨厌你交女朋友。”“你知道就好了，还问。”明新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

“刚才和你在一起的漂亮小姐是谁？她不是你女朋友？”“女朋友？做梦。”明新悻悻然：“她是我爸爸的干女儿——大内密探，不相信？去问问余姗姗是不是沙皇身边的大红人？比太上皇还厉害。我就是花心好色，也不敢打老太爷宠臣的主意。那不是自投罗网，自取灭亡？”蜜祖儿被他那么一骂，低首无语。

“我的处境不知道有多险，步步惊心，你还来吃醋？”“我……”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明新反过来质问她。

“今天星期六，我一个人无聊，来打网球！”“网球场来了个英俊教练吗？”“不，不，只不过是块黑炭头。”“我不能跟你聊，否则那太上皇回家向爸爸打个小报告，我连那间财务公司都失掉。”“财务公司？”蜜祖儿很惊异：“你没有打理银行？”“银行？开胃！我回来，爸爸让我管理一间小小的财务公司。他还声明，如果我再和女人胡混，便赶我去非洲森林，连那小小财务公司都没有。”明新诉苦又怨怼：“我在讨好太上皇，无非想回银行，我

在为前途努力，也是在为我们将来努力，你却要破坏一切，你是想我在非洲森林不见天日？”“明新，对不起！”“知道错还不回家？下次再碰到你，太上皇还以为我们事前约好，你真坏事！”“我马上回去。明新，我们哪一天才可以见面？”“我自然会想办法和你联络。”明新拍拍她的背，软硬兼施：“太上皇等待得不耐烦，我不送你出去了！”明新飞进更衣室，换了衣服，一看表，还好，他BOOK了场地三时至五时。他不明白姗姗为何坚持要两个小时，她能支持得住？女孩子打网球一小时已经差不多。明新出去，姗姗已在更衣室外的小休息室等他。

姗姗换了套红白网球衣，白运动鞋，红白运动短裤。帽子脱去，长发束成了马尾，额前红白发带的护腕是一套，由头到脚都是名牌。

“哗！阳光灿烂、青春迫人！”“不再艳光四射了吗？”姗姗用手上的球拍，轻轻打一下他的头。

“我们姗姗小姐，不同时候，散发不同魅力！”“我年纪小，还没有魅力。”姗姗眼珠子转一下：“你的女朋友呢？”“什么女朋友？”明新演技好，懵然。

“刚才叫明新，又瞪了我一眼的那位艳光四射的小姐。”“她艳光四射？老了！”明新洒洒手：“过去的女友，早不来往！”“她很老吗？”姗姗稚气的问：“她多少岁？”“起码二十五六岁，比你大得多！”“女人二十五六才有魅力。”“差在她又不是美人胚子。”“我看她不错了，蛮漂亮嘛！”“可惜跟你比，差远呢！”明新拖住姗姗：“别谈人家，还差五分钟，我们去打球……”球来球往，又远又近，又高又低，明新看扁了姗姗，几乎第一局就零分。以后勉强追上，到后来又被姗姗“杀球”杀得叫救命。

他并不知道，姗姗在学校时，已是出色的运动员。

这样手脚不停的消耗了两小时，明新呼了一口气。

“你为什么停下来？”姗姗跑到网前问：“输了就没趣？”“你等我，我过来！”明新绕到她那边，抱住两条毛巾：“我们还有三分钟便要交场。”“真没趣。”姗姗挥一下球拍：“我还没玩够呢！”“还没玩够？我的小姐，我们足足打了两小时。”明新把毛巾围在她脖子上。

“我玩网球起码要玩足半天。”姗姗用毛巾抹抹耳鬓的汗水。

“你打球真棒，可以去洛杉矶参加奥运会。不骗你，连波格也可能不是你的敌手。”

眼前是女人世界，唉！”“你在喘气呢！”姗姗咕咕笑：“你老了！”“谁喘气？我是来个深呼吸，去吃下午茶。”太阳照在姗姗的脸上，经过运动，姗姗那张洁净的脸儿充满了活力，双颊透着胭红，可爱极了。”“姗姗，你健康又美丽！”明新一面欣赏她一面说：“怪不得无论你到哪儿，你总把男仕的目光吸引住！”“是吗？”姗姗吸吮着杨梅奶昔：“我从来不注意！”话是真的，以前一心向着曾如，除了曾如，她眼中看不到别人。进沙家后，她极少出外，见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生意人。况且，她那时扮“老姑婆”，没什么吸引力。

“明新！”这儿认识沙明新的人真不少，以前他一定常来。

一个穿一套蓝黄间条运动衫的年轻人走过来。

“喂！乃康！”明新站起来和他握手，看样子，这年轻人来头不小。

“几个月没来，听说你去了外国，对银行界没有兴趣了？”“不是我没有兴趣，是爸爸有兴趣，让他老人家玩玩。你不是说要去瑞士开办一间最新式的俱乐部？”“迟些吧！只要有钱，在瑞士，想做什么都可以。明新，你所有的女朋友当中，这位小姐最漂亮出众！”“是吗？哈哈，我给你们介绍：余

姗姗小姐，沙氏机构总裁特别助理。这是赵乃康，赵公子！”“沙伯伯的特别助理？”赵乃康一面和姗姗握手，一面毫不放松地打量姗姗：“我听说沙伯伯有位很漂亮的特别助理，但怎样也想不到是位能干又年轻的小美人！”“赵公子，我只是年轻，并不能干。沙皇有事业，我只参与，但从不作决定。我只是在一旁看看罢了！”“但沙伯伯没有你，一定不能重振雄风，真高兴认识你！”“幸会，你太过奖了！”“相请不如偶遇。”赵乃康无意放开她的手：“今晚我请两位晚饭。”姗姗含笑看看明新。

“应该由我请客。”明新说：“不过今晚我们有公事应酬，我们代替爸爸出席。”“噢，真不巧，我们改约另一天。”“我会和你通电话！”明新看了看他的手：“一起吃茶！”“刚吃过！”他这才缩开了手：“余小姐，方便跟你通电话吗？”“欢迎！公司和幻羽喷泉都可以找到我。”“改天见！”赵乃康走开，明新说：“他真的会打电话给你。”“唔！他会。”“你好像满不在乎？”“为什么要在乎？每天有许多人找我！”“但是，他想追求你。”“怎会？他只不过看看，大家都看看啦！而且，他还可能以为我是你的女朋友。”“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吗？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感情很好！”“你想我怎样？他打电话来我把电话扔下算了！”“那不好，不要开罪他，他爸爸和我爸是很要好的朋友。”“他爸爸是谁？”“赵国封爵士，生意做得很大，赵乃康是独子，只有几个姐姐，都出嫁了。因此赵乃康是赵家之宝，这俱乐部他是副主席。”“你刚才说我们有公事应酬，干爹有工作派给你吗？”“怎会有呢？只是我们第一次出外玩，不希望突然来个不通气的灯泡。这种人开罪他不得，便随便找个借口吧。”但是，你说过在这儿吃日本料理，他既是俱乐部的副主席，他可能留下来不走！”“可能呀，所以，他不走，我们走。吃完饭，换了衣服便出外。”明新问：“今晚你喜欢在哪儿吃饭？夜总会好不好？可以吃饭、跳舞、看表演。”“夜总会的音乐不适合我。”“我差点忘了，现代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双跳正宗交际舞，因此，更没有兴趣去学。

你不懂交际舞，对吧？”“谁说我不懂。”姗姗不服气：“探戈所有的花式，快华尔兹的旋转，慢弧步、五六十年代的牛仔舞、查查、阿哥哥、扭腰舞、凌宝乐……我全都会，我就不喜欢，太慢太闷，落后了。”“姗姗，”明新开心地拉住她的手：“我也嫌那些舞不够劲，太土，我喜欢的土高，够刺激。”“可惜不够新鲜！”“FRESHDANCE？”“也落伍了！”姗姗瞟一下眼：“BREAKDANCE！”“破碎舞？”“怎么这样难听？英译中，FRESHDANCE也译作劲舞，没有人叫新鲜舞吧？”明新耸了耸肩，他似乎落后了。

“霹雳舞呀，就用BRAK的音，比劲舞更贴切，你不是对所有新玩意都精通的吗？BREAKDANCE四月在美国已经很流行，跟着是法国、澳洲，这儿五月底也开始流行了！”“四、五月间我还在多明尼加做‘苦行僧’，面壁思过，根本没有机会上的土高。”“其实跳霹雳舞和劲舞、的土高没有什么大分别，就是，BEAT更重些，花式多些。

如果两个人能跳同一舞步同一花式，会好玩些、好看些，但是也可以各有各跳，你有劲舞根底，到的土高，跳几首音乐就习惯了。”“姗姗，我们有做好拍档的条件，我们同住一屋，每晚吃过饭，可以在我的跳舞室练舞。”“那是以后的事，今晚我们先去的土高玩个痛快。”“好极，我们马上去更衣……”姗姗一进的土高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，她变得奔放、野性、劲道十足。

明新以前也有过些十六、七岁的十三点女朋友，她们放纵是够放纵了，

但缺少了活力和劲力。

在多明尼加过了几个月“和尚”生涯的沙明新，遇上个既美丽又热力四射女孩子，怎能不疯狂？他玩得很开心，差点连幻羽喷泉的宵禁也忘记了。

姗姗回母亲家，相约第二天改往九龙尖沙嘴东部的著名的士高，再玩个痛快。

玩是够开心，又刺激，可是明新跳的 BREAKDANCE 还不够好。

吃过晚饭，姗姗对明新说：“你到跳舞室等我。”明新点点头，他知道姗姗每晚饭后，都会向佣人有所嘱咐及打点家务。

明新关上跳舞室的门，放上刚买的最新音乐唱片，并关掉一些灯，令房里的光线柔和一点。

地是云石地，光光滑滑，四面墙都上玻璃，是跳舞的好地方，更是练舞的好地方。

姗姗敲敲门进来，仍穿着那一件头毛巾质拉链直上的宝蓝色短裙，只是腿上加了双粉红色袜套。长发散着，用一条粉红色的阔头巾扎上。

“我们练习 BREAKDANCE 的基本步法。”她脱下蓝色软皮鞋。

他们对着镜子练习十二种基本步法和姿式，跟着音乐，两个人一小时后，几乎已经步法一致。

“我给你示范几种舞姿！”嘶，她把拉链由上向下一拉，裙子就打开了。她脱去裙子，往墙角一扔，明新的目光马上被她吸引住。

姗姗里面穿了套粉红色的贴身运动装，粉红色短短的运动裤，上面是一件背心运动装，背面露出大半雪白的背部，前面也露出小半截胸脯。运动衣里没有胸围，那粉白、丰满的圆球形乳房隐约可见。中国少女竟有如此饱满、美丽的乳房，几乎连鬼妹都比不上，应该有三十六吧？明新看女人的三围很准，应该没有错。再看那纤细的小腰，和那又圆又丰满的臂部，她应该有三十六、二十三、三十五，啧啧，比苏菲玛素劲多了。

人靓，身材更靓！

姗姗张开两条洁白、晶莹、圆润而修长的玉腿，开始向沙明新示范。

TICK：双手用双腿作用规律的摇摆。

FREEZE：全身像受寒般，打冷震。

CALIFORNIAWORM：蹲下身，双手和双脚在地上跳扑。

HEADSPIN：把头贴着地板，双手撑地，旋转又旋转，像要钻进地底。

ELECTRICBOOGIE：配合音乐、步法、身体、手脚，甚至连面部表情，都像个突然触了电的舞蹈者，跳几跳，又呆僵了，很有趣。

WINDMILL：她忽然一跳一蹲，仰躺地上，双手抱住双膝，背部在云石上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。

明新一直双手叉腰目不转睛地看住姗姗，注视她的示范倒不如说欣赏不同角度、不同姿态下，姗姗那骄人的身材。

她双腿往地上一伸，上身落地来了一个“一字马”，明新居高临下，她的身材看得一清二楚。她又站起来，摇着上身，腰肢像蛇一样的扭，双峰几乎夺衣而出，明新看得血脉奔腾，心脏剧跳，他突然挨上前，双手紧抱姗姗的腰肢。

“你干什么？我还没有示范完毕呢，让我跳完嘛！干嘛？……”“你太诱人……”他伸出一只手，抓住姗姗的头发，重重的吻在她的唇上。

姗姗很快便有了反应，并不是给他一个耳光，而是也伸出双手搂住明

新的腰背。

她的舌头，调皮地伸进明新的口腔里挑逗，明新浑身一颤，手在她身上捏了一把。

他的嘴唇由她的唇移到她的耳朵、脖子、肩膀、胸口，他的手不断地在她身上爱抚。

两个人纠缠在地上，扭在一起，彼此拥抱、亲吻、爱抚。姗姗完全没有抗拒，只半闭着眼睛。

她那样子，实在诱惑极了！

明新实在控制不住自己，根本也无意控制自己，和女孩子做爱他太有经验，只是他现在拥着的这一个特别美丽、特别性感、特别迷人吧。

他伸手去拉姗姗的运动裤。

“噢！不要。”她娇柔地按住明新的手：“不能这样！”“我要！我受不了了，你太可爱，我爱你！”他用一点力。

“不要、不要。”她握住他的手：“我还是处女呢。”“处女？”明新倒是有点意外，她刚才热得很，没有半点处女的生硬和羞怯。

“你说我不是处女吗？”她不高兴了，撇撇嘴，推开明新的手，把运动衣拉好，运动裤倒是结实的在原位：“我不像吗？”“像、像，我知道你仍是处女。”他抚她的胸口：“如果不是处女，肌肉、皮肤不会那么结实富弹性！”

“你知道就好了！还来？”“那有什么分别？……”明新的手忽上忽下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每个女孩子都是处女，但总有一次处女变成小妇人。”“是啊！但不是这一天！”“应该是哪一天？”明新又开始吻她，挑逗她。

“新婚之夜！”“结婚？”明新忙缩回手，一呆，他最怕听这两个字。

“唔！结婚。”姗姗霎霎眼睛，好纯真，陶醉：“洞房花烛夜，我把最宝贵的童贞送给丈夫，这是好浪漫、好浪漫的事。”明新实在很迷恋姗姗的美貌与肉体，她已经投怀了怎也不能放她走。逗也好，骗也好，一定要到手。他吻着她的嘴唇：“我很爱你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“我也不大清楚，唔！……我们认识还不很久嘛！”她怕痒的缩着粉脖。

“但是，你刚才对我是很热情，我感觉到你很爱我！”“那就爱吧！”“将来你会给我的，嗯？”“唔！呵！嫁啦！嫁啦！”“你的第一次是留给你的丈夫的？”她点头，半闭着眼睛。

“我反正是你的丈夫，迟早并不破坏你的原则。宝贝，我现在就要！”他说。

“明天！”她扭了扭腰。

“明天？明天和今晚有什么分别？”明新务使姗姗动情。

“明天我们禀告爸妈和干爹，然后去登记注册！”她迷糊，却说得一清二楚。

“还是要结婚？”“你不愿意和我结婚？”姗姗全睁开眼睛：“你爱我一定希望和我结婚，不是吗？”“我……”他停止了一切，他曾向他的所有女朋友、向他自己发誓：沙明新今生今世不会结婚的，他要玩尽所有各式各样的女人。他不喜欢家庭、不喜欢受束缚、不喜欢忠于任何一个。要他一生一世对着一个女人，他宁愿不要命。待他到五十岁，他会为了将来后继有人，和两三个女人生几个孩子。能生儿子的可以做他的情妇，可受他终身供养，亦永不会抛弃她。养女儿的可得一笔钱，但要女不要娘，女儿由能生儿子的情妇抚养；然后他继续和其他女人谈情、做爱，终其一生。

在任何情况下，他不会结婚。

姗姗趁他沉思，起来穿回蓝色裙子，脱下袜套，穿上蓝色皮鞋，边说：“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日子才结婚，是不是？明新？”“噢……”“我好疲倦，宵夜都不想吃，我去睡觉，明天再练！”她给明新一个飞吻便开门出去。

明新本来是个每晚无女人不欢的人，但是这几个月在多明尼加，他已经强迫训练自己的高度控制能力。他其实无意占有姗姗，因为姗姗是老爸的人。

可是，姗姗似乎不让他六根清静，常常会对他作不经意的挑逗。

好像这天晚上，他们在玩电子游戏机，这本来是很健康的游戏（若不沉迷及荒废学业）。

她穿了一件紫色的真丝直身及腰短袖恤衫，白色很多横直拉链的长西裤，很普通。

她近来晚上不喜欢戴胸围也是平常事。

她玩电脑游戏机赢了一局，整个人跳起来，又举手拍掌，这么一个动作，恤衫短而宽身，一条粉白的小腰露了出来，还有那丰满的胸脯也跌荡有致，令人看了全身冒火。

明新抱着她又是狂吻、爱抚……控制不住的冲动。

姗姗总是和他纠缠不清，从未试过一开始便拒绝，常引得沙明新欲火焚身，恨不得把姗姗吞掉。

两个人玩得嘻嘻哈哈，电脑游戏机常被冷落一旁。

明新把手伸进姗姗的衬衣去，她也没有拒绝。

明新伸手去拉她长裤上的拉链，一条裤管脱下，变了白短裤，一长一短好滑稽，姗姗咕咕笑。

明新又解她裤头的扣子，可是裤头的结构可复杂，又是扣子又是钮，还带裤带，前面又没有拉链。

明新弄得满头大汗，那条白长裤像生在姗姗身上。

“明新！”姗姗嗲声叫。

“唔！”他千辛万苦只解了一颗钮扣，但还有其他钮子、扣子和裤带。

“赵乃康天天打电话找我怎么办？”“不要理他！”“但明天他请我和干爹吃午饭，干爹答应了，明晚他请我上夜总会，干爹也代我答应了！”“什么？”明新停手，把脸上的汗揩在姗姗的衬衣上。

“干爹跟我说，赵乃康的家庭背景好，学问不错，年纪不大；且有生意头脑，好算能干。干爹认为他对我很适合！”“老头子是什么意思？”明新心里烦死了，那条白长裤还有那赵乃康。他不是来跟他抢肥羊吧？“鼓励我和他拍拖，干爹说：将来做了赵家少奶奶，大权在握，赵乃康是独子，我一定得到翁姑宠爱。富贵荣华享不尽！”“混帐，你嫁给他，我呢？”明新放开姗姗，往桌面拍了一掌：“明晚你不要和他出去！”“那怎么行？”姗姗拉好身上的衬衣，裤管的拉链拉好，拨好头发，打开冰箱倒了两杯冻梨汁。

“啊！我明白了，你老拒绝我，原来心里已经有了赵乃康，你那第一次是留给他的！”“你说到哪去了，我才见过他一次，他打了二十几次电话来，我都推了。今天是他自己去找干爹，我连见都没见他！”“我叫你明天不要和他出去，你都不肯。”“好、好，别生气，我肯。来！喝杯梨汁凉快凉快。”姗姗把一只杯子放在他掌中：“不过，你要代我告诉干爹，我明晚不赴赵乃康的约会了，好等他回约姓赵的。”“你要我对爸爸说？”“当然啦！是你不

想我去，我听你的话，但我不敢拒绝干爹。”沙明新就更加不敢向他父亲提出，一方面，沙家和赵家有通家之好，沙皇不会容许儿子开罪赵乃康；其二，沙皇最讨厌明新提女孩子的事。若明新提出反对姗姗赴约，沙皇会问：“你是想改过自新、勤奋向上，还是回来追求女孩子？你既然对我的事业没有兴趣，又不知悔改，还是回多明尼加，由陈伯伯看管你吧！”他挨足几个月，脱离陈伯伯的“魔眼”，若再给遣回去，岂非前功尽废？他宁死也不会回多明尼加的。

“明新，你明天早上就跟干爹说。”“你既然答应就去一次吧！”明新昂昂头，一副大男人的样子：“下次不要随便答应人家的约会，知道吗？”“知道，去吃宵夜！”

设计陷害

明新今天心情不好，他等着赵乃康来，和他走进会客室：“你真的约会姗姗？”“真的。那天在俱乐部，我第一眼看见她，便被她吸引了；于是，我对自己说：‘我终于找到了！’我一直没有女朋友，就是遇不上一个像姗姗那么十全十美的女孩子！”赵乃康提起姗姗便满面笑容。

“你没有女朋友？莎拉、安琪儿、波波……”“她们对我有意，但我从未和她们单独出外，都是大伙儿一起玩。以前你也一起来的，怎能算是我的女朋友？说是你的女朋友还差不多，你跟她们都有约会。”赵乃康仍然面带笑容：“姗姗真是万中无一，就是太高傲。我约了她十几次，她昨天才答应。

不过，高傲些好，我不喜欢太随便、太容易得到的女孩子。”“乃康，那天你看见我和姗姗在一起，她是我的女朋友呀！”“我知道！”赵乃康接过佣人送来的饮品：“明新，你不是说过许多次，凡是你的女朋友，只要我喜欢，可以约她，你不在乎，也绝不介意。因为你女朋友太多了，难应付。明新，我知道你想成全我和姗姗，谢谢你那天把她带去俱乐部！”“你……我……”一阵细碎的高跟鞋声，明新和赵乃康都回头一看，姗姗正由右边的楼梯下来。

姗姗穿一件黑色美人鱼晚装，上身是亮身真丝料，下摆是一层又一层的波浪型凸花喱士和雪纺。

V字领，胸前佩戴一条新式无扣钻石链，链坠是只镶满各色宝石和钻石的蝴蝶，链的另一端套进蝴蝶的肚子里，项链就会串紧，不会脱下。是沙皇送给姗姗的二十岁生辰礼物，比大嫂送的蝴蝶别针名贵多。因为蝴蝶肚子的钻石超过两卡拉，又是全美，因此十分瑰丽。

姗姗梳了一只新潮髻，髻旁插朵红玫瑰，十分明艳；同时，姗姗穿黑色衣服，有一股很诱人的野性美。赵乃康连忙上前迎接，并送上一盒玫瑰花。

明新一面惊艳；一面生气，和那小子出去，打扮得这样漂亮干什么？赵乃康扶住姗姗的手臂，向明新告辞。姗姗回过头，给他一个媚笑。

明新一个晚上由楼上到楼下，姗姗不在，时间真是难过。连晚餐，也是食之无味。

他恨赵乃康但不能骂他，因为他确曾说过、表白过，他全部女朋友，他的“老友记”看上的，都随便可以带去玩。他女朋友多，有时候的确要像

皮球般传开去，否则他会被球压死。

他恨姗姗打扮得又野又艳，但这小妞，就算不打扮，也自有诱人之处。那天赵乃康在俱乐部看见她，她不是完全没有化妆而且浑身的汗？哎！他从未为女人烦恼过，难道他真的堕入情网不成？不会，不可能，明新是个只有欲、没有情的人。别的无所谓，但姗姗决不能让人和他共享。更何况，他自己还没到手呢！

十二点，还没回来，糟糕！前后门电脑锁门啦，姗姗，你这个花心的女人，和赵乃康一定玩得很疯了，否则，不会连“家规”都忘了。

三心二意的小东西，也好，让你在大门口等天光。

但是回心一想，赵乃康视她若天仙，哪肯让她露宿街头？万一带她回他家别墅，他那一往情深的样子，打动了姗姗的春心，被他骗去最宝贵的贞操，明新岂非损失重大。

抛弃她又舍不得，还是要她吧，绿帽子就先戴上了。十二点半，他跑去求电脑控制室的护卫员给姗姗开锁。

“我们会一直等候余小姐回来的！”两个护卫员正在玩纸牌。

“不是十二时全部上锁不再开放吗？”明新奇怪了。

“平时十二点我们休息了；不过今晚余小姐出外应酬，我们都在等门，阿林去了巡后门。”“若余小姐深夜二时回来，你们一样会开门？”“是的！二少爷，今晚我们加班有宵夜！”他们似乎很开心。

“为什么余小姐特别优待？”“我们也不大清楚，阿巨哥传老爷的命令。其实，余小姐从未夜归，今晚还是第一次……”明新自己应该明白，宵禁，其实是为明新而设，沙皇不高兴他和女人鬼混，不喜欢他有夜生活。

姗姗不同，姗姗来打工，她可以星期六晚上不回来睡觉，但明新一晚不回家便以后无权入幻羽喷泉。沙皇有权管儿子，但无权干涉员工的自由。

姗姗终于回来了，满面春风：“明新，一点了，还没有睡？”“你也知道一点了？我还以为你睡在赵乃康那儿过通宵呢！”“啐！啐！好难听！”姗姗也不愠，穿住明新的手臂：“十一时半有一场SHOW，看完了回来，就是这个时候了。明新，我很久没看表演。”“下次不准你再和他出外。”“我倒无所谓，就怕干爹不喜欢。干爹说，女孩子年过十八，不结婚无所谓，但是，总该有个男朋友！”“我不是你的男朋友吗？”“但是我……”“你什么？对了，你为什么老不准我到你家接你？你家养了个男人？”“你真是！说话难听死了。根本是我妈妈，她……”“你妈怎样了？”明新拉她坐在露台的椅上：“你一定要告诉我！”“其实我都为你好！”姗姗嘟嘟嘴：“我们感情没稳定之前我不想你见我妈。她……她会嫌你年纪大一点！”“我年纪大？”明新叫起来，幸而附近无人，沙皇的房间又不在这部分上面：“男人三十五岁最成熟、最安全、最稳重、最有魅力。”“我认为二十几岁的男孩才有活力；而且也比较适合我，我才二十岁！”“二十几岁的臭小子，思想未成熟、心智未成熟；甚至有些发育也未成熟。我是比你大十五岁，年纪大一点的男朋友才懂得疼你。活力，活力我没有吗？哪一方面我比不上那些小子？”“但是，蜜祖儿二十五六岁，你已经说她老了，你三十五岁……”“哎！女人怎能跟男人比？女人易老，二十五六岁的确不年轻；男人就不同，三十五岁才是黄金时候。”明新呼口气：“你和赵乃康来往，就因为他比我小五岁？”“我没有比，我和赵乃康才第一次约会；我和你却天天见面，每晚在一起。虽然你不再是年轻小伙子，但是，你英俊，风度好，而且的确很有魅力。”“姗姗！”明新把她

拥进怀里，香她：“你有思想，有远见！你知道吗？你今晚好美好野，我很妒忌。和赵乃康出去为什么打扮得那么漂亮？”“不漂亮！黑色怎会漂亮？”“你穿黑色最性感了！”明新吻她说，他等了一个晚上。

姗姗和他稍作亲热，她娇慵无力的说：“我好困，想睡！”“我抱你回房间……”“不！吵醒干爹，你和我都会挨骂。明晚我再陪你！”蜜祖儿在等计程车，准备去理发。

“你不是蜜祖儿小姐吗？”一个女孩子走到她面前打量，蜜祖儿可以不用细看，一看就认出她便是明新说过的：沙皇的“大内密探”。

“你也许记不起我了，但是，我见过你，你是沙明新的女朋友！”“你可不要乱讲，沙明新根本没有女朋友！”“你好像很怕我，以为我是侦探？沙皇的确叫我小心监视沙明新的，沙皇是我老板，我不敢不应承，但我不会做这种事！”“你？”“沙明新不错是有许多女朋友，但是在所有众多女朋友当中，条件你最好。沙明新很难专一，但他女朋友虽多，最爱的还是你！”蜜祖儿满面笑容，心内甜丝丝，可是又叹了口气：“可是，自从那次俱乐部分手，他一直没有找我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！”“你也不能怪他，他也不是无心无情。第一，他只知道沙皇派我监视他，但他不知道我站在你们这一边；第二，他是个男人，干一番事业是很应该的，他还没有完全得到沙皇的信任，他又怎么敢找你呢？但他是个人，人是有感情，需要别人的爱护。蜜祖儿小姐，他不敢找你，你可以找他。或者先打个电话？”“他没有告诉我新电话，他答应过和我联络的。”“他怎敢和女朋友联络？除非是他恢复了昔日他在沙家的地位，若在那时他认识了一个比你更好的，那你岂非是白等一场，浪费心机？至于他的办公室私人电话，我可以给你；不过，你是要起两个誓。”姗姗见她同意，便说：“第一，你要发誓从来没有见过我，谈过话！”“我发誓！”“至于电话号码，你要说因为太想念他，自己千方百计打听到的。你们以后谈话，绝对不能提及我。他说，你也不能插口，怎样？”“我答应！”“不是答应，是发誓！”“我发誓！”“好！我给你电话。糟糕！我手上除了文件，连张闲纸都没有，我是来这边办公事的！”“我有、我有！”蜜祖儿拿出唇膏来，又拿了面镜子：“你说我写！”姗姗把电话说了，前面刚巧来了部车子：“假如你不太赶时间，我先坐这部计程车回总公司。”“我回家打电话给明新，不出去了，你请吧！真谢谢你！”“顺水人情。”姗姗笑笑，上了车。

当天晚上，姗姗两条手臂绕住明新的脖子，把身体压住明新。

他们一起看PLAYBOY。明新感到背上又暖又软，他心里的火又升起了。

明新伸手往后一探，拉住姗姗的手臂一旋，姗姗便倒在他的怀里。

姗姗痴痴笑。明新抱住她，边吻她边手不停，姗姗也像火一般热，明新突然抱起她，把她放在他的床上。他压上去，疯狂地吻她，姗姗的娇喘声令他兴奋无比。姗姗今天真好，穿了条针织短裙。

明新气喘如牛，把手深入裙内，心想：你这小妖精，今天你逃不掉了。

他的手不断探索，她的内裤也特别，并不是其他女孩子的比基尼型式三角形，是复古的：有少许裤筒，裤筒镶了花边，很紧。

他吐口气，手向上移，找到裤头，用力拉，拉不动，再用力也拉不动，手却触到扣子和小钮扣。

姗姗穿的长裤、运动短裙、内裤，全部都好像上了锁。

他辛苦忙乱了一会儿，满头大汗：“姗姗，帮帮我的忙好吗？”“你要什么就说吧？你知道我什么都依你。”“明天我送你一打内裤，你每天穿一

条。”“好呀！要最漂亮的。噢！”她打了个呵欠：“今天好累，想睡觉！”“现在还很早嘛，宵夜还没有吃！”“不吃了！”姗姗起床，拉好衣服，吻了明新一下：“我回房间，明天见！”明新躺在床上可睡不着，每次那小妖精逗得他起火就溜走，令他好难过。突然脑海中闪过蜜祖儿的影子，下午她还来过电话。

蜜祖儿是难以和姗姗比，但她也不错。起码，在姗姗那儿得不到的，可以在她身上满足。

姗姗是非要得到不可，但这妞是奇人，分明春心荡漾，大家玩得如痴如醉；可是到最后关头，明新就是过不了那一关。

不过，他有信心可以打动姗姗，他有信心终于会得到手。

这个过渡时期，若天天忍，他担心自己会发神经。如果找个人代替姗姗，问题暂时可以解决。

谁能代替姗姗？有人可以吗？反正是代用品嘛，上乘就是，也不能要求过高。

他想一想，拨了个电话给蜜祖儿，叫她马上飞车，到幻羽喷泉最近的一间古老酒店见面。

十二点前他还要赶回来……以后，明新会在姗姗放假回家时去和蜜祖儿幽会，或是公司应酬之前或之后的一小段时间。晚上呢，要视乎需要而定。

近日明新满面春风，因为，他身心都得到满足。

姗姗当然好，但蜜祖儿也不差。他一向就认为，一个男人只有一个女人，是不行的。

这是最佳证明。

唯一令他不开心的的是赵乃康，他还是天天缠住姗姗，又送花，又送礼物，好讨厌！

连霍安宁也加强了攻势。

霍安宁刚由外国留学回来不很久，沙皇和霍安宁的爸爸是中学同学。沙皇见霍安宁才学出众，便高酬拉他到总公司做公关部的一个副总经理。

明新是说过重友轻色，只要是他的好朋友，所有属于明新的女朋友，大家高兴都可以“玩玩”。但姗姗不同：第一，姗姗是处女，他没理由让人家先“玩”，这个亏他绝不肯吃；第二，样貌、年龄、身材、仪表、性情，姗姗最好。他已选定姗姗做他第一位生儿育女的情妇，那和老婆差不多。老婆怎能让人玩？“你不要再和赵乃康、霍安宁他们……出去！”他警告姗姗。

“谁喜欢跟他们出去？可是，干爹说：选丈夫，赵乃康条件好……但霍安宁也不错，他学问好，有真才实料，能干，办事效率高，是醒目的世界仔，将来会是商界奇才，干爹很器重他。”姗姗说。

“那叫爸陪他上的士高！”“赵乃康约我明天吃饭……”“答应了没有？”明新抢着问。

“我怕他烦，他真有恒心、有毅力，没办法，答应了！”“我不准你去！”

“我才不想去。”姗姗呶呶嘴：“明新，我怕干爹怪我，你去和干爹说，我不想再理赵乃康！”“我？爸不会听我的话，你自己说吧！”那是件苦差。

“胆小鬼！”“胆小鬼！”明新捏了捏她的下巴，拉她过来吻她，姗姗趁机倒在他身上，两个人很快又缠在一起了。

“……你为什么不穿我买给你的内裤？不够漂亮？再买。”“我想想还是不能穿，怕保不住……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也糊里糊涂！”“那就不要保……你

爱不爱我？爱我就放松防线！”“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姗姗反问：“如果你爱我，到今天为什么还不向我求婚？恋爱的终点不是结婚吗？”“你才二十岁，多玩玩，多过点自由生活，早婚对你不利。”“我不想玩，我只想当沙明新太太。我们结了婚，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那时，赵乃康和霍安宁，还有……他们再也不敢打我主意。”“你真的那么渴望嫁给我？”“唔！我要当沙家二少奶。我喜欢这儿，喜欢你！”“好吧！结婚吧！”这时候的沙明新，别说结婚，要他的命要可以奉送。虽然，结婚不在自己的预料中，但是，也并非绝无好处。第一：老头子喜欢姗姗，娶了姗姗，说不定可以马上回银行……现在最接近沙皇的人是姗姗，姗姗必会为丈夫争取一切。第二：结了婚并不等于不可以偷偷出外“走私”，或许没那么自由，但，针无两头利呀。

“明新！”姗姗开心得跳起来，捉住他两只手：“明天你去对干爹说，干爹答应了，我带你回家见妈，后天就可以去婚姻注册处登记！”“看你开心成这样子。”明新捏捏她的面颊，她可爱得像洋娃娃。

“当然啦！反正我们相爱，结了婚，就可以公然在一起了，你也不会常埋怨我。”姗姗愈说愈兴奋：“不过，你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“只要你开心，一万个都可以！”明新拉着她的脖子吻她。

“结婚后，你不能和别的女人单独去吃一顿饭，或交谈约会！”“唔……”“到婚姻登记之前，我要干爹做见证人，我们签一张纸！”“一生忠于你。”明新说。

“那当然，而且，如果被我发觉你和其他女人暗中来往，将来干爹给你的遗产，全转到我和孩子的名下。”“什么？”明新全身一抖，人和心都冷了。他这个人，是名利第一，女人第二：“你到底爱我，还是我的家产？”“当然爱你，如果你真心爱我，不见异思迁，你的财产我绝不过问。你为什么怕签这份合约？你爱我，我知道你除了我，绝不会爱别人。我所以提出这个要求，也是因为太爱你！”和姗姗结婚还可以，她条件好，但是，发誓一生只有她一个女人，他可办不到。起码，她生孩子时，他一定要找另一个女人……若因此而失去承继权，那就不划算。

“明新，你面色不好，没事吧？”姗姗拨了拨他的头发。

“有点头痛，公司的冷气太冷，现在又天气渐凉，下午已经有点不舒服。”姗姗跳下地，边拉衣服边穿鞋子：“我请蔡伯伯立刻来给你看病！”“不、不，”明新连忙制止她：“我们三兄弟一过了六岁就没有看过医生，蔡医生只是我爸私人医生，我只要睡一觉便好。”“那你早点休息！”姗姗为他弄好床，扶他上去，盖上丝绸被，柔声说：“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不舒服，我真的要请蔡伯伯！”明新吐了一口气……这婚，不能结！

其实，现在他也过得不错。精神上，他有一个出色的情人；肉体上，蜜祖儿令他很满足。

而且，他深信总有一天能征服姗姗，她是个人，不是木头，人不可能没有欲念。他会逐步引导她的性知识。

而且，一个蜜祖儿也不够，等他重振雄风，父亲对他撤除禁制，他会把一些新知旧爱拉回身边。

如果不用签那要命的“爱的保证书”，他为了得到和整个占有姗姗，不让赵乃康他们碰一下，他愿意结婚。他的计划中，结了婚仍有足够机会和其他女人幽会。姗姗知道了顶多大吵大闹，如果玩腻了，结了婚还可以离婚：男人对女人，总有厌的一大，但因此而失去承继权，打死他都不肯。

就让它维持原状，和姗姗谈情说爱，有需要便电召蜜祖儿！

直到现在，他还不肯完全放弃蜜祖儿，这女人风情万种，令他很开心。

“明新。”姗姗坐在他的膝上，用发尾搔他的脸：“赵乃康说：马季开锣了，我从未到过马场，赵乃康答应星期六带我去见识见识。他是马会会员呢！他叫我打扮得漂亮些，因为许多名流太太、小姐都喜欢在马场表演时装。”马场，听了心里一阵狂跳。

以前，除了暑假，他每星期必去马场一次或两次，总之赛马日子他便去，有时候还会去看晨操试跳。他留在马场的时间，比留在办公室或家里更多。

但是现在……“你答应了没有？”“马场我是非去一次不可，否则太太没有见识。不过，我还没有正式答应他；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带我去马场亮相，到时我会打扮得好漂亮，为你增添面子！”“马场我不能去！”明新垂下头。

“为什么？啊！我明白，你不喜欢赌钱，我们不要赌钱，只是看看，或在马场餐厅喝杯茶。我只是想见识一下，我也不喜欢赌钱！”“不赌钱也不能进马场！”“你不是马会的会员？你没领马牌？糟糕，看样子，赵乃康的约会我非要答应不可！”“不去不行吗？”“不行啊！曹小姐她们，连打字房的苏姗、玛利都去过马场。我还为了星期六马季开锣缝了套好漂亮的红白海军装，那些金钮扣镀金的，闪闪生光。”姗姗非常认真：“赵乃康早说过，星期六他运气好，可以带个漂亮女朋友到马场示威，又可以赢钱。他说有内幕贴士，他说一定赢。我还叫他省了吧！现在你不肯去，看样子我只好答应赵乃康！”

“我不准你去，只要不进马场，哪儿我都可以陪你去。”“我哪儿都去过，就是没有到过马场，我只想去马场！”“你……”“咚！咚！”有人敲门。

姗姗跳下去，拢好头发，去开门。

“余小姐！”是阿金：“请听电话！”“谁？”“赵公子，他打电话到你卧室。”“我去听电话。”姗姗回头向明新说了，便扭着小腰离去。

明新千万个不开心，自己的爱人，竟让情敌带去出风头！他到处告诉人姗姗是他的女朋友，那他自己算什么？他马上追出去，紧跟在姗姗后面，穿过拱门，进姗姗房间。

姗姗倒在椅里，拿起电话筒：“我是姗姗……乃康……我考虑过了，我答应你的请求。星期六十二点半你来接我……咭！你真会说笑，我已备好一套新装……是吗？……你说过你星期六好运嘛……情场战场两得意？哈……”明新忍无可忍，一手抢过电话：“赵乃康，祝你马场得意，情场失意！”“明新！”赵乃康莫名其妙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姗姗的房间，我又不是找你，我要和姗姗谈话！”“休想！我警告你，姗姗是我的女朋友，专用的，和过去的不同。你不要再找她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”明新猛的摔下听筒。

“我没得去马场了！”姗姗走到床头柜前，拿起一条手帕按按眼睛，忽地“啵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！

她要哭就哭，还流了一脸的泪水。明新认识姗姗那么久，从未见过她流过半滴泪，这么梨花带雨的，又是另一种美，令人看了心疼的美。

“别哭嘛！你真孩子气，你一哭，我心就乱了。”明新想过去拥抱她，姗姗一退脚便避开，眼泪越抹越多。

“好吧！好吧！星期六我和你进马场！”明新终于投降了。

“真的？不骗我！”姗姗把手帕一扔，去抓了一把纸巾，纸巾抹几下，眼泪就不再急流。

姗姗小肥羊似的，走过去依在明新的怀里：“明新，你对我真好！”“不过，你要答应我几件事！”“唔。”姗姗不断点头。

“马场，我只带你去一次，绝对没有第二次。”“去一次就够了，我只不过贪玩，你知道我一向贪新鲜，再去就没有意思！”“不要让你干爹和他身边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曹小姐她们。星期六我会告诉爸参加校友会聚餐，你必须严守秘密，否则，一漏了风气，我就不带你去了。”“干爹不喜欢人家进马场吗？”“不要问，就是不能让他知道！”“我答应你，绝不让干爹知道我们到过马场。”姗姗忽然摇一下头：“赵乃康给我的内幕贴士，没有用了。”“为什么没有用？赵乃康的爸爸是大马主，他的消息很准确，有用的！”“你根本不喜欢赌钱，有什么用？”“赌钱是不好，但，偶然玩一次无所谓。反正已进马场，你不赌钱人家也不会相信，何不玩玩？赢钱事小，成功感重要。”明新一提到马场，立刻精神爽利：“自己买的马跑出，好开心，星期六你就知道了！”“你也赌马吗？”“赌！有必赢贴士为什么要浪费？明新拥住姗姗，逗逗她的下巴：“这样吧，赢了算你，输了算我！”“也好！不过，我只玩一次。妈知道我赌马，可能以为我学坏……”姗姗身上那雪白的时装，镀金的钮扣，配搭的海军蓝天鹅绒帽，由帽子到高跟鞋岂只像一道金光，简直是金碧辉煌。就算一个平凡女孩子穿上也令人注目，何况美丽出众的绝代佳人？许多艳羨与妒忌的目光，都集中在她的身上。

沙明新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，非常得意。

沙明新是马场熟客，何止常客？简直是豪客。沙明新亏空公款，全把沙皇的钱拿到这儿铺草皮。

开赛前，沙明新带姗姗到处参观，向众人示威一轮，然后和姗姗到餐厅。

两个人谈得很开心。

“沙少！”一个西装煌然的中年男人嬉着笑脸走过来：“终于见到你了！”“老廖，好吗？”“不好呀！上个马季，由头到尾。”他苦着脸：“你好久没有到马场，听说你去外国。银行家，总是到处的飞，像我，等着接小生意，加上又马儿歇暑。不过，昨天我就和高米说：“今天马季开锣，沙少一定到。”果然给我猜中了，米高要输我一顿饭。沙少，今天来个旗开得胜，刀仔割大树！”“今天不是来铲草皮的，专程陪女朋友来看看。她年纪小，还是第一次来。余小姐，廖先生！”“余小姐，认识你真荣幸，余小姐真是天仙一样！”老廖了解沙明新，沙明新一进马场，眼中只有马，女朋友根本不在眼内，因此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应酬姗姗：“沙少，进马场光看，那不是浪费了赢钱的大好机会？”“玩玩，我们有份内幕贴士！”“是内幕贴士？沙少，”老廖笑嘻嘻：“可不可以让我赚顿饭吃？”“你拿去看，我可不敢担保必赢！”“噢！”老廖拿着马经，左看右看，眉头皱起：“这几匹马，说冷不冷，说热不热，骑师倒还不错，就是……”“没信心就不要买；不过，贴士是大马主送的。”明新把手伸到姗姗面前：“我们该进场了！”进会员席，沙明新又碰见几位马场老友，也有人问起沙明正。

沙明新“重出江湖”，小心翼翼，他也很安份、安静。看见马虽然眉飞色舞，但态度仍很稳重。

赛马完毕，明新和姗姗赢了一点钱，大家开开心心地准备去吃饭。

老廖红光满面地飞奔过来。

“沙少，恭喜恭喜，你真是旗开得胜呀！由头赢到尾，有一句话，对了！好的开始，是成功的一半。今天你赢大钱，下一次赢得更多！”“我没有赢大钱，只够一顿饭！”“有钱人一顿饭，穷人一生粮，起码有六位数字吧？”“没有，才只不过四个位！”“几千块，沙少最喜欢开玩笑，我老廖也赢了两万多！”“你赢了两万多？”沙明新心里不舒服，他才只不过赢了七千多，老廖比他多赢四倍！

“是我不好，不够信心。其实，沙少的贴士，准过御准。我下的注码少，赢的机会就少，其实，我可以赢它一、二十万，真是……”吃晚饭时，明新说：“想不到赵乃康的贴士真的那么准。”“贴士不准，他怎敢约我上马场？”“你赢了多少？”“二千一百多！”姗姗很开心：“我可以买了那件长袖衬衣，好有型的。”“我把我赢的给你，你还可以买套裙！”“不，不好！”“男朋友送女朋友礼物，平常事，何况还是赢回来的！”“就因为赢回来的，听那老廖说，你很久没有去马场，今天是第一次，马季开锣第一场你便赢钱。这是幸运钱，你应该买一件物件留个幸运纪念。”幸运钱？难道他真的从此走好运？“好吧！下次我再送你便装、晚装、首饰，我一定会赢大钱。”还有下一次？你不是说，只去一次马场吗？”“正如老廖说，注码下得大赢得越多。今天实在下注太小，连一个微不足道的老廖也比我赢得多，下次我一定要重拳出击。”“本钱呢？”“你没听过烂船也有三分钉？本钱不成问题。”“财务公司的钱，你可动不得。现在干爹对你已经开始信任，你很快可以接管银行，其实你做得不错！”“我不会动用公款的，我又不是傻瓜，你放心好了！”“我也是为你好，不想你走错路。”姗姗婉转地说：“其实，如果用财务公司的钱，不要多，一百万吧！如果用一百万可以赢四百万，只要赢几次，就发达了。可是赌钱哪有必赢的？”“有的，多少人赌马发达。不谈这些，饭后我们还有节目……”星期三晚饭后，明新对姗姗说：“找机会向赵乃康要贴士。”“什么贴士？”姗姗愕然。

“赛马贴士！”“赵乃康不赌马，上次是他向他爸爸要的！”“就叫他向他爸爸要，他爸爸是大马主，骑师朋友又多。”“上次你骂了他一顿，他几天没打电话找我了。”“他不找你，你可以找他，拿了贴士就不理他。”“他不来骚扰我，我刚松了一口气，你还要我去惹他？他以为我喜欢他，死缠不放，烦死人！”“好！好！他不给贴士，我自己有心水马……”那一晚开始，明新开始“刨”马经，姗姗也没有惹他。

星期五晚，明新说：“明天你打扮得漂亮些，我们杀进马场，哼，真是情场战场皆得意。明天我要重拳出击，杀它个片甲不留！”“重拳出击？每月才赚几万？平日花钱又多！”“我有很多钱，”明新一拍口袋：“我有几只不常戴的名牌表，妈留给我的袋表、钻石味针……你可放心，钱绝不会少。”“明新，马场我已经到过了，没什么好玩。我已经没有兴趣，我不想去！”“姗姗，你往我头上浇冰水！”“我没有！只是我对赌马没兴趣，而且我怕妈和干爹知道不高兴！”“你可千万不要让他知道，唔！我自己也要小心一点。”他想着点了点头：“幸而他所有的朋友都不喜欢到马场，只要我工作好，不动用公司的钱，他绝对不会发觉……”明新戴个大黑太阳眼镜，墨黑的，进了马场东张西望，一会儿，吐口气，人就风骚了。看场地，刨马经……不久，老廖和米高过来：“沙少，今天有什么贴士？”“贴士就没有了，不过，我倒有几只心水马。”“啊！”老廖和米高颇为失望，但老廖心里仍然相信，沙明新始

终是幸运之神：“我和米高也有几只心水马，我们大家交换。”三个男人坐下来，吱吱喳喳，把姗姗冷落在一旁。

“老廖，你的马太冷门！”“冷门有个好处，赔率高。虽说是冷马，但潜质好，有实力！”“沙少，这几只冷马一跑出，我们就发了。”米高说：“再加上你那半冷不热的马，今天我们实行替马会铲草皮！”“真的，哈哈……”一进跑马场会员席，沙明新就坐立不安。第一场开始，马一出闸，他马上除下黑眼镜，用带备的用具，如长短距离的望远镜等。

最初只是一脸喜悦，一脸焦急，挥手、顿足，与老廖米高密议；后来马跑出了他竟忘形地大叫，沙明新给人的感觉，是换了一个人。

姗姗两次走开上洗手间，他也不知道，完全把姗姗抛在身边。

后来四个人一起去吃饭，开香槟，盛大庆祝。当然是沙明新请客；因为他倾尽所有下注，他赢了八十几万。老廖的冷马和他的半冷马都跑出，只是资本没有明新那么雄厚，赢的数目也没有那么大吧！不过，他们已粘紧了沙明新。

第二天，姗姗收到明新送给她的一套蓝宝石首饰，姗姗马上退回去。

“你为什么不要？”明新很不高兴。

“那不是一千几百的礼物，也不是一万几千，这套首饰，超过十万，我怎能要？”“我赢钱送礼物给你，是因为太开心，幸运钱呀！你不要，分明是扫我的兴。再说，男朋友送礼物给女朋友，还计较价值多少？”姗姗终于收下了。

明新自从赢了几十万，人就变了，认为从此交上好运，理应乘胜追击。

他除了尽心工作，其余时间都是埋头埋脑研究马经，利用电脑计算，甚至未天亮便去看晨操。

他忙得连蜜祖儿也抛诸脑后。

姗姗也不会主动和他亲热，吃过饭，明新马上回自己的居室“努力”；姗姗则像从前一样，在客厅看电视。

明新偶然会问她，要不要陪她到外面散步，或给她放场电影。

姗姗婉拒了！

明新更安心“努力”。

星期五，明新又邀请姗姗和他一起进马场。

“我两个星期没有回家，妈很想念我；而且，她身体又不好，我已经答应她明天回家，星期日晚再回来。”明新也知道姗姗对赌马没有兴趣，进了马场也没时间照顾她，不去也罢！

星期日姗姗要回家，交代过家务又看过沙皇，沙皇可能过度疲劳，精神也不大好，蔡医生又给他加了药。

姗姗到明新的房间，看见他头发乱，样子憔悴，看见姗姗，扑过去：“我上次赢的钱都输得一清二光了。”“那就不要再赌，赌钱总是不好！”“不！我不甘心把赢来的钱输出去，我下一次一定要翻本。”“还去？再输怎么办？不要去了！”“不会输的，老廖去找贴士！”“但赌本呢？你哪儿还有钱？”“我会想办法。我现在就睡觉，明天去看晨操……”又到星期五，沙明新看见姗姗：“你明天一定要陪我去马场！”“我不去了，妈身体还没有好，你也不要去了，免得……”明新马上截住她：“我已经想过了，上次我为什么突然输钱？是因为你没有和我在一起，你是我的幸运神！”“哪有这种事，我不相信！”“你不相信我相信。我们也不用争论，只要明天你去一次，就可以证明。”

姗姗无可奈何地去了。结果明新还是输，只是没输几十万。

“我不是你的幸运神，你相信了吧？”明新不语。下一个星期六他一样赌，不过已没有强迫姗姗。

沙皇开完董事大会，又疲倦得躺在休息室内，姗姗为他按摩。

“干爹，永按财务公司你真准备不查数？”“在正常情况下，财务公司我预算半年才查一次数。除非明新出了事，但最近他也表现不错，财务公司的业务又好。况且财务公司内还有我四个人，如明新无心工作或迟到早退，他们会向我报告。怎样，你听到有关明新的坏消息？”“噢！没有。我又没去过财务公司，不过随便说说。”“最初一、两个月，财务公司的财政，我要他们天天监视。但一直下来，明新循规蹈矩，我看他是决心改过，应该给他一些自尊心和自信心！”“干爹说得很对……”“我把他的资料、相片放在你的邮箱内，当然还有首期服务费。”姗姗在打公众电话：“相片不要有戴黑眼镜的，而且要人家一眼看出便是马场……你们拍的相片若令我满意，我马上会付上其他酬劳，我的邮箱号码是……”这天明新去了总公司开每月一次的会议，吴达明、方一峰、狄青云、王辉四个人都收到明新的马场动态。

四人惊惶失色，你找我，我找你，一看：明新戴着太阳眼镜进会员席，用望远镜观望，手指下面马匹，整个跳高，疯狂握拳叫喊的样子。

“明新怎么又去赌马？”“沙皇知道一定气死！”“不能告诉沙皇，否则明新就完了。对方勒索不多，只不过是二十万，我们拿五万元出来救明新一次。”

“奇怪！这个人为何把相片寄给我们，向我们勒索？寄给沙皇，还可以拿更多钱！”“不！沙皇知道了绝对不会付钱，明新再犯错大不了把他赶走，反正明正也赶掉了！”

这个人，一定很了解沙家上一次发生的事。”“现在该怎办？”“钱代付，明新回来教训他一顿，希望他真的洗心革面！”“每人五万元我愿意付。”方一峰说：“可是明新豪赌出了名，他每月月薪三万多，这点钱怎上马场？”

“对！他赌本的来源？”“不会是亏空公款吧？”“五万元可以付，若亏空公款，我们便担当不起。因为，他连犯两项大罪：进马场，亏空公款。沙皇知道了，可不会宽恕我们。”“我认为最好等明新未回来之前，马上查数。如果他动了公款，这件事好办。

马上请会计部经理进来……”“什么？他用李才的名义向财务公司借五十万，由明新签名借出！”“他又用张家俊的名义借了三十万？”“上星期他借了五十万。”“前天刚刚借了七十万。”“哗！一共……二百万元整……不得了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，再不告诉沙皇，他可能把家财务公司都赌了出去！”明新被召进总裁室，他一看：老父面色难看，姗姗站在后面噤若寒蝉，财务公司四老都在，最奇怪沙氏机构的两名法律顾问也在。他的心房剧跳，看姗姗，她头垂到胸口，他根本看不到她的眼神。

沙皇把手中相片，勒索信，财务公司来往账目，他用假名借的借据，全扔在他身上！

明新拿起一看，大吃一惊。

“爸！”他马上跪地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该死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！”“你已经有过一个机会，你犯的错比明正更严重，明正要走，你也要走！明正有家庭，我给他一星期时间。你回家收拾东西，晚上便要离去，以后不得踏入沙家半步。一小时后，你随我到律师楼办理手续，我们脱离父子关系，你一生无权享有沙家财产。”“爸！我上次亏空几千万，这一次才两百万……”“不

提那两百万，你进马场，已经犯了滔天大罪，足以驱逐你出沙家！”“我以后靠什么生活？”明新不服气，在多明尼加的努力，回来为财务公司搏命：“大哥也有间酒店！”“好！看在过去父子一场，我把永按财务公司送了给你。以后财务公司与你的私有财产，你可以一夜之间，把它赌光！”“财务公司怎比得上一间酒店？”明新喃喃的，仍不服气。

“你不要更好，有志气……”“爸！我要！我要……”“叫我沙先生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哼……”明新收拾好东西，去找姗姗。

姗姗由甬道走过来，刚要进自己的房间。明新截住她：“跟我一起走。”“走？去哪？”姗姗愕然。

“先去住酒店，等租了房子便搬家，我们不能再在这儿逗留；否则老头子会召警拉我，说我入屋行劫或勒索，总之话由他说，我们还是离去好！”

“啊！你是非走不可，干爹已经下了命令，今晚你八时前不离去便叫护卫员撵你走！”姗姗很认真：“不过，干爹可没说叫我走，目前我是沙家暂代女主人，主人怎能走？”“嫁夫随夫，你不是说爱我，要我和你结婚？明天一早我们就上婚姻注册处，我答应娶你！”“真赏光，沙明新先生；不过，现在我已经不爱你，更不想嫁给你！”“为什么？”明新面色大变：“是不是老头子和我脱离关系？是不是我不能再接沙家财产？原来你只想嫁进沙家，根本不爱我！”“嘿！我才不稀罕嫁进沙家。”姗姗冷笑：“以前我以为你是个有为青年，谁知你是个赌徒，又亏空公款！”“原来你担心我赌钱，姗姗，”明新握着她的手臂：“我发誓不再赌博，我再也不会进赌场。”“上一次你被逐到多明尼加，你也曾发过誓，签下悔改书，否则，干爹又怎会赶你走。可是，你还不是一样赌！”“经过两次教训，我害怕了；而且，我手上只有一间财务公司，再赌，恐怕我真要做乞丐。”“或者你不再赌，但是你玩弄女性的心态是不会改的。”“我？我除了你没有第二个女朋友，否则我怎会向你求婚？”

“蜜祖儿呢？”“她？啊！那天在俱乐部偶然碰到，我和她，早就已成过去。根本，我已经忘记这个人。”“啐！真无情，她还常来酒店和你幽会呢！”姗姗一翻眼摇头。

“你……”明新惊愕：“你竟然知道？”“我什么事情都知道。”“我给人马场拍照、有人勒索、爸查账……全部你都知道？”姗姗耸耸肩，也不说话。明新瞪眉怒目：“你为什么不通知我，帮我应付难关？”“他们四个查了数，知道你亏空公款来见干爹我才知道。不过，就算我知道，我也没有义务要通知你，更没有义务帮助你，你以前对明湘赶尽杀绝，谁去帮助她？”“你，你……”“请放手！”姗姗十分厌恶：“你再骚扰我，我只要大叫一声，惊动干爹，当心他踢你走。”明新不但不放手，还扯住她骂：“你这无情无义的女人，我会记住你！”“忘了我吧！”姗姗不屑一顾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她站在镜子的前面，望住镜里的反影，感到很满意。

一阵车轮声，她跑出露台，看见沙明新的跑车驶出幻羽喷泉，她挥手喃喃：“再见！”

曾如，你抛弃我，我也抛弃了他。我摔得惨，他比我更惨！哈……太妙！”

一反常态

“姗姗，姗姗，”沙皇很高兴地对她叫着：“明诚回来了！明诚终于回来了！”“他念完了博士学位了吗？”“念完了！本来和朋友约好去瑞士滑雪，知道我身体不好，明新又犯了事，他怕我独力难支，放弃去欧洲的计划回来父子并肩作战！”“那真是好消息。”姗姗淡淡地说。

“姗姗，麻烦你，为他加工装修房子。三楼较接近我……不好，明诚喜欢清静，四楼最清静。”沙皇开心到不得了：“还是三楼好，三楼本来是留给明诚的嘛！姗姗，明天马上叫人动工，啊！”“但是，我对三少爷完全一无所知，比如颜色、品味……”“他的一切，我尽可能打听，然后告诉你。他自小便出国，他的爱恶，我知道的也不多……给我拨个长途电话，我找他外婆、阿姨……的她们谈谈……”由于沙明诚从小被他外婆带到加拿大去，幻羽喷泉还没到过。因此，沙皇请姗姗去机场接他。

姗姗拿着明诚的相片，站在接机处等了一会儿，终于有乘客出来，一个、一家几口、一双男女……一个男孩子举 coc1（由于原书印刷原因，此处漏掉一部份内容，请大家见谅！）coc2“其实大嫂应该说，余姗姗很漂亮，真的，想都没想过我们家有这样美丽的助手。”他笑。他脸上有个圆酒窝，因此他笑起来很甜。

“谢谢！”姗姗不想多说。敌人不做，但做朋友就不必了。

贱男人见得多了：曾老爷、曾如、后父、沙明正、沙明新……以后她一直没有说话，进幻羽喷泉，明诚好奇地到处看，嘴里频说好美。姗姗把他送进沙皇的房间，让他们叙父子情。

沙皇已经很久没有到楼下饭厅吃饭，可能是爱子第一次回家的关系。因此，他由明诚推着轮椅到楼下，陪儿子吃饭。

姗姗除了尽责照顾沙皇，她没有说什么话，明诚父子俩交谈，她从不插口。

做完当晚工作，她便回房间看电视。

明诚没有吃宵夜的习惯，她省了不少工夫。

没有阴谋，用不着计算别人、讨好别人，她感觉整个人轻松多了。

沙皇当然还是要悉心照顾，沙明诚却不必理会。

这些日子心力交瘁，她要恢复早睡早起的好习惯。

有空和明湘通通信，看看医学参考书。星期六、日回家陪母亲。

这天，姗姗出花园准备到下人间，在花园碰见沙明诚。

“余小姐！”他叫住她，露出友善的微笑：“你总在忙？”“没办法，这么大的房间，主人不多，但佣人多。”“这房子真的好大好美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到处看看？”他仍然笑：“我一个人真怕迷路。”“我现在忙着到厨房，改天有空我陪你，好不好？”姗姗这样说，明诚哪能说不好？她又不是当向导，况且这还是他的家。

现在的姗姗，没穿贴身旗袍、没梳髻、没梳古灵精怪的新发型、没穿性感诱人的衣服，当然也没戴眼镜。

上班，她穿套裙，下班回来，一条长西裤或牛仔裤、T恤，长发随便披下来，就像以前在家里时一样。

她也不会撒娇诈嗲；不过，人还是斯斯文文、温温柔柔——她本来的性格。

这天姗姗替沙皇打针，沙皇问：“家里的工作很繁很烦？”“繁些，但不算烦！”“要不要多请个人帮你？”“已经是一大群佣人要我管理，还请，

除非请个人管我！”“喜欢幻羽喷泉吗？”“喜欢！”“明湘在香港的时候，她有带你到处看看吗？”“她带我全部参观了！”“明诚去加拿大前，我们并非住在这儿。由于明湘的妈妈性格忧郁内向，因此，我亲自设计了这幢别墅送给她。她不喜欢出外，在家也不愁寂寞。”沙皇说：“因此，明诚从未见过这间别墅，对别墅内的一切都很好奇。我行动不便，又不能带他到处看看。

姗姗，你有空带他逛个圈，讲解一下，可以吗？”“好的，沙伯伯，这个星期日。”沙皇的命令她一定遵从。

“星期日你要回家陪妈妈，误了你的私事不好。”“沙伯伯，我也不一定要每星期回家的。妈妈有丈夫陪、有她自己的子女陪，只要我将薪金拿回去交给后父就是了！”“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个要求。”“沙伯伯吩咐好了。”“明诚自小离开香港，对香港完全陌生。这儿又没有同学朋友，我又不大愿意他常接近他两个哥哥，他天天在家也无聊！”“沙伯伯为什么还不让他上班？”“他刚回家，父子俩难得聚聚亲情，我实在希望他多陪我。况且他对香港还是那么陌生，我希望他休息一月半月，顺便利用时间四处观光。”沙皇把明诚的相片放回原处：“一上了班，人就埋在工作里，除了假期、周末，根本不可能再有时间游山玩水。就算假期吧！玩乐的地方人山人海，因此，假如你不太为难，我希望你带明诚到处玩玩。”“但沙伯伯……”“由明天开始我想暂时由总公司的总经理接送我上下班！”“张伯仁——张伯伯？”“唔！直至明诚上班为止，如果你没有意见。”“我怎么会有意见？听从沙伯伯吩咐！”“谢谢！替我拨个电话给张伯仁好吗？……”“你喜欢先参观哪儿？三少爷。”姗姗和明诚并肩走。

“我整幢别墅都想看一遍！”他穿条白裤、白色拉链袋袋背心，里面一件蓝白间条长袖T恤，蓝色意大利便鞋，白袜，十足大学生。

“我初来时花了一个星期才欣赏完整间别墅，这样吧！我把整间别墅的主要部分先介绍一次，哪儿有兴趣，我等会儿带你去看，其他的留待明天或后天，好吗？”沙明诚点点头，完全同意。

“先说这座主屋：共有四层，但屋的人口却只有几个。先说楼下，楼下面积最大的是大厅，大厅通常招待一般性朋友及宴客时用。过去是会客厅，会客厅是招呼好朋友。

大客厅和会客厅上面：二楼是沙伯伯的卧室、书房、私人会客室和我的套房。四楼是大少爷和大少奶的，现在空放着，三楼是三少爷专有的。每层楼都有甬道围栏，可以看见大厅和客厅，客厅的左右两道楼梯直上各层。再过去，是偏厅，偏厅是不招待外客，多数自己人作休息及闲谈用。”“偏厅很特别，我们去看看！”姗姗带他到偏厅：“偏厅是全屋最特别，这儿有部升降机，给沙伯伯专用，这边放着一些很舒服的皮椅、小几、电话、电视机，象酒店的大堂。前面有六级云石台阶，上去又是一个天地，尽端不用砖墙，用玻璃作外墙，因此，可以看见后花园的景色。这儿里面，也种了不少室内花木，象个温室；那边的绿竹圆桌和绿竹椅子，最适合两对男女或一双情侣在那儿喝茶、欣赏花木、聊天。”“也适合独个儿静坐检讨自己的过失。”明诚说：“在这儿心境会很平静。”“是的！”姗姗继续说：“过去是图书馆，里面有各国文字的书藉，数百本之多。

沙伯伯有时候会在里面开会，因为里面地方大。由这儿一直到屋的尽头都是单一层，旁边是酒吧间，里面除了酒吧外，还有大冰箱、温炉……方便佣人开餐。因主屋距离下人间太远，冬天菜送过来已经冷了，一定要有焗

炉保暖！晚上我也要进来喝鲜奶。”“你房间有冰箱，冰箱内的鲜奶、鸡蛋每天都换，还有各式小吃！”“但是要喝热鲜奶，非要来酒吧不可！”“噢！沙伯伯并没有告诉我，你是不喝冻鲜奶的！”“冻鲜奶我也常喝，但小时候外婆要我睡前喝一杯热鲜奶，这已经成了习惯！”“我会吩咐佣人，以后每晚给你送一杯热鲜奶。”“用不着麻烦。”他忙说。三兄弟当中，他最没有少爷架子：“我下楼到酒吧间也很方便。”“不麻烦，应该的。家里佣人一大群还要少爷堡牛奶，太不象话了。”姗姗继续说：“由偏厅一直到酒吧间都有走廊，但由这儿开始便没有了。因为，主屋的尽头，有两个饭厅，一个是吃西菜的餐厅、一个是中菜的饭厅，两个饭厅都有外门。外门外面又有斜坡，斜坡方便沙伯伯的轮椅，因为饭厅后面是车房。车房旁边是客房，是给一些普通朋友及远亲留宿的。到此，主屋的部份完了，而围住主屋的，还有个圆圆的露台。假期或黄昏，可以在那儿吃早餐，吃下午茶，聊天看花园景色。”“吃过晚饭坐在那儿喝杯咖啡，真是一种享受。”“是的，至于花园，分前花园和后花园。前花园除了花圃树木，还有一个圆形的游泳池，和一个圆型的喷泉，从楼上看，就像个8字。”“那就是别墅以此为名的幻羽喷泉？那五条水晶鱼喷出的水听说有羽毛的，现在去看！好吗？”“晚上看更华丽壮观，白天灯光被太阳光盖住了，不能突出优点。”“吃过晚饭，你带我看！”“好的！”姗姗答应着说：“花园很大，除了两大水池，还有网球场、烧烤场，亦有足够地方开园游会。后花园有大厨房，佣人宿舍和许多果树，其中以木瓜和香蕉树最多。”“可惜没有健身室，我在加拿大有一个私人健身室！”“你在这儿一样可以有，何况，这是你的家。由车房下去，有个地库，美加的房子，大部份都是有地库的！”“你在美加住过？”他很意外。

“没有，是明湘告诉我，她住的地方就有地库，这儿地库有个室内暖水泳池；但由于大少爷、大少奶、二少爷对游泳的兴趣不大，沙伯伯的腿又不方便，所以很久没有放水。如果你喜欢，天气冷了可以放水。”“我喜欢游泳。”“除了泳池，地库还空了很多地方，今晚我对沙伯伯说，为你做个健身室，从外国订些健身仪器回来。”“也好，在这儿没有朋友，很无聊。”“上班后，你很快就会认识许多朋友。”“生意上的朋友还不是互相利用！我不会珍惜！”姗姗笑笑，那是他的事，与她无关：“我还有点事要办，晚上告诉你幻羽喷泉的幻羽……”吃过晚饭，明新拿了杯冻咖啡，姗姗先带他到露台。

“我们坐在这儿看幻羽喷泉，坐远些看起来更美丽更诗意，那五条亮晶晶的水晶鱼喷出来的水，一会红、一会黄、一会蓝、一会橙、一会绿、一会紫、一会粉红。而喷出来的水，都好象有羽毛随水喷出，红的水，就有红的羽毛，紫的水就有紫的羽毛喷出，很美、很诗意、很浪漫。”“真的好美、好美！”明诚拿着杯子，看得入了神：“可以看一个晚上。”“现在我们走到喷泉旁看看。”姗姗领前走，她绕着喷泉：“整个喷泉围满了灯，白天你看到灯内有人造羽毛，亮了灯，灯光的角度刚打向水晶鱼的口部；而鱼口是不断有水喷出，水是从五条鱼底部的水压机供给，水压机下面有副电子仪器，自动调节控制灯光。……可以说，这个人造幻羽喷泉全部电脑操作，你看到由鱼口喷出的羽毛，其实就象看电影一样，只是重影象，但是，却很有真实感。人家不明白，还以为鱼口除了会喷出各种不同颜色的水，还会喷出不同颜色的羽毛！”“嘎！”明诚赞叹。

“沙伯伯真的很聪明，很有头脑，富创造力。”他点点头后说：“爸爸也赞你很聪明能干！”“女人不必聪明能干，有幸福就足够！”姗姗感叹。

“怎样的女人才算幸福？”“幸福的定义是不同的，是不是？我不能代表女人回答这个问题。”姗姗说：“这幻羽喷泉不断变化，足够你看半个晚上，我还有点事要做，失陪了！”“明天我们到哪儿玩？”“由你决定，我只不过是陪客。”整整十天，姗姗陪明诚到过不少地方：新界、大屿山、西贡、赤柱、沙少湾、长洲、山顶、地下车、电气化火车、过海隧道、东区走廊、香港仔和海洋公园。

在水上乐园玩过历险池、浪涛湾、激流旅程、浅立流水、神奇涌泉和巨型滑水梯……他们换了衣服在露天茶座喝饮品。

“想不到，香港也有个海洋公园，水上乐园蛮刺激。”明诚很开心：“这风景很不错，我替你拍照。”“风景美，拍风景好了，我很怕拍照。”姗姗知道明诚是摄影发烧友。

“风景是静的，人是动的，我两样都想拍。帮帮忙，今天做我的模特儿。”“我上镜很难看！”姗姗认为陪他到处玩已经尽了责任，没理由还要充当模特儿。

“不是你不上镜，必是那替你拍照的人技术差。”他柔声说：“求你！保证人和相片一样美。”开口求，就不好意思拒绝，姗姗很被动的由他拍。

吃晚饭时，明诚问：“明天我们的行程如何？”“今天已完成整个行程，香港只是这么小。”“地方小，但最美，我玩得很开心。明天去看电影，我们还没有看过电影。”“看电影是用不着导游的，吩咐司机买好票子，到时司机送你到戏院便行了，很简单。”“一个人看电视有什么意思？”“你下星期开始上班，上班后自然有朋友陪你玩乐，你由法国订的跑车周末也到了，以后出入更加方便。三少爷，我能陪你感到很光荣，不过我的工作是你爸爸的特别助理。”他看着她，圆圆大大的眼睛是那么专注、真挚：“假如我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你呢？”“那根本不可能，你是三少爷，我是到沙家打工的，我们的关系是宾主！”“但你叫我爸爸沙伯伯，又是我妹妹的同学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。”“三少爷，承蒙你看得起，但是由明天开始，我要继续我的工作——总裁特别助理，实在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了。希望你体谅！”朋友，谁有兴趣交朋友，特别是异性朋友，明正和明新已经令她厌恶死了，她没理由再要讨好、应酬沙明诚。

沙皇似乎有意把沙家全部生意交由沙明诚打理，因此，总公司有明诚的副总裁办公室，银行同样也有他的办公室。

明诚早上到银行上班，下午便回总公司，而每天早上，他都和沙皇、姗姗一起出门上班。

姗姗对于沙皇的安排，心里倒是没有意见，将来沙家的一切，都由沙明诚、明湘平分。如今明湘还在求学，生意暂由明诚全权打理，也很适合。”而且，姗姗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，劝服沙皇接受一项腿部手术。由于他由出事至现在，都不肯施手术，因此由大腿引起了许多并发症。如果施行手术，再加上做一段长时期的物理治疗，他可能恢复行走，起码不用坐轮椅，而他的身体亦会随之健康。

把工作移交给明诚，希望沙皇可以安心照顾身体，姗姗亦可功成身退。

沙皇最近总是很高兴：“姗姗，这一个星期六，我想借用你一个晚上的时间，不回家可以吗？”“可以！”姗姗一口答应。

“GD 总会特地为明诚举办一个餐舞会，庆祝明诚加入总会，我希望你做明诚的女伴。”“这份差事应该交给三少爷的秘书，他一共有四个女秘书。”

“他的女秘书个个庸脂俗粉，怎能跟你比？”“但是，几位秘书小姐，都是三少爷自己选的。”“他选秘书只选其才干，不重视样貌，当然才貌出众更好！”“三少爷也不愁没有舞伴，三少爷开始工作的前一晚，不是开了个酒会，把和公司、银行有生意来往的人都请到？我看有几位女强人和名门淑女，对三少爷都很有好感，他应该有女朋友了！”“刚才我也跟他提过，这傻小子，他连那些小姐们的姓都没记上。我一个个提出来他都说 NO，后来我提到你，他终于肯点头了。”“但是，沙伯伯，我不想去！”“以前你也和明新参加过这一类的宴会。”“所以，我才发觉，我并不适合上流社会。”“姗姗，看在干爹份上，帮帮明诚。那种场合，明诚单枪匹马，不像样子。你跟了我这些日子，认识的人又多，明诚很需要你的帮助。”姗姗推无可推，只好认命。

回家，阿金说有人找她。

“找我？谁？”“姓陈的，斯斯文文的先生。”姗姗进大厅，果然看见个青年。

“余小姐吗？我是皇室服装公司的服装设计师陈嘉力，沙老爷请我来为余小姐做几套晚服。”哈！沙皇想得真周到。

“我画了几个图样，先看看然后再选料好不好？”“随便！”姗姗敷衍着。

姓陈的大概见姗姗木无表情，他问：“余小姐一直穿意、法名家设计的衣服，对本地服装设计家没有信心？我一定会尽力！”“不！”姗姗很认真：“我始终认为香港的月亮比外国的圆……”姗姗穿一袭紫罗美色的晚礼服，线条简单，款式大方。长发黑漆漆、光亮亮，连朵小花也没戴。

阿金进来：“余小姐，老爷请你出门前，去见见他！”“我已经可以了！”姗姗穿上白缎高跟鞋，银色金属晚装手袋，还拿了那一套的白缎子斗篷。

到沙皇的房间，沙皇打量着她：“公主一样，高贵、典雅！”“沙伯伯真会开玩笑！”“的确很美；不过，单独穿着这晚礼服稍嫌单调些。姗姗，你来看看，配这套钻石首饰，是不是显得更华贵？”“沙伯伯，这些钻石太……”“唏！说明白了，是借，不是送。戴上它，明诚的面子嘛！”沙皇为她扣上钻石表：“今年流行茶色钻石镶黄金，但跟你的斗篷、鞋子，手袋都不配；我想了许久，这套首饰最配了！”明诚敲门进来，他穿一套和姗姗完全同色的三件头紫色西装。姗姗想过男人穿紫色西装一定很恐怖，但是明诚穿上了却不难看。特别是他那银白的晚服衬衣和丝领带，还有那白漆皮鞋，鞋地头有一对絮子，絮子的花头各有一颗水钻。

他过去，搭住父亲的肩膀。

沙皇由盘子里，在同一套首饰中，拿起一件饰物，他替明诚插在口袋里，原来是钻石袋口巾。

“你们该出门了，七点钟有酒会。”沙皇看看姗姗又看看儿子。

明诚低下头对老父说：“今晚你要多吃点，吃饱了休息，不要再费神看文件。”“好吧！”沙皇眼睛笑成一条缝，父子感情显然极好。和明正、明新，相差十万八千里：“你们快去，别为我担心，尽情享受，不准太早回家！”“那我们今晚不回来了！”明诚笑。

“不行，又没说明开通宵舞会，你把姗姗带到哪儿？她可是好女孩，你也是好男孩，舞会散了就回来。”沙皇拍一下他的手，笑说：“你这孩子！”明诚关好父亲的房门，和姗姗下楼，到大厅刚要出花园，明诚接过姗姗手中银白的斗篷：“黄昏开始吹秋风了！”他小心地替她把斗篷披上。

“谢谢！”汽车内，姗姗是有问必答，但，明诚的热、姗姗的冷，却是十

分极端。

到酒会，会长伉俪和他们的千金连忙上前迎接。

绅士、淑女都围了上来。

不久，便听一些啾啾莺声：“沙公子、沙公子……”沙明诚就被一些名媛、淑女包围了。

现在的男人，只要年轻、富有、博学再加上长得好看，比钻石还受女人欢迎。

姗姗溜开去，这儿的人她认识不算多，毕竟她不是这圈子的人。但是，像她这样的美人，同样受公子哥儿欢迎。

有些还是因沙家关系认识的。

因此姗姗也不愁寂寞。

“姗姗！”他们正谈得开心，突然出现了个人。

姗姗回头一看，是赵乃康。

他很久没找她了，当他碰了一鼻子灰后。

“好吗？”赵乃康殷勤地问。

“很好！”门面话、应酬话、公式话：“你呢？”“去了一次美洲，为了公干。”他根本没有把其他男孩子看在眼里：“我以为你不在沙家了。”“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”“我上星期回来，听说沙明新被逐出沙家，是吗？”“是的！但沙明新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姗姗耸一下肩：“我又没有被逐！”赵乃康逐渐领她离开那班男孩子：“沙明新不是你的男朋友吗？”“不是！就算是，我到沙家不是做沙明新的女朋友。你知道做那种人的女朋友没好结果；而且，我一直替沙皇做事，我是打工的，沙家的事与我无关。”“啊！”他释然地笑：“我弄错了，沙明新走了，听说他那小弟弟已由加拿大回来！”“沙家生意总得有人管。”“我们是世交，但我一直没有见过沙明诚。姗姗，你今天是谁的女伴？”“姗姗！”沙明诚走过来，交了杯鸡尾酒给她：“一转眼就看不到你，遇见好朋友？”“赵爵士的公子赵乃康先生。”姗姗为他们介绍：“沙皇公子沙明诚先生。”“赵世兄？”明诚和他握手：“上次爸爸开酒会你好像没有到？”“小弟？长那么大了。我出外公干，上星期才回来。”一番热诚寒暄之后，赵乃康看看姗姗：“原来你和明诚一起来的！”“受薪阶级，老板的话当然要遵从。”姗姗无奈地：“沙皇命令！”赵乃康看了看他俩：“我倒觉得你们很相配，起码比和明新相配。”沙明诚笑得很甜。

“相配？”姗姗不悦：“哪方面？”“衣服颜色、料子都一样；首饰，同一款首饰！”赵乃康酸酸的：“情侣装，由头配到脚！”姗姗没好气地笑：“衣服是沙皇请人做的，首饰是沙皇借给我的。赵公子，我是受薪女伴！”赵乃康似是明白，沙明诚握着姗姗的手臂：“有几位朋友想见你，赵世兄，我们待会再谈。”沙明诚把姗姗拖开去：“我替你把斗篷解下，收好。你等我！”沙明诚果然带她到几个小姐、少爷那儿：“我的女朋友，余姗姗小姐……这位是珠儿、嘉露莲、艾美、冯小姐……这是罗拔、亚当、山本健二……”女的当然失望，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竟然有了一位美如天仙的女朋友；男的也不开心，原来白雪公主已经有了白马王子，他们还有什么希望。

“姗姗，还有几位世叔世伯要见你。各位，失陪了！”走开去，姗姗马上缩回手臂，很不高兴：“三少爷，你怎么拿我开玩笑？告诉少爷小姐们我是你的女朋友。真笑死我，主仆不分！”“你没发觉有几个男孩子老盯住你。如果你不想他们骚扰你，你最好委屈一下。”“委屈？委屈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三

少爷，我凭什么？”“你能不能不叫我三少爷？明诚并不难叫。”明城问她：“我是不是很讨厌？哪儿令你看不顺眼请告诉我，好让我改过。”“没有！”姗姗摇摇头，他讨厌？明正、明新又怎样？不顺眼，还有人比曾如？想一想都要吐：“我不想交朋友，三少爷，男女都不想。你没有错，错全在我。别说了，我今晚的任务，只是做你的女伴……”舞会开始后，明诚一直在她身边，偶然应酬，但顶多跳两个舞又回来。

一个活泼的小姐过来：“明诚，和我跳个舞好不好？”“好！下一个，我刚约了余小姐。”女孩子黯然走开。

“我们根本没有约好，我……”“你不愿意也要委屈一次。如果你不肯和我跳这个舞，叫那位小姐如何下得了台？请吧！”姗姗无奈和沙明诚跳舞，她偶然抬起头，发觉沙明诚低头看着她。

她连忙垂首。

“你很美丽。”“谢谢！”“你是我所见的女孩子当中，最美丽，应该说，最完美的一个。”“谢谢！”“为什么老说谢？是不是被男孩子赞得太多，麻木了？”“不！我根本很少和人接触。”“为什么不喜欢和人接触？”“我……”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他只是个不相干的人。难道说，因为曾如、曾老爷、后父这种人令她憎恨男人？令她对异性失去信心？她无语，默默地跳着。

十二点一过，姗姗就说：“我先回去了！”“多玩一会儿，舞会是为我开的，我是主客，太早走就不好。”“三少爷，我没把话说清楚。我是说，我自己一个人先走，你继续留下来玩。这儿有不少美丽的小姐，你也不愁没有舞伴。”“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总要送你回去，没理由回去了又回来！”“不用麻烦你，叫司机送我，回头再来接你！”姗姗拿起手袋。

“司机已经走了，没人送你回去。”“走了？不可能，他一定要等我们。”

“是我叫他走了！他已经把我的新车开来，等会儿我自己开车送你回去。给主人面子，多玩一会吧！一点钟再告辞，好不好？”姗姗根本无所谓，又不是小孩子，非要十时上床睡觉不可；不过，她觉得这些交际应酬很多余，一整晚的咧开嘴笑，像白痴。不过明诚的话也有道理，她不便太坚持，接受了命令就得合作。不过，她表明态度：“什么时候走无所谓；但是，我不想再跳舞，你去请那些小姐们，让人家快乐也好，做善事也好。”“你不舒服吗？那我就送你回去。”他倒还体贴。

“不，我很好，就是不想跳舞。你请吧，不必理会我。”一点半，餐舞会为沙明诚而结束。明诚把一个金色的牌子交给门僮，然后他去拿姗姗的斗篷为她披上。

几位少爷小姐和明诚姗姗订后会之期，大家分手还余兴未了。

一辆紫色的跑车驶过来，停下，门僮出来，明诚扶着姗姗的手臂上车，跟客人挥手告别才坐上驾驶位。

姗姗知道明诚喜欢在外国订汽车，沙皇说宝贝儿子没什么嗜好，就是喜欢车。玩车比豪赌、玩女人……好多了，所以，沙皇是颇为支持爱子。

但姗姗并不知道明诚到底订了多少部车。

今天大家穿紫色开紫汽车，若明天穿黄色便开黄色的汽车了，是这样子吧！

紫色，姗姗活了二十多年从未见过紫色的汽车，也真突出特别。唉！公子哥儿，家里富有，要什么有什么。

姗姗拨一下长发，她不要再想，反正人家与她无关。

“很疲倦吗？”他关切地问。

“怎会？”她微笑：“我又不是四十岁！”“喜欢我的车吗？”“很好，令人一新耳目。”“太标奇立异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不，很适合三王子的身份。”“王子？”“沙皇的儿子不是王子吗？或者说应该太子，两个王子都没有了。”“我以为你会喜欢的。”他的语气有点失望。

“我没就不喜欢，我凭什么？其实，只要你自己喜欢就行了，汽车是你自用的。”汽车驶进车房，姗姗等车停下想开门下车，明诚轻轻按一下她的手。他绕过去为姗姗开车门，并且拖了她一把。

他们由饭厅进去，经过酒吧，明诚问：“要不要喝杯什么？”姗姗摇摇头：“你的热鲜奶会在房间，我已经吩咐了阿忠。”“你想得太周到，谢谢！你呢？”“冰箱里什么都有！”她继续走，明诚跟随她，经过图书馆、偏厅、会客室，姗姗上楼梯，他陪着，或者不能算陪，明诚上三楼也可以用这边楼梯。

姗姗房间在尽端，靠边楼梯，姗姗转过左边时，明诚说：“晚安，明天见。”“晚安！”姗姗开了房门进房间。明诚仍站在外面好一会儿，才继续上楼梯到三楼。

自从那晚后，外面都传说，一个议员的独生女，猛烈追求沙明诚。

但，盛大的应酬明诚仍然和姗姗出双入对，平时明诚极少出外。

姗姗回家就发觉后父很不对劲，对她比平时谄媚百倍。

乐乐去了打球，莉莉仍在睡懒觉。

“姗姗，”他忽然结结巴巴：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姗姗没好气，翻翻眼。

“今晚吃鸡粥、炒星洲米粉。”余太太说：“我到厨房里预备。”“姗姗……”“你到底想怎样？你说我必须还你三十万，我每月还钱给你；而且，按月增加，我现在已经每月还你五千元，你还想怎样？一下子我可没有那么多钱。”“姗姗，我……求你帮忙。”“找我帮忙？我这种女人能为余先生做些什么？嘿！”姗姗瞪大眼。

“你们沙老爷开沙皇银行的，我想向银行借钱……”“啊！好，好，欢迎欢迎，去找贷款部，银行每天都借钱给人，用不着求我帮忙，拿些东西抵押就行啦。”“我根本没有值钱的不动产可抵押，无可奈何，才要求你。”“开玩笑，你有房子、股票、古玩、汽车，太多了，数不清。”“都押掉了，汽车卖了，司机和佣人都解雇，只是你没有留意。”姗姗一看，佣人不见，古董架也是空空如也：“怎么，马场失利？”“你知道我不赌钱，现在生意真难做，平时接不到订单，工资要发，工人都留不住。”

突然订单来了，请临时工赶货，那些工人算死你，开口就是双工……”

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生意经，”姗姗怕看他那张脸，胃闷，她打开罐花生剥着吃：“你说了，我也不懂。”“姗姗，我快要破产了。如今有个好机会，我接了几份订单，货一赶出来，我的难关就渡过了；但是，我欠人家的材料钱还未清，人家不肯再供应，请工人，改机器都要钱。”“你没有不动产抵押，沙皇银行也不会借钱给你，银行有银行的规矩，你找我也没有用。”“姗姗，如果你肯帮我，我相信沙老爷肯破一次例。”“发梦！你休想我为你向老板贷款！”姗姗一口拒绝。

“我不会要你开口，我知道那会影响你的面子，我只求你不要制止沙老爷借钱给我。”他苦苦哀求：“姗姗，你帮了我这一次，以后不用再拿钱回家，你也没欠我什么。”“不，不，绝对不行，欠钱大不了还钱。我一定告诉沙老

爷，你既无抵押品，贷款也没能力还，我会叮嘱他千万不可借钱给你。”“你？你真的见死不救？”“你不会死，大不了屋和股票卖断，厨房有鸡粥，饿不死你的，你又何必求我这下贱、卑微的女人？”姗姗冷笑，桌面的花生一推：“见死不救？一年前我被色魔强奸，曾家退婚，曾如贪图家产弃我而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医院受人凌辱，遭人白眼，谁来救我？你连妈妈去医院看我都不准，又迫我停学，每天不是讽便是骂；还有你那两个宝贝，他们怎样戏弄我？欺负我？你竟然还帮着他们对我拳打脚踢，要不是妈妈把你拉开，你早已把我打死。你还把我逐出家门，没钱供奉给你就不准踏入家门半步，那天我在街上走了整整一晚和风雨和雾过了一夜，谁来救我？谁来救我？你吗？除了我爸爸和你一样姓余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身心尽毁时，谁来救我……”“姗姗！”提起往事姗姗很激动，她全身发抖，声音都嘶哑了。

但她眼中无泪，她是无泪之女。

她突然拿起手袋往外便跑，余太太由里面冲出来，截抱住她：“孩子，他是该死，妈也不好，我们全都错了，我已骂了他几天，他已经悔过。姗姗，我和他都欠你，都没脸求你，请你看在妈妈十月怀胎的份上，就救他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”姗姗咬住唇，别转脸。

“这是他生死存亡的一刻，他这一关过不了，他完了。若你帮他这一次，他翻一个身，以后会好好做人，不再贪图妄想，姗姗，妈厚着脸皮求你一次。”姗姗心想，妈妈总是妈妈，她对母亲总是有责任。至于姓余的、曾老头的仇，报在明正的身上，曾如的仇报在明新身上，也该和这个臭男人算一算账。

“好，看在妈份上我帮你。”姗姗一昂头：“但有两个条件。”“姗姗，你说，”后父扑过来：“什么我都答应。”“第一，我不再欠你什么，我和你姓余的各不相欠。”“现在只有我欠你了，姗姗，我早说过以后你不要拿钱回家！”“第二，你的两个宝贝子女，一向看不起我，常口出污言，我要你当着他们两兄妹向我细诉你的罪行，向我道歉；并且在他们面前向我叩三个响头，一定要响的！”“这……”他面有难色。

“姗姗，他毕竟是你后父，养育你十几年，”余太太在女儿耳边说：“他已是几十岁的人还要他叩头。”“第一个条件已经表示抵偿了养育费，他除了和我父亲一样姓余，我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他能给曾老头托脚，叩头算得了什么？”“姗姗，道歉、叩头……我都愿意做，但可不可以趁乐乐他们不在时马上做？要是他们看见，我这个做爸爸的……”“我就是他们看你的卑鄙小人相，让他们知道你是个不值得尊敬的坏蛋，你下流、贱格、卑鄙无耻，你做不做？不做我马上走，以后我也不会再回来，每月寄上支票五千，足够三十万为止。你们也不用求我，姓余的，你完了。”“你别走，我照做……”“还不把乐乐找回来看戏？莉莉，你马上给我起来……哭什么？等会还有得你哭……”姗姗心情畅快，哼着歌回幻羽喷泉。

回房间，扔下手袋，倒在床上越想越开心。

突然，她看见床头柜上有一只绿油油的青蛙，双目还会闪闪亮，她跳起床一看：“呀，不是青蛙，玩具吧！”她用手拿起它，下一半竟翻下。

看清楚，原来是个无线电话。谁把这东西放在这儿？她伸手按电脑盘，约十分钟，阿金进来了。

“这青蛙怎会在我这儿？”这房间，除了姗姗，阿金进出的时间最多，因为是她侍候姗姗的。

“今天早上我在房间打扫，三少爷捧进来的。”“三少爷，他的东西怎会

在我这儿？三少爷呢？”“好像在偏厅的玻璃室内。”姗姗穿上鞋子，到楼下，沙明诚果然在偏厅的玻璃室内。

“三少爷，”她一面跳上阶级一面叫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他蹲着，回头向她笑。

“三少爷，我房间有新电话！”“是我放进去的，是不是很可爱、很有趣？”

“是很好看，不过……”“前几天我不是有个同学来看我？他刚去完欧洲，也来香港玩玩，那电话他在法国买的。”“既然是同学送给你的，为什么不留为纪念？”“小玩意，不适合我，比较适合女孩子，我和爸爸都这样说，所以转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”原来沙皇也知道，“谢谢，我不知道回送你什么？”“不用送，又不是圣诞节交换礼物。”他的笑容永远都那么可爱：“有没有兴趣种花？”“种花？”她看见明诚把泥倒在一个很精美的花盆内，姗姗今天心情特别好；否则，她会打电话退回，连话也懒得和他说：“种什么花？”“我同学去到荷兰，荷兰是花的王国。那儿的花市场，花真美，他最喜欢这种花；但又不能一盆盆带上旅程，因此，他买了许多花种籽，交我几包。”明诚指了指他脚旁一包包的花种：“这些花长大了，会开出一些又白又黄的小花，很美，像袋封的图画一样。我看可以放种子了！”姗姗剪开袋把种子拿出来，明诚叫她撒在泥土上，再盖上另一种泥。

“这叫什么花？”“同学记不住，他一向粗心大意，花袋上写的字又全是意大利文。泥土及种植的方法全是他口授的。”明诚很开心，把种好的花看了又看：“等花出来了，你为它改个名字。”“我怎能为花起名字？”“为什么不能，花的名字，不全都是人改的吗？”他看看她：“多种一盆好不好？看哪一盆先长出花？”“好！种子多呢！”“我们一起种，怕不怕弄脏你的手？”“不怕，”她今天心情是好得出奇，开朗得如大学时一样：“弄脏了可以洗！”两个人齐心合力，一会儿就种了一盆花。

姗姗看见还有空盆子，她说：“我自己也种一盆好不好？看看将来哪一盆的花先开。”“好。”明诚笑着鼓舞。

“这些小花盆好漂亮，以前没有见过。”“我叫花王到处搜购，一定要名贵、美丽，烂缸我不会要！”种好花，他们把三盆花摆在最好的位置，有适量阳光可以照射。

“我们去洗手。”明诚随意地拉起她的手。

姗姗没有不自然的感觉，可能心中根本没有那种念头。

酒吧有个洗手间，洗手时，明诚为她把手背的泥洗去，又拿了条毛巾为她抹手。

“如果不太疲倦，我们喝杯东西。”“热鲜奶？”她无所谓，心情那么好。

“不，咖啡，睡前敢不敢喝咖啡？”“为什么不敢？”“有些人喝了咖啡睡不着。”“我喝什么都能睡，我来冲。”“不，由我来煮咖啡，你坐着看！”他拍拍酒吧的高脚凳。

“你会煮咖啡？”她坐下来，很享受的舒口气。

“留学生那一个不会？”他把咖啡豆放在咖啡壶内。

“但你不是普通留学生，家里有外婆，一定还有人侍候。”“我不需要为吃喝操心；但是，看见其他侨生会做的事，自己也想做，心想，自己到底不是外国人。”他去拿两套咖啡杯：“我烧牛仔肉最拿手，外婆赞我比厨子功夫还深。”“外国长大的人都比较自立，这优点，这儿的公子哥儿就没有。唔，咖啡好香！”姗姗看见他在热腾腾的咖啡里加少许酒，又拿出一瓶鲜忌廉，

在咖啡上喷了两大朵花。

他想一想，拿了个银托盘，把两杯咖啡放上去：“我们到玻璃室喝咖啡。”“花不会一转眼开出来！”“那儿环境幽雅，情调好，喝咖啡是一种享受。”姗姗想接过托盘，明诚摇一下头，示意她领头先走。

明诚把托盘放在绿竹圆桌上，坐在绿竹椅子上，舒舒服服在喝咖啡。

“味道如何？”他问。

“又香又滑，”姗姗看看那些花盆：“你的欧洲同学呢？”“我没有在欧洲念过书，是加拿大的同学。我们本约好去欧洲，后来我要回家，便退出了，今天他回加拿大。”“为什么不请他回家吃顿饭？”“爸爸怕吵，不喜欢热闹。我们在外面会面，我做向导，昨天去海洋公园。”“沙伯伯不会连你一个同学都容不了，其实家里太静了。”“不是一个，是七个，本来连我是八个，住酒店订四个房间。七个男孩子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玩起来很疯，史宾沙还有个怪毛病，一开心便尖叫，笑声又大，一定吓坏爸爸。”

他们见我没去欧洲，给我买些衣服，碰巧星期六、日，我不用上班，昨天和今天大家聚聚。他们坐十时零十分的飞机走，送了机我便回来。爸爸还没有睡，我等他睡了便下来种花，今天过得很充实。”“应该休息，明天要上班。”姗姗把托盘拿回酒吧，明诚陪着她；然后一起上楼，在二楼道了晚安，便各自回房间睡觉。

吃饭时，沙皇又闹胃痛。

本来，沙皇午饭多半有应酬，要在轮椅吃，晚上便必须靠在床上吃饭，才会舒服。

自从明诚回来了，一天几顿沙皇都陪儿子吃，终于闹出病来。

明诚一定要他在卧室吃晚餐。

沙皇感叹身体不争气，只好同意。

